

2
671624

2
6716
4
傳 德 路



漢口信義書局發行

路 德 傳

何禮魁著

戴懷仁 陳建勛 譯

中華信義會書報部出版



Martinus Luther

馬 丁 路 德

47007

序

序

有人說，路德所領導的改教運動在近世的歷史上有如一座喜馬拉雅山，其山麓伸入了世界的中心，其峯巒高出於雲霄之外。但正因這運動如山之博大雄奇，正因牠與近世的歷史有盤根錯節的關係，所以每每不容易認識牠的真面目，明白牠實在的價值。

舉例來說，有人認這運動不過是奧古斯丁與佛蘭西斯兩個修道會的一場吵鬧，又有人以為牠不過是幾個野心家君主諸侯奪取天主教的權勢財富。有人以為這運動是誠心信上帝的人，因見教會的腐敗與一般宗教領袖的虛偽無恥，而發動的一種肅清教會的工作；又有人，如同基索 (Guizot)，認這運動為「人的心靈爭取自由的絕大努力——謀解放理智的壯舉」

但這些可說都是對改教運動一峯一巒的觀察，而非根本的認識。從這運動的根本性質說，牠

是宗教的，心靈的，是一次絕大的宗教革命，以光復一靈性的國慶爲主要的目的。伊甸園的叛變，使人類失掉了樂園，失掉了公義聖潔靈性的國度。以後到主基督自己來了，才把這國度重新創造建設起來。但這國度到了教會歷史上的中古時期，雖仍有軀壳，但名存而實亡了。以後藉着改教運動才又把這國度恢復過來。

中古時期的教會失落了這國度，是由於以下幾種主要的原因。

第一，牠離棄了上帝的福音。上帝爲救世人的緣故，曾不惜他自己的兒子，使他降臨人世，經過苦難死亡，替人作成完美的永遠的義。有罪的人，只要誠實無僞的信靠這位救主，就可以白白得到這義，得在聖潔上帝面前成爲義人，由「可怒之子」一變而爲他可愛的兒子，正如基督在他面前可愛一樣。上帝看這樣的人不再是一個已被定罪應該滅亡的惡人，乃是如同基督一樣聖潔公義的兒子。這是上帝何等的愛和奇妙的福音，也是人何等的

序

安慰與福氣！但當時的教會離棄了這樣的福音，不明白上帝這樣的愛，不認上帝爲人所作成的義是足夠的。牠要在上帝的義以外，憑着自己的義，人爲的義，如敬拜聖母聖徒，念經，禁食，拜聖物，行彌撒等類的善功，得到上帝的喜悅，藉免將來的刑罰，而享永生的福氣。但這是何等的錯誤，也是教會何等的損失！

第二，當時的教會廢棄了上帝的道。上帝藉着先知，使徒，特別藉着他自己的兒子，所啟示而載於聖經以內的道，不單是個人與教會，信仰與生活，惟一的標準，也是如同路德所說的，「心靈缺少別的都不緊要，但少不了上帝的道……因爲這道就是生命的道，就是真理，光明，平安，公義，拯救，喜樂，自由，智慧，能力，恩典，榮耀」（基督徒的自由）。但在當時的教會中這部生命的道卻受了雙層的封鎖。一層是，除拉丁文的武甲大譯本外，教會不許人繙譯聖經（英國的丁達勒因譯聖經致遭刑戮）一層是解釋聖經之權僅屬於教皇一人。他們甚

至認「凡不信靠羅馬教會和教皇的教訓且以此爲信仰標準的，卽是叛教的」(Prierias)。總之，他們對於此與信徒靈性生命至有關係的上帝的道惟恐藏之不深，封之不固。

第三，當時的教會以厭世主義代替了以自由爲精神以服務爲目的真宗教。上帝的道，基督的教訓，不是要信徒與世界和世界的種種活動，如政治，科學，美術等分離，乃是要他們如同麵酵，變化並提高社會種種的活動，使其達到服事上帝與人羣的目的。如路德所說，基督的門徒「藉着信被提到己身之外，到上帝裏面去了，藉着愛沉落在己身之下，到他隣舍裏面去了。」他不是要逃避世界，乃是要各按所蒙的「召」(如傳道，教書，經商，耕種，或當僕役)盡心盡力服事上帝與人羣。這是福音的真精神，也是基督指示人類最高的理想。但當時的教會把這樣的精神與理想幾排斥淨盡，而代以虛僞厭世的死宗教了。牠築起種種藩籬，創出種種分別，以教皇高於國君，主教神甫高於平信徒，禮

拜，念經，禁食，行彌撒，而尤其是脫離家庭社會，逃入修道院修道，高於經商，教書，行醫等各種事業。牠所認為最聖潔最高尚的生活是那做修道士的德國王子所行的（見本書二三面）。但那樣的敬虔與在基督裏的自由與服務的生活比較起來，相去又何可以道里計？

單就以上幾種情形看，我們就知道這一個中古時期的教會與基督所設立的靈性的國相差何等遠了。牠雖號稱為『惟一救人的教會，』實則牠不承認『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牠有生命的道，但不讓信徒與道接近。牠的領袖多是爭權奪利，用盡欺詐的方法搜括民財以供他們的揮霍。他們的生活貪污淫穢。牠的信徒不是在心靈的黑暗，掙扎·絕望之下，便是縱情恣欲，度『喫喝快樂罷』的不敬虔的生活。

正在這樣的情形之中上帝興起了路德來復興他的教會，把這靈性的國度從黑暗邪惡的勢力之下解放出來，重新獻給世界，使人可因信他所發現

的福音，得進入這國度裏過自由，光明，快樂的生活。這就是這一位偉人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他對於近代與將來世界最有價值的貢獻。我們誠切的希望瑞典名史家何禮魁所作的這一部路德傳譯出之後，能使讀者更深切的認識上帝在近世所興起的這位大先知和他所恃以恢復此靈性國度的可稱頌的福音。

陳建勛於湖北灑口

路德傳目次

序	1	—	4
引言	1	—	2
第一章	路德的父母及在曼斯非得的童年時期	3	—	8
第二章	路德幼年所接觸的天主教生活	9	—	22
第三章	馬得堡，埃森納，耳弗特	23	—	28
第四章	路德嘗試天主教得救之法	29	—	37
第五章	路德得到福音的救法	38	—	52
第六章	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53	—	64
第七章	路德遭受攻擊	65	—	75
第八章	路德初期的改教名著	76	—	82
第九章	受審與勝利	83	—	106
第十章	瓦特堡與威丁堡—平靜與狂風	107	—	129
第十一章	克服危機—教會與政府	130	—	134
第十二章	創制禮拜與法度	135	—	149
第十三章	視察教會—宗教教育	150	—	163
第十四章	內憂外患：農民戰爭	164	—	176
第十五章	路德與伊拉斯母慈運理兩氏決裂	177	—	184
第十六章	福音運動內部的分裂	185	—	191
第十七章	科堡與奧斯堡：路德宗之得以保全	192	—	202
第十八章	路德的儀容品性	203	—	219
第十九章	路德的婚姻與家庭	220	—	235
第二十章	病患與勝利	236	—	248
第二十一章	腓力公爵的重婚	249	—	257
第二十二章	路德暮年的憂患與平安	258	—	276
第二十三章	路德對於文化的貢獻	277	—	306

路 德 傳

引 言

「我請求世人不提我的名，不稱爲路德宗信徒，只稱爲基督徒。路德算甚麼？道理不是我的，我也沒有爲甚麼人釘十字架……我不是，也不願作，人的師傅。只有基督是我們的師傅」。說這些話的是那使徒時代以來與基督教世界的歷史最有關係的人，其關係在任何旁人之上。這些話也表明馬丁路德實際重要性的所在。他使我們從天主教會千年以來所造成的一大套人爲的教訓與強迫的規條之中得着了自由。他使我們再得着了基督爲師傅，爲釘十字架的主，這位基督爲全人類開闢了道路，使人可因信，無須用人做中保，自由的尋帝的愛，藉着罪得赦免之恩而獲永生



路德經過了非常深刻與痛苦的心靈上的掙扎，他的眼才開了，得見基督的福音。這福音，路德自從得到之後，就傳揚的純正清晰，為初期基督教以來所未曾聞的。路德成了基督教的英雄。就是繼他而起的最偉大的人——其中首屈一指的為加爾文，這些人的思想也影響了很多的人——在宗教的事上也還是他的學生，沒有他，他們的事業必無從發生。不但如此。路德以宗教為中心的事業還有一種能力湧流而出，其強度足以完成當時全部文化生活的改造——這種改造已由新的文藝學術（人文主義與文藝復興），社會經濟的革命，海外陸地的發現，以及印刷術的發明而為之發端。路德的事業不獨影響了宗教的生活，也是影響了政治，社會，經濟，以至於文學藝術的生活，而且所生影響之大，足以使我們至切實的說，他是歷史的轉向點，是我們今日稱為「新時代」的發動人。

第一章 路德的父母及在曼斯非得的童年時期

路德出自於德國中部地方，替林根 (Thüringen) 鄉區。當中古時期之末，墨拉 (Möhra) 鎮有一姓路德的大族，以農為業，久已有名於鄉里。那裏有此姓的至少有五家。路德即從此為民族力量泉淵的農人階級而出。他常以他的出身為榮。他說，「我是農人的兒子，我父親，祖父，以前的祖宗都是真正的農人」。他屬純粹德國的血統，因此可稱為條頓族所出最偉大的後裔。

照替林根農家的習俗，幼子應承受產業。那些姓路德的人家中有一家的長子名叫漢斯 (Hans)，他成立家室之後，在大家庭中工作，不足以維持家用。所以他和年青的妻子馬加勒達 (Margareta) 遷徙到了鄰近的市鎮埃斯勒本 (Eisleben)，想在那裏所出旺盛的銅礦中找工作。漢斯就成了實業界的人。他們在埃斯勒本生了第一個孩子。一四八三

年十一月十日禮拜一夜間十一時馬加勒達生了一個兒子。這孩子第二日就在附近的禮拜堂受了洗，神甫按照那日的古聖，給他起名叫馬丁。數月之後他們又遷徙到了替林根的另一市鎮，即曼斯非得 (Mansfeld)，那裏也有銅礦，而比較容易找工作。但連在曼斯非得謀生亦夠艱難。然而精神智力至強的漢斯發奮工作，力行節儉，不久就到了小康之境。他自己開辦了幾所熔爐，雇人工作，另外還有他自己所開鑛洞的收入。因他誠實且講信用，不久就成了曼斯非得最受人尊敬的市民，被選為本鎮的參事。他沒有欠一文的債置了一所美好而極經濟的住宅，安頓他的許多子女（馬丁以外至少還有六個子女）。他在一五三〇年去世時，留下了萬餘金的財產。

路德因父親的緣故得認識他那時代各種各色的人——農人，工人，工廠中經理，鄉鎮上的平民，有名的仕紳。我們不難懂得這與他未來事業的關係，他深深的明白普通一般人的情形，需要，以及

他們的思想言論。除了此類豐富的經驗以外，他又喜愛自然界的美，又有敏銳的想像力與天賦稀有的辯才，這樣的一個人物要成爲舉世瞻仰的領袖，其容易的程度是德國任何人所不如的。

路德自幼就須學習至樸實與勤勞的生活。通常，富厚之家也只用一個女僕，做主婦的仍須分勞。路德家中的經濟情形雖可多用工人，但他母親仍是彎腰曲背自己背柴回家。她是耐勞耐苦能盡婦道的女人，但胸襟狹隘，不甚爲隣里所喜。路德從父母稟受了那種孜孜不倦作事的才能。但他從母親所得一種羞怯的狀態，從未爲得於他父親的那種農人本色詼諧的風味所完全抵消。路德既生長於城市，與鄉村的生活接觸較少，他的前程就與他父母的不同。他無心積蓄置產，而這却是當時農人一生勞碌辛苦的主要目的。除此以外，在別的事上他如何保留了他父母的習氣，到我們論他的品性時再行敘述。此時只要指出他所得的主要稟賦，即農人的那種純樸的性質與誠實的美德。這兩樣

成了他生活的大動力。

自幼學習勤勞，固爲引到幸福之路。但路德的父母不明白教導的方法是應該隨小孩子的性情與適應的能力而異的。他們不懂他們這一個兒子羞怯與易受刺激的性情。自然他們是心存善意，盡力教養他成人。然而他們待他的那種嚴厲恐怕較之當時所流行至嚴的方法尤嚴。路德的父親有一兄弟，也叫漢斯（小的）。小漢斯好酒，在曼斯非得的警署裏又有好鬥的聲名，因此屢罹法網。這種粗暴之氣，大漢斯也有幾分，只是平常能爲他堅強的意志所約束得住。但這種脾氣在家庭中，必然曾對他兒子馬丁發洩過，以致使他極其畏懼父親。母親的嚴厲也每每用的過火，而到有害的地步。因此路德柔嫩的心靈自小就充滿了一種苦悶的情緒，以後從未完全脫離。以後他在基督徒要學上寫信徒本分錄注重保羅在以弗所六章四節所說的，「你們做父親的不可惹兒女的氣」，這就是他幼小時家庭經驗的回應。在這種家庭中每有幾家的小孩子聯

合起來，組織抵拒父母的『自衛同盟』。路德小時做過這種同盟的『主席』。雖然如此，路德心裏仍有愛父母的強烈之情，他常是孝順的兒子。他無疑的在年紀很小時，就懂到了父母的嚴峻無非從他們要使他得益的一念而生。

路德入學校之後，生活並未過的如意些。他七歲時，父母送他入了曼斯非得的一種中級學校。這學校分三班，學生通常在每一班連讀幾年。第一班所學的有德文，習字，算術，也有拉丁文啟蒙。所有的功課都須默記，因為那時印本書仍然很少。他們用大幅的圖表掛在牆上代替書本。在這一班無論上課或遊戲說話仍可用德語，但到了上兩班，就必須用拉丁語，而惟一的功課也只是拉丁文。學校裏不教聖經。學生學習基督教的道理是他們在禮拜堂參加唱詩班的時候：他們必須明白歌辭的意義。天主教每日有幾次禮拜，每次教員與學生都要去唱詩。這也是他們上拉丁文課之間的惟一休息。這種禮拜大大引起人音樂的興趣，因此對於厚稟音

樂天才的路德大爲有益之事。

維持學校秩序，監督學生用功，乃藉助於有名的「狼牌」與「木驢」。每禮拜教師爲每班暗暗派定一個學生做「狼」。「狼」的本分在記下凡犯了忘記說拉丁語，咒罵，嚎哭，等過失的學生的姓名。到了禮拜的末一日，狼牌公佈出來，凡犯了過失的都受一頓打。另外學校裏有一隻木驢，凡早晨來得最遲的學生，木驢就掛在他身上。每早晨五六點鐘之間就上課。來遲了的學生經責打以後，再要罰背木驢，直到有別的學生偶不經意，說話用德語，忘了用拉丁語，才把木驢移到那新犯規矩的學生。背木驢是件大恥辱。曼斯非得學校情形之惡並不下於別處的學校，因爲當時的人以這種嚴厲懲戒學生的辦法是自然的。但我們容易明白這種辦法在路德柔嫩的心靈上有何效果。他自己告訴我們，有一上午他挨過十五次打！他以後所記得家庭與學校的情形多是懲罰與恐懼。

第二章 路德幼年所接觸的天主教生活

年幼而性情懼怯的路德在曼斯非得也與當時公認的宗教發生了接觸。那裏的天主教會仍照中古時期的規矩習俗一模一樣進行無間。教會篡竊了宗教界所有的權柄，而教會又不過是以教皇爲首的神甫階級。基督以後數百年老大帝國的京城羅馬的主教得以成功，自立爲統轄西歐教會的皇帝。他有權創制法律，勒令遵守，他不但對宗教的事，舉凡與教會有關係的俗事，亦都有權作最後決定。他把舊有 Pope（譯者按意即教父，中文譯教皇）的尊稱，定爲他一人的頭銜，他人不得擅用。一切主教，神甫，修道士，平信徒，若要算爲教會的人，就得在宗教的事上服從他。他被尊爲繼承使徒彼得位分的，不僅承受了權柄管轄其餘使徒以及繼承他們的位分而作主教的人，也掌管着「天國的鑰匙，」即照太十六章十八至十九節耶穌所給予

彼得的。不但如此，至中古期中葉，教皇又自稱不獨爲繼承彼得位分的人，也是基督地上的代表，甚至有權管轄世界的君王政府。屬宗教的屬永遠的既高過暫時的，地上的，所以凡屬暫時的地上的就須在宗教之下，即在教會與教皇之下。凡信基督教的君王即在屬內政的事上亦應該順從教皇。這種要求教皇固只實行於一時，然因他們宗教的權勢根深蒂固，所以他們政治權勢之大仍歷久未衰。教皇權勢雖大，但當中古期末葉有幾個教皇竟公然不敬畏上帝，度着荒淫的生活，因之使教會的道德愈趨退化衰敗。教皇統治之下的全部教會行政都集中在羅馬，在一班掌教政的人（Curie）手中。凡委派重要職員，頒佈法律，判決案件，都由這些人辦理。舉凡尋常大小之事幾乎全受教會的統治。每逢教皇對聖經有何解釋，或定任何道理爲教會的教義，一切天主教信徒就須無條件的信服。凡有不願接受的，必遭逮捕，交教庭鞫訊，以酷刑強迫他承認，撤回自己的主張。若仍不願，就交於民事

法庭，定爲邪教，處以火焚之刑。

天主教信徒所應信服的較爲重要些的教義之中有一條卽天主教所定聖餐的餅與酒，一經神甫舉着並念基督設立聖餐的話，就變成基督的身體與血了(化質說, Transubstantiation)。這一條教義是中古時期中葉造出來的。(古教會的兩條教義：三位一體與基督的神性仍保存着)。因這條新教義的緣故，聖餐被認爲有一種屬外表屬物質的動作。於是從異邦假借而來的一種舊觀念復活了。那就是聖禮(此時已加到了七種之多)可給人一種法術的能力。自此天主教會就成了一個聖禮教會，保羅所注重的信就因此種教義而幾乎無地可容了。

再，神甫一經行授職的聖禮，就有一種與常人不同的品性，這也是一條很緊要的教義。他在上帝面前有一種宗教上高出常人的價值。因此應守獨身 (Celibacy)。教會雖提高婚姻爲一聖禮，然仍保留古異邦宗教的觀念，以性交爲不潔。因此神甫與修道士應加戒絕。

神甫又有絕對的權柄管轄人的靈魂，因為只有神甫能藉聖餐的神蹟(化質說)再請基督回到世界，只有神甫能施行人所賴以永遠得救的聖禮。只有到神甫那裏去認出自己的罪，遵行神甫所定贖罪的善事，並藉告解的聖禮而得罪的赦免，才有逃脫永遠沉淪(由於他們所犯較重的罪惡所招致而來的)的希望。

說到這裏，我們就遇着了天主教的中心事實，亦即引起路德反對天主教會的宗教倫理生活的事實。這有關於我們的上帝觀和我們與上帝的關係。耶穌曾說明上帝為嚴正的審判官，當審判之日人在他面前必須供明一切。但耶穌也知道這在人與上帝的關係上不是惟一與最高的方面。上帝不要人在他的審判之下滅亡。他以赦罪的恩典審判人。因此耶穌也傳出了天上一位慈父的福音，有罪的人所得於上帝的一切，都是恩賜。(比較浪子的比喻)。耶穌知道上帝的公義與恩典是合一的。福音的能力即在乎此。但使徒才死之後，這兩者的合一

性就開始分離。審判與刑罰的觀念不久就走上前了。但還不止此，這觀念在異邦宗教影響之下，更演成粗俗而注重靈魂在煉獄受苦的教義了。（這一條教義恐怕現今仍為天主教道德生活最有效的動力）。這種意見一得勢，人就自然多看上帝是審判官。上帝與人的關係就好比是法庭中犯法的與執法的兩者之中的關係。被控告有罪的人必須在審訊判斷他的上帝面前顯出若干善功，才能站立得住。這樣，上帝與人的關係這一個中心觀念就大變了。律法代替了恩典。主要的原因就是推翻了福音，把教會變成了一種有法庭的政府，不再是上帝拯救罪人的工具了。懼怕成了宗教的推動力。直到路德出來，才以上帝兒女應有信任心的主張代替了那種懼怕的心理。

不錯，天主教也多講人靠上帝的恩典得救的道理。但這種恩典多被視為一種法術能力，由上帝藉着聖禮而賜給人，為的要幫助人行出所需的善功，使他得蒙上帝悅納。善功又有大小之分。甚至

對於愛上帝愛人的誠命也是如此。耶穌所定這愛必須完全，必須由於甘心情願，不應由於懼怕強迫的道理，實際上已被遺忘了。甚至愛上帝愛人的事也是爲利己的一念而行。就是要藉此增加他在上帝面前所累積的功德。整個福音性質的道德與倫理生活的基礎已破壞無餘了。

對於信也多少是這種講法。不錯，天主教也用保羅的話多說到因信得救。但所說的「信」只是指承認教會教義與聖禮的真理而言。就是在信上也有此善功的觀念。

照以上所說的，人既需要上帝的恩典又需要他自己的善功，那麼，天主教人平常的倫理生活就是一種要使恩典與善功兩者得到均衡的生活。他不能單靠一樣。但人無法知道要有多少善功才使恩典可以救他。天主教人至多只能盼望可在上帝面前稱義，永遠得救。他必要不斷的努力，一直到死，而仍不知道他善與惡的賬在上帝面前是否可以兩相抵消。只有上帝在人死後能決定，能結算人

善惡的賬。因這緣故，要緊的就是人必須儘量積累善功。結果就多生出了厭世主義的「人爲聖潔」。因此到中古時期後半期修道主義就得勢甚速。這種主義大都建設於一非基督教的觀念之上，即以攻克肉體壓制一切屬地的欲念便可增加人在上帝面前的功德。因此修道主義就漸漸被認爲惟一實在的「宗教生活」及人在上帝面前達到「完全」的道路。但連修道士所過的那種遜世絕欲的生活也不能使他有得救的把握。天主教人要充分知道他已經得救了，是絕對辦不到的。

我們再回到天主教講罪的道理上去。這一個道理及其所發生的結果爲路德與天主教決裂的重要原因。教會講一種罪的等級。即致死之罪與可恕之罪。兩種罪都在今生應受刑罰。刑罰又有兩種。一種是教會藉着神甫對犯罪的人所定贖罪的辦法，一種是上帝所定人死後在煉獄受苦，熬煉潔淨。致死之罪，還要使人定罪下入地獄，罪人非照着上面所說的向神甫認罪，從他得到赦免，就不能

免這種刑罰。

當中古時代教皇又宣稱，基督與衆聖徒還有『剩餘善功』由教皇使用。罪人若行某種敬虔的事，如施捨，朝聖，拜聖物，行彌撒，數着念珠念主禱文與聖母經，身畫十架印記，洒聖水之類，就可以分受這剩餘善功。既得了這剩餘善功，就可減少神甫在罪人身上所定的刑罰與煉獄的苦楚。這就是所謂赦罪(Indulgence)的道理。

此種赦罪爲教皇所認可的一種辦法，使人容易些脫離因罪在今生及煉獄所要受的一些刑罰。不久又生出了另一種辦法，就是付多少多少金錢作宗教事業之用，即可代替以上所說比較易行的善事。由此就開始了赦罪的買賣，造成教皇與教會愚弄悔罪與虔誠的人最無恥的舉動。做赦罪買賣的人因斂財心熱，作出種種舞弊不法之事，教會也不加干涉。

當路德出世時，有一特別邪惡的事流行社會，就是教皇宣稱，人可以贖已死的人脫離煉獄的苦

刑。從前教會至少還在理論上認定要使此種赦罪有效，人必須爲罪憂愁。如今既到了人可以爲別人，甚至爲已死的人，買赦罪之恩的地步，這種爲罪憂愁的條件就無從加於買者之身了。影響所及，爲得赦免的一切悔罪條件都受動搖了。只要有錢就行了。

這種爲消除今生及煉獄的刑罰所定赦罪的辦法，仍不算是完全的，與此辦法並行的還規定了一種消除這一切刑罰的完全辦法，即所創的赦罪券（Letter of Indulgence）。這一種券更可以消除永遠的刑罰。這一層，將在討論路德的九十五條時，再行敘述。這裏我們只要說，至此我們已可明白天主教如何在自行摧殘信徒自覺有罪的意識與責任。

另一方面教會又大大熱心鼓勵人敬拜童女馬利亞與衆聖徒，禁食，朝聖，獻禮於聖壇與禮拜堂，徵集貴重聖物，晝夜念彌撒，組織修道會（會中機械式的禱告次數之多爲前所未有），以及勤用聖物

聖事。(天主教並不說這些是基督所設立的，但認這類的事物如聖水，十架印記，聖燭，等事——自禮拜堂中至聖的事以至家庭的日常瑣事，如請神甫祝福，以及求神預防閃電，旱災，歉收，獸害，疾病之類——都於靈修保護之事有益)。這中間高出一切的爲敬拜馬利亞。到中古時期之末，在人靈修生活上馬利亞多佔據了耶穌的地位。

路德在曼斯非得一般人中間所見的就是這種天主教的靈修生活。在曼斯非得也與在別處一樣，神甫在各禮拜堂的無數祭壇前——有的晝夜不止——念彌撒，超度亡靈脫離煉獄之苦。這樣，能多納費給神甫的富人死後得救的希望就大於納費不起的罪人。神甫們雖名遵會規獨居不娶，實則他們中間大多數人却有淫行。但當中古時期之末，神甫行淫不算嚴重，只要他們不犯那可怕的正式娶妻的「罪」。曼斯非得有成羣的修道士，「逃脫塵世」，追求永遠的生命。路德的父親雖仍有足量的俗見，不以神甫與修道士的生活爲他兒子路德可

羨慕的職業，但他對於神甫及修道之士仍表尊敬。在上一等的人中多有種種色色人爲的善事。他們特別熱心要得到恩赦。路德的父親爲市參事，他爲市中的禮拜堂置了一個祭壇。這給予他特殊的方便，使他容易得到恩赦。人民熱心去認罪；朝聖是曼斯非得每日可見的事。附近的修道院中各有靈異的聖物，人民多往求福。照路德自己所說的話，我們知道他也熟悉這些有聖物的地方。韋門堡（Wimmelberg）修道院的鐘聲能醫病趕鬼。曼斯非得又有極多的受人敬拜的聖徒。照有幾種文件說，路德少年時曾求過這些聖徒。一五〇一年爲醫治牙疾的聖徒吾夫剛（Wolfgang）立了一個禮拜堂。路德到了那裏。當時鑛工所敬拜的聖徒爲馬利亞的母親聖亞拿——聖經上並未說到她。聖亞拿除了別的好處以外能賜人財富。曼斯非得有敬拜她的祭壇數座。對於粗俗的人，聖亞拿較之榮光煥發的天后童女馬利亞更容易接近。路德雖對敬拜馬利亞的事並未忽畧，但他仍選了聖亞拿作他的聖

徒。年幼的路德還學會了敬拜聖物的行爲。當時的人處處搜求聖徒所遺下的東西，如基督十字架上的釘子，木頭，使徒身上的殘骨，某聖徒的一束頭髮。人以這些東西能行異能，醫治疾病，保護人不遇危險，還可以使人得到豐富的赦罪之恩。

所有這一類的敬虔有一顯著的結果，就是隔斷人，把人放在離上帝很遠的地方，使人幾乎無法與上帝發生個人的關係，與他說話，如同小孩子與父親說話一樣。人爲了接近上帝，得到拯救，必須求以下各種中保的幫助，即馬利亞，聖徒，教皇及全教會有聖職的人，聖物與赦罪券，七種聖禮及許多奉獻爲聖之物如聖水之類。教會與教會一切的誠命規條如同一大隔斷的墻垣把基督徒與上帝隔斷了。不錯，教會多有講愛的話，但對於平常的人，上帝只是一位嚴峻的審判官，遠遠的人莫敢近，因爲人總不知道這位上帝的怒氣要甚麼時候發作。各人惟有盡心盡力討他的喜悅。

這種基督教在路德幼小的心靈上將發生甚麼

效果，那是不難想像的。他自己說過，他小時候每一聽見基督的名字，就懼怕的臉都白了。這又不單是他如此。但我們一想到只有他終能找着脫離惶恐懼怕的道路，達到完全信任上帝與在上帝裏面平安的境地，我們差不多就可以下一純粹心理學的而仍要緊的結論，那就是路德必然與他所要作的大事特別相稱，正如特爲此而造。路德自小就似乎有一種感覺，他與上帝必須要得到一種個人的清楚的關係。那自始就提高他超出時代以上且不久就鞭策他自闢途徑的一大動力就是：他覺得他在那審判的神面前自己要負全責。因這緣故他絕對的必須清清楚楚認明他與上帝的關係，認明他是得稱爲義還是被定罪的。

路德自幼即已顯著的靈性不安的感覺因混入天主教敬虔生活的迷信而愈加深刻了。教會的人信鬼與邪術，不算爲錯事。路德生後的次年教皇正式以信巫術爲教會所認可之事，因此使教會成爲此種弊害極大的邪術提倡者。路德父母的家中對

此種迷信是可任其出入的。鑛工的迷信特別的深。他們所挖的金銀，是魔鬼用以誘惑人靈魂的東西。路德因自幼小之時敏活而易得印象的心靈即已充滿了此種疑神畏鬼的觀念，以致他到了老年尚不能完全脫去。空中地上，山石樹木之間，都住有魑魅罔兩以及種種幽暗勢力常找機會作祟。離曼斯非得不遠有一小小的湖，據說，有一大羣鬼物被監禁在裏面。有人若投石入湖，立刻要起風暴。鬼物在空中奔逐；像路德那一班的小孩子只要聽見鬼物的名字，就要害怕的。照路德所說的，那些鬼是女性的。又有鬼物住在墻壁之內，擾害家庭的安寧。路德的母親很不放心住在她隔壁的巫婆。那巫婆捉弄牛羊，偷竊雞蛋，牛乳，牛油。照新近發現的一種文稿，路德還說，那巫婆用邪術害死了他的一個兄弟。後來他也說曾親見人因邪術患病，或因此喪生。路德既這樣害怕一個隣人，我們就更能明白他在基督徒要學的第四禱告上爲何求「忠厚的隣居」。

第三章 馬得堡，埃森納，耳弗特

上章所述人對於上帝的審判 忿怒 常不知一定，而且多有膚淺的人爲之義及迷信的那種敬虔，就是路德全少年時期所經歷的。他做敬虔的青年天主教徒時，他所懂得的只是站在上帝面前要有自己的義，而且還能在今生達到完全的境界。

路德當學生時也是按照當時的習慣，從這一個學校轉移到那一個學校。約十四歲時他從曼斯非得到了馬得堡，德國北部的一個主要城市。那裏有居民一萬五千，在那時候是一所大城。馬得堡大主教駐於城內，所以爲教會生活一大中心的城市，路德在那裏所得教會權能威勢的印象很深。那裏還有一件奇事刻印在他心上：一個服裝奇異常引市民觀看的人在街上一往一來的走着。這人原是德國一個王子，爲救自己的靈魂做了修道士。他因禁食，身體瘦得只剩下一個骷髏，手拿乞丐的布

袋，肩負重擔，在街上遊行；另一人跟在他後面，不住的鞭打他赤着的背，一直到鮮血下流。路德說，『凡看見這情形的，都深爲他的虔誠所動，而以自己世俗的生活爲羞』。這種修道士逃脫塵世，以爲可達到在上帝面前完全的穩妥之路更深深刻在路德的心上。路德寄居馬得堡，是他靈性的發展上第一個重要步驟。

學校的教員有的是一種平信徒會社中的會員。他們的目的在改進人民的宗教生活，尤其是用新發明的印刷術推廣聖經。（中古時期，除英國以外，天主教並不禁止平信徒讀聖經）。他們無疑的也把德文聖經一部分的書給了路德。路德在耳弗特大學的藏書室才見過聖經，或進修道院以前未見過聖經，之說是不對的。但路德此時雖研究過聖經，然並未減輕他心靈的苦惱。反之，路德在馬得堡所得基督的印象更是一可怕的審判官。馬得堡爲發行單張小書的機關所在。此時有一才出版的小書，題爲定罪靈魂的痛苦，在一空葉上並繪有基

督爲審判官的像，基督立在虹上，一邊有天使，一邊爲被定罪的人。這本小書在馬得堡銷行的很多。這樣我們就明白路德後來有一次爲甚麼說，他少年時看基督如同一個審判官立在虹上。

路德若在馬得堡住的更久一點，他也許在那裏就做了修道士。但他父親按着世俗的打算，要爲他找一好職業，就送他進了第三個學校，即替林根的首府埃森納的學校。路德在此會見了他兩個有聲望的遠親，即當省參事的夏爾伯（Schalbe）與葛達。（Cotta）葛達的夫人烏修拉（Ursula）注意了少年路德優美的聲音和誠懇的態度。她丈夫昆子（Cunz）問明了路德的來歷，就接了他到自己家裏住。以前路德住在夏爾伯家裏，在那裏有房間，但無伙食。大概葛達夫婦沒有兒女。他們待這少年親戚，幾如自己的兒子一樣。此時日光開始照入路德的生活。他在這兩個家庭中得與隨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而傳到德國的優美文化與愛好知識的風尚發生接觸。文藝復興對於人所發生的果效平常是

把人的興趣大都移轉到了屬人的方面，離棄了宗教的方面，雖然有一些領袖（人本學者）想找出一種也注重人地上生活而又合乎聖經的基督教來。在這一種運動上平信徒多有機會參加。這種注重研究聖經同時又注重人事的平信徒文化運動與路德以後解放的工作大有關係。他在葛達家中得見了模範的家庭，在那家庭中只見自然而非裝作的敬虔與道德，在那家庭中夫婦間的愛把家庭生活造成了地上幸福的頂點。路德在學校中也享受着比以前的學校多有友誼的待遇。那學校的校長每次見學生時，總脫帽行禮，因為依他看，他決不知道他日沒有可成偉人的。他絕沒有想到此時他已經向他民族所出最偉大的人物脫帽。

路德因多遊覽城外幽美的山林，盡情發展了一種愛好自然的心性。但我們不應以路德對於自然界的觀念與我們的同樣。高山大林，峯巒谿壑，不足對於路德與他那時代的人發生吸引力。他所欣賞的自然美是樹林中花草鳥獸，豐富的景物。但

就在這裏，因見他親戚所資助而設於瓦特堡附近的修道院，他對於修道生活也不免起向往之心。埃森納四周的樹林中充滿了精靈鬼物，因為路德仍生於一迷信最深的時代。他此時已經成了一個健康的少年，不再有那些疑神疑鬼的思想。只是人生的大事，那死後算賬的日子，常縈繞他心頭，甚至到一五〇一年離開埃森納，考入耳弗特大學之後，仍然如此。

耳弗特大學為德國當時最大而最有名的學府之一。特別是學法學的人多到那裏去。路德的父親也要他學法律。他就遵父命並照大學的章程以五年的時間學習拉丁文，哲學，自然科學（另有些神學）。他是那裏一個成績最優的學生，尤長於自然科學。他得到碩士學位之後，就充大學的哲學助教，並同時學習法律（一五〇五年），以便日後好當律師。他在法學上進步也很大。一般同學認他是可愛的伴侶。他們稱呼他「哲學家」。有時也稱他做「音樂家」，因為他有一次在病中學會了彈琵琶，

每以彈琴唱歌以娛同學。事情似乎都很順暢。他父親並已計劃爲他聘一名門的女子爲妻。但突然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第四章 路德嘗試天主教得救之法

一五〇五年的夏天路德從耳弗特走路回曼斯非得家裏去。七月二日，他在回家的途中，正走過斯多特耳孩母 (Stotterheim)，離耳弗特約十里的光景，忽然遇了一陣可怕的暴雨，雷轟電掣離他很近。他嚇不過，就跪下呼叫，「聖亞拿，救我，我願意作修道士」！他怎麼會立這麼一個誓呢？他自己也希奇，而且後悔。沒有多久以前，他另遇了一次險事，他所佩的劍，由於失誤，割破了他腿上的大動脈。痛苦之中，他也求馬利亞救他，但並沒有立這種誓願。由此他新近並未認真考慮過當修道士的事。就是在那次養息割傷了的腿時他學會了彈琵琶。然則他在斯多特耳孩母，既未預先想到，怎麼會突然許願呢？

關於這事有種種不同的解釋。路德要弄清他與上帝的關係，此時顯然已到不能再忍的時候。這

是由於他接連遇着死的危險而來，因為在他心裏死常是與在天上審判主面前受審的觀念相連的。路德自己所說的話也表明他認那一次的閃電是上帝實在的啓示，如同保羅在大馬色城外所得的一樣。以後他在修道院裏也有「保羅第二」之稱。他以上帝在閃電中對他說話，在痛苦中向他啓示：他的生活還沒有達到聖潔可蒙他喜悅的地步，現在指示他，修道生活爲達到那地步的惟一方法。路德對於天主教的上帝觀與天主教對人道德的要求很認真相信。他立這修道的誓願，爲的就是要得救，要藉此在審判主上帝面前得到完全的聖潔。如果我們所敘述他自小以來宗教的狀況，和他常要清清楚楚明瞭他與上帝的關係的那種心境是不錯的，那麼，他立修道的誓願就不能是由於懼怕，被逼而出此，反倒是一種解脫，是順從內心至深的一種想念。他覺得對於這事要下最後的決斷，也很不容易。他考慮這誓願，有兩個多禮拜之久，此時友輩都勸他仍走世界榮顯的路。那時也有正當的條例，

可以使他廢除倉卒之間所立的誓。而且他若定要入修道院，也須想到這完全要打破他父親堅決的意志。但不久那個作他一生引路之星的能力就得勝了，那能力就是他絕對的正直與道德的責任心。這兩者使他無法捨棄他所認為對的，也無法使他食言。七月十七日這博學的教授兼律師就到耳弗特的奧古斯丁會修道院叩門，請求入院作修道士。（奧古斯丁會為一行乞的團體，勢力約與佛蘭西斯，多米尼古兩會相等）。

起初他只許當外客。他的良心與第四條誡的大戰得到了解決：他父親讓步了。這是一五〇五年秋季曼斯非得發生瘟疫，他的兄弟一連兩個罹病而死的時候。那時他父親雖不願意，仍認可了他入修道院。因此那年的秋季他就得以入院當入門修道士，以一年為期。到次年（一五〇六）秋季，他就得以正式立那莊嚴的修道誓願，使他要終身過修道生活。修道院的董事會議決路德應為神父，因此須入修道院所辦的高級學校。這學校是與耳弗

特大學合作的。路德自始就認真遵照一切自卑的規則實行。這種生活起初倒也使他得到了平安。他在求蒙上帝悅納的事上，覺得也有進步，雖然他那懼怕審判的心有時仍使他不安。

一五〇七年五月路德被立爲神父，並須在祭壇前行第一次彌撒時，也照當時的習俗，張筵慶祝。他父親領了許多尊貴的客來參加。有故事稱，路德在聖壇前將餅變爲基督的身體時，大大害怕起來，這似乎是言過其實。只是在彌撒禮已畢，筵宴之時，發生了一件與路德以後的生活大有關係的事。就是他父親舊性復發，問他兒子在斯多特耳孩母的經歷到底是上帝的啟示，還是魔鬼的詭計。這立時刺入了路德的心靈。他這修道的生活，若果然選錯了，又怎樣呢？他立時就省察自己的心，不久就發現這種修道的厭世生活仍於他無益。他仍然不能脫離他認爲惡根的自私之心，由這自私之心仍發出驕傲，自恃，忿怒，不愛上帝和不愛人的罪。這一切在他心裏仍是一樣的有力量，雖然他並不犯

甚麼明顯的罪，也不與許多修道士一樣常要與情欲的強烈試誘打仗。他發現了一可怕的事，即是他爲上帝所過厭世的生活，也爲罪所敗壞了。一種不安開始腐蝕他的心靈。他現在所懼怕的不是平常屬肉體的刑罰與煉獄地獄的刑罰了。在這一點上他無疑的已經超越當時天主教偏於肉體的觀念。對於他，惟一緊要的事是他與上帝所有純粹個人的靈性的關係，是在算賬的日子他是否及格，他的善是否可以趕上。

路德在大學裏已經學習了中古哲學神學所主張有志者事竟成的要理。只要有志，他能把十條誡命遵守得無遺。只是他發現了，不能愛上帝，也不能克服他有罪的本性。這樣，就必然是他心靈的深處有所不願。他起了一種極大的懼怕，懼怕他是完全敗壞了的，因這種懼怕他就愈加作克苦己身的工夫，甚至過於院章所規定的。他以後說過，「若有修道士用這種方法到了天堂，我也必然到了那裏」。

路德的憂愁愈加深刻了，因為那種種克苦自己的工夫愈增加了他心裏原有的憂鬱。這種時來侵襲的憂鬱不純是宗教的性質，雖然路德平常稱之為有罪的感覺或魔鬼的試探。這種憂鬱實由本性所致，而且到一五二〇年的前後，那時他雖然早已得到了福音的信仰，滿有得救的把握，而這種憂鬱竟達到了頂點。當憂鬱來侵襲時，他甚至要多日患病，靈魂就像在地獄裏，以至於想要自殺。瑟得布倫主教（Söderblom）說，路德在人生苦楚之中所得的分卽是他內心過度的憂鬱。像他所有的那種偉大心胸，其溫柔與忍受苦楚的容量乃常人所不及的。他心靈的愁苦不純於由他良心的不安，也是由於人世困苦缺乏的情形。但因這緣故使他以後不但能幫助安慰為罪憂傷的人，也能幫助安慰在其他各種困苦之中的人。

路德不能用天主教平常的任何方法得到平安，一部分也是由於他這生性多愁的緣故。他禱告聖亞拿與聖母馬利亞，每日數着念珠念多次主禱

文，跪拜聖物，每日選一聖徒特別向他禱告求助。他去領聖餐。去行教會最大的聖禮，即告解禮。他這心裏滿了愁苦的修道士認出他一切的罪，無論是實在或想像的，神甫也奉教會的名把他這一切的罪都宣告已經赦免。有時也能得到暫時的平安，例如有一次，他的師傅告訴他，「並不是上帝生你的氣，是你生上帝的氣」，這使他得到了一時的安慰。關於路德這一方面的生活，其他種種傳說多不足信。但有一事是確切可靠的，那就是他的心靈沒有找到平安。他一省察自己的心，就看出他仍是一樣不能生出實在的悔改，謙卑，與愛，要人必須公義的上帝仍是站在面前威嚇他。行告解禮時神甫告訴他，要依靠教會赦罪的權柄，但也不濟事。這裏我們又可以清清楚楚看出路德的一大特點，就是後來改教運動之所由起。這特點就是他要絕對的清楚他與上帝的關係，他活潑的良心與嚴格的誠實對於真理之所在絕不容他對任何外來的權威或行爲有所屈服。他因這種誠實，至終只得脫離一

切由遺傳而來的儀式，權威，好帶着他的罪去直見上帝。

路德研究神學時，更仔細考察了當時所講預定的道理，結果使他墮入了絕望的深淵。（所謂預定主義即上帝自永遠揀選了某些人得救，某些人定罪）。不錯，神學家確已把這個道理講得和緩多了，可是路德並不受人的這種朦蔽。他雖然竭盡力量，也不能生出完全的悔改，與上帝得到和好，這樣，不是他自永遠就被預定要滅亡的緣故？他一想到這裏，就覺得如爲地獄的恐怖吞沒了一樣，在那種絕望之境他甚至褻瀆上帝了。這必然是那些下在地獄裏的人的景況，充滿了褻瀆的思想，而不能脫離。修道院裏的弟兄所有的勸勉安慰都無濟於事，雖然有時能給予他短時間的好處。照着天主教的上帝觀念與道德觀念，路德在天主教會以內無法解決他靈性的困難。因他的良心極度敏銳，每一種求和好的努力都全然失敗了。上帝的公義在他面前真實可畏，依然未變。但這一點正是踏入

新時代的一大步驟：路德正因這絕大的問題掙斷了天主教的鎖鍊。他所受的心靈的痛苦作了他改革天主教的上帝觀念的起點。現在所需的只是一種積極的東西來替代這已被拆毀的。

第五章 路德得到福音的救法

路德遷移到威丁堡 (Wittenberg) 是他一生的轉向點。

路德爲奧古斯丁會的修道士，這會的首領到了耳弗特的修道院。這人名叫施道比賜 (Staupitz) 他是個品性高貴很富於宗教性的人，而且富於牧養的經驗。他從當時的人本主義學會了求得基督教知識的源頭——希拉文新約，他也曾停留在受苦於十字架的基督面前，照中古時代的習慣，用極神祕的愛默想救主。施氏既聽見修道院長述說路德靈性的苦楚，全院沒有人能了解，他就覺得這個奇異而天資聰穎的修道士，若要不爲他的苦楚所勝，就必須改換一下環境。施氏恰好有一合式的地方給他。在一綫赤露的沙地上，靠近厄勒伯河 (Elbe)，立着小小的城市威丁堡。撒克遜選侯腓勒德力 (Fredrick the Wise) 新近在此創辦了一所

大學。學校的學生起初很少。腓侯爲求薪金低廉的教授，就把兩個教授的位置交託奧古斯丁修道會，這會在威丁堡也有一所大修道院。這一會的人既爲行乞一派，就不許得任何薪金。施道比賜自己擔任了神學教授的一席。教哲學的一席在一五〇八年秋季忽然出缺了。他既爲一會之長，就有機會召哲學碩士路德任此一席。路德此時已開始以博學見稱於時。也許起初他只是代理教授，仍屬於耳弗特修道院。這顯然是路德第一次居威丁堡（一五〇八——〇九年）而爲歷史上幾全然不提的原因之一。然而這在路德靈性的發展上却是至爲重要的事。

路德接到聘請之後，就遷到了威丁堡的修道院（後來成了該院的領袖之一）。他在大學一面教哲學，一面仍研究神學，到畢業以後教哲學外又兼教神學。路德似乎是在威丁堡才有機會得與施道比賜有深密些的交往，此時他把自己的苦楚向這經驗豐富的領袖與同工傾吐。這種友誼，先就有了使

路德神思較爲安定的影響。以後施氏勸這心緒愁煩的修道士多對基督流血的傷痕作神祕的默想，就更增加了安定他心靈的力量。但最要緊的是施氏幫助了路德戰勝那最使他心裏不安的難處，就是懼怕他自己是那被預定了要滅亡的。施氏的幫助就是指示他耶穌爲一切的人死了。再，施氏又引導他潛思默想的研究聖經。這一件事他覺得對於他受盡苦惱的心幫助很大，以致他以後認施氏是那使他得到全福音觀念的一人。但這一點未必盡然，因爲施氏兩隻腳都仍站在天主教以內。只是路德仍正確的看他是援助他的人，而且施氏雖然沒有勇氣跟隨路德脫離羅馬，而路德對施氏仍常懷感遇的心。

路德此時得以安安靜靜研究聖經，這成了一件與日後改教運動大有關係的事。他因教哲學，就在一五〇八年的冬季講授古希拉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一部著作。那部著作常說到「義」。他因又學神學，就想找出新約所說的「義」是甚麼意思。他自

然看到了羅馬書。這就給了他一種準備，引他開始對新約福音實在的含義作深微的研討。第二年春季他又回到耳弗特大學演講，那時對於這問題顯然還沒有得到充分的了解。（現存路德的親筆文稿即從這時候起）。

但路德對於天主教的道德觀不久就有一截然新的態度，而這顯然是由於新約給了他新的光亮。路德得到充分的福音信仰，經過了兩個大步驟：首先，他得了福音所講道德的新知識，以後得了宗教的新知識。經第一個步驟的結果就在一五〇九至一一年間拋棄了天主教論罪惡誠命的等級及聖潔生活的折衷辦法。他用了以下的幾條綱領來代替那舊的：（一）上帝所要求於人的是完全的整個的。人愛上帝愛隣舍應全心的愛，不顧自己的愛。（二）這愛應出於自願，而非強迫。這雙層的要求對於一切的人都是一樣，毫無差別。

但照天主教的道理說，這要求是絕對做不到的。因此牠只能逼路德入於絕望之境。但他得到一

新的上帝觀，新的上帝與他罪的關係之後，他重新發現恩典的福音宗教之後，這要求就成了建設福音的新道德生活的基礎，一種有創造能力的生活。

但路德在一五一一年春間受好幾處修道院的請託，前往羅馬之時，還沒有得到這種福音的新信仰。他也與許多虔誠的天主教人一樣想藉着朝拜聖城的七大禮拜堂，瞻仰使徒的墳墓，屈膝爬行彼拉多階梯，好多得些赦罪之恩，多積累些功德。（照天主教遺傳所說，彼拉多階梯為彼拉多在耶路撒冷所走過的，由天使搬到了羅馬。凡由此梯屈膝而上，每登一步，誦一回主禱文，就可以釋放一個靈魂脫離煉獄）。但路德此時已經懷疑這種人爲的聖潔，不知這是否到上帝那裏的正道。他清清楚楚有這種懷疑，因為他走完那梯子時，心裏忽然想到，「誰知道這是真的呢」？

路德在羅馬也有機會觀察那裏教會領袖道德生活的腐敗。這給了他一項利器，日後用以攻擊教皇。羅馬道德標準的低下，他認為主要的是由於意

大利的民族性所致。他所看出的意大利人是不可靠而好報復的，他以後終身嫌惡。

路德從羅馬回來，沒有再住在耳弗特。因在一五一〇年，「狂暴年」，有暴民所領導的民主革命起於耳弗特，大施屠殺，搗毀大學。因此路德再遷到了威丁堡。那裏有升遷的事等候着他。他經他所屬的修道會選為威丁堡修道院的副院長，那會並決定他應準備得神學博士的學位。路德因為作事認真，對於神學博士所負學識與權威上的重大責任，他不敢貿然承受。但施道比賜敦促他完成了此舉。一五一二年十月十九日，威丁堡各禮拜堂鐘聲齊鳴，宣佈博士之帽與戒指已授予馬丁路德。從那時候起，歷史上就稱他為馬丁路德博士。

施道比賜立即辭了神學教授的職務，讓給他所提拔出來而前途有望的路德充任。十月二十五日早晨七點鐘，路德就在那「黑修道院」開始講演各卷聖經，共歷三十年之久。這些講演可說是基督教歷史上極其重要的文憲。當時的神學教授在選

題與講演時間的規定上較之大學的別科教授多有自由，而且他們不像哲學教授，要墨守當時通行的科學上的固定立場。路德爲發展他特殊的天才，沒有比這種位置更適宜的。他因爲要多有預備，通常他一個禮拜只演講兩次。

路德起頭講創世記，但在一五一三年八月他就講詩篇了。聖經的書講「義」沒有多過於詩篇一書的。他預備詩篇的講義時，就再研究羅馬書。照最新近的考據，大半是路德一五一三年春季這一次再研究聖經時，聽見了上帝的聲音，新的啟示好比閃電一樣從天上向他顯露了。一日研究羅馬書一章十七節時，他的眼睛忽然開了，看見了數百年已隱而不見的救贖的福音。這同時也解決了他生命的大問題，即懼怕自己是屬於那被預定要滅亡的。他以前已經發現了一件大事，即教會所講救法的第一項，善功，是無濟於事的，因爲善功萬不能發於純粹的愛，因此不合上帝的要求。此時他又發現了同樣偉大的事，即救法的第二項，恩典，是足

夠的，而且是上帝所定的。惟一所需的是把恩典與善功分開，而成爲『全由恩典，不是行爲』。這兩個發現是路德內心的脫離羅馬，是他從天主教的觀點到福音觀點的橋梁。但這不是說，路德與較古的基督教脫節了。反之，他與即在中古時期亦未全失的赦罪之恩的道理連成一氣了。他此時也有機會把混入並破壞這道理的許多異端能洗除乾淨。以下我們就要較詳細的討論路德這雙層的新經驗——改教運動內心方面的出發點。

路德在新約找着了上帝的道可與他自己的經驗相印證，即人憑着自己的意志與行爲決不能勝過罪，得到拯救。也不能達到那要人事事完全美善的審判之主面前。但不同的是路德現在明白了這不是對上帝惟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看法。他發現了這審判人罪惡的上帝也是那仁慈的父親，差遣他兒子耶穌基督到世界，彰顯他仁慈的旨意。這一位耶穌用他的話，他的生活，他救贖的死，他的復活，作成了這彰顯工作。人若悔罪，依靠上

帝藉着基督所彰顯的愛，轉向他如同轉向一位恩慈的父親——帶着他的罪過用像小孩子所有的信日日親近他，求他的赦免，上帝就要赦免他一切的罪，並因基督的緣故認他爲義。『因爲在那裏有罪得赦免，那裏就有生命拯救』。以後人活着就深深相信，只要他信靠上帝的恩典，他就因罪得赦免算爲義了。

路德的恩典與信，聯合起來，就成了一新而爲中心點的觀念，這觀念與全中古時期的觀念相反，且爲復原教與天主教得救觀的分水線。信不再是功德的行爲，乃是全然依靠上帝在基督裏的愛。再沒有別的。中古時期的那種畏懼上帝的觀念，其內容與意義也不同了。這種畏懼成了我們愛上帝的背景，正如路德所說，『我們應當如此敬畏敬愛上帝……』。上帝惱怒人的罪，審判他，使他自卑，爲的是要重新創造他爲一新而較好的人，使他憑着神助得以接受赦罪的恩賜。他既確知得了赦免，就必生出由上帝而來的新信任心與新意志力。照路德所

說，信爲一種意志的新態度與傾向。因此必要生出一種道德上的變化，要生出善行，這善行並不是稱義的條件，乃是信的自然果子（雖然在今生，罪的能力不能完全被克服）。路德喜歡多用的一個說法，即「好樹結好果子；果子並不能使樹好」。於是天主教恩典與善行各居一半的道理變爲一種更高尚的恩典善行合一的道理了。

路德因見到了古時的這種福音救法，就作成了三件緊要的事：

（一）他完全改變了中古時代敬虔的性質。他把敬虔的目的變成了起點。中古時期的人終身努力，爲的要得在上帝面前稱義，只是總不確知已否達到了目的。路德所發明的却是因赦罪而來的稱義爲人在上帝裏面的新生命的起頭，而且人確知藉着悔改與信日日可重新得到此恩，這使人在宗教生活上可得到勇氣與能力。

（二）因這緣故路德又完全改變了中古時代道德生活的性質。這生活不再是計算與權衡等級。不

再是一級一級由低的道德之境升入高的道德之境——一直達到那逃避人世的厭世主義。純真的基督徒道德在乎以無條件愛上帝愛人的心而變化其人格。虔誠固有賴乎操練與克己的工夫，但這樣的工夫又在乎你處於邪惡的世界之時要守住你所信的純潔真實，盡上帝所交付你的職責。一個家庭中女僕的工作，只要作的忠心，依路德看，與一個修道士或神父的工作有同樣的道德價值。路德自此採用了「蒙召」的名義。當中古時期的後半期神祕派人已有蒙召的說法，但都不過是修道士逃避世俗之召而已。但路德把這種召完全倒轉過來，推翻修道生活為有特殊功德的觀念，而代以召人終身服務於其所領受之事業的觀念。就某種意義說，這種蒙召的道德的價值為路德所給予基督教世界最大的貢獻。

(三)但最要緊的是路德藉着「稱義的教義」恢復了個人與上帝直接的關係。教皇制度及教會的規矩誡命，聖徒聖物，七種聖禮，神甫行告解禮時

所有赦人或定人罪的權柄，禱告天上的馬利亞和亞拿等：一切深深束縛人心的中保勢力都被廢除而成爲與上帝相交的障礙物了。一種施行聖禮並正當宣講上帝之道的職分固屬不可少，但任何人——甚至最平常的平民——都有自行在聖經上尋找上帝得到他赦罪與救贖之恩的權利。這就是路德所謂「信徒通有祭司的職分」(The Common Priesthood of Believers)。

在以上的三點上路德大都隨從保羅。但路德又建設了新的，甚至在保羅所建設的以上。因爲到了路德，才給予這三個基本觀念固定的形式，即日日的赦罪之恩，爲人的本分，信徒通有祭司職分。路德這種創制的才能——縱然很帶着保羅主義——乃是與保羅一樣，是由一種信念而來，這信念就是他因信得着了基督自己，就靠着他無窮盡的富足而生活。

因以上所說三種對基督徒生活的貢獻，路德作成了自耶穌而後歷史上最偉大的解放工作。路

德所最注意的是純粹宗教的事。他在宗教的歷史上創造了一個新時代：把宗教的本意——對神聖之事的敬虔心——從種種強迫，虛偽，刻板的規條儀文中解放出來了。他與教會所講外表的虔誠及神祕派內心的生活都全然分家了，他只要用心靈與誠實敬拜上帝。瑟得布倫主教嘗謂路德明敏的才智幫助了他打破種種刻板的敬虔，爲自己爲人取到了敢作上帝自由兒女的權利。

但自由包含責任。每一個成年人既可自由的進到上帝面前，他就應該自行決定他與上帝的關係。教會不可，也不能，代個人負責，而把個人的責任僅限於服從教會，遵行教會所定爲敬虔的事。再個人對於上帝所賜福音性質的責任不單限於在救他自己的靈魂。他對於他的家庭，教會，國家，以及上帝在世界的大教會，都有他的一份責任。上帝要他與別的信徒有宗教的交通，要爲一切人的好處誠實的實行福音教會的生活。

個人宗教的自由與個人宗教的責任，二者聯

合起來，就某方面說，形成了路德宗與天主教的大分歧點。再，個人的宗教自由與信徒相通的感覺，兩者結合而不可分離，又形成了路德宗與復原教會中所引起許多派別的分水綫。總括起來說，路德宗特別是講個人的成聖，信仰，自由，責任，交通的宗教。

路德的自由與責任的觀念和他把個人與社會的權利連成一片的辦法，表現了德國的真民族性，這是無可否認的。因此路德宗大都傳佈在德國境內，而且多在北歐的民族中最易得到純粹的完全的——縱然是相對的——樣式，這不單是偶然的事。路德宗與德國的民族精神兩相結合，得到了民衆力量上最大的發展。恰好又遇了瑞典民族在牠君王古斯道夫阿多夫 (Gustavus II Adolphus) 的領導之下，承上帝賜給牠特權，在危急之時，爲世界救了路德宗脫離覆亡之禍，這好像把路德解放的工作重新獻給了基督教世界。這是我們民族無可爭辯的光榮，縱在今日我們民族外表的威勢已不

存在，而這仍是我們得享自由獨立之權利的主要基礎。但這一種光榮也是一包含最大責任的遺產。我們民族的將來至終仍以容許福音在我們中間工作到甚麼地步爲斷。

一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六章 一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路德自然沒有想到上文所說以後由福音的救法而生的種種結果。他原只要爲他自己找着一位仁慈的父，就滿意了；他相信他不過是跟隨天主教最好的人如伯爾拿(Bernhard)，奧古斯丁(Augustine)，早已所宣講過的。因此他自認是一個好天主教信徒，仍然服從教皇的教會及其規條教義，因其仍然度着修道的生活。

他一五—三年在威丁堡的經驗之後，又經過了幾年，才由自己看清楚這稱義的觀念，而且得到充分的信心，認此爲惟一正確的救法。但帶改革性質的主張與要求到一五—五至一六年在大學演講羅馬書的時候才開始。聽講的學生很多。其中有瑞典少年皮特立(Olavus Petri)。此時路德開始改變目光，不望自己，而望世界，發動改教的工作了。他所以如此的原因，一半是由於從一五—五年

之後，擔負了新的職務，與教會實用的生活發生了密切些的接觸。因此這一年是他歷史上重要的一年。他因代替威丁堡教會患病的柯甫，所以除了教書之外，另有許多牧養教會的事。他又兼德國中部奧古斯丁修道會副監督的職務，所以又須多出外作視察與組織的工作。他所作工作之多是很驚人的。他一五一六年十月裏所寫的一封信上帶着詼諧記他種種的工作說，「我實在要兩個書記才能寫完我一切的信。此外，我又是修道院的傳道先生，吃飯的時候也是一樣，他們甚至要我每日在城裏的禮拜堂講道。再，我又管理大學研究的工作，作我本會的副監督，作十一個修道院院長的事。在這一院要照料食魚的齋期，在那一院要給他們斷事。我還要研究保羅，寫詩篇的講稿。我少有時間按規矩守我的禱告，少有時間照所應當的防備魔鬼，世界，情欲的攻擊。看看，我這人何等忙呢！」

正在這種忙迫之中轟然一聲，發出了一道閃電，被注定發出第一次的光來，照耀路德在安靜

中所經過的掙扎和關係他自己靈魂得救的最後勝利。

這道閃電就是所謂「十全赦罪」(Plenary Indulgence)的買賣。當中古時期教會有一種道理，以任何人加入十字軍，就可得十全的赦免，意即赦免他因罪所得今生與以後在煉獄的刑罰。但凡無機會加入十字軍的，只要捐納多的金錢，也可得到同樣的好處。所捐的錢，在起初，原是為賑濟有病與年老無靠的人，並不是要做一種收入。但這種捐款不久就顯明是教會最好的收入，於是錢的問題就成為教會的大事了。十字軍停止之後，教會另創了每逢「禧年」及別的大節朝覲羅馬的規矩，藉以繼續徵人民的赦罪捐款。

但行的日子久了，自然難望人常買這種值錢的赦免，而且買的人縱得了今生與煉獄刑罰的赦免，而仍有下入地獄的危險。為補救這種缺憾，就應用告解聖禮，因為只有這一個禮有力量足以連永遠也包括在內。結果就創辦了赦罪的買賣，使人

買赦罪的券，凡買的人可有權向任何神甫認罪。神甫的責任就是對這認罪的人，當他在世或遇着性命的危險時，給他一全盤的赦免。有喪失良心的神甫每與賣赦罪券的同行。人買了赦罪券，得赦免暫時的刑罰，就隨即往神甫那裏去認罪，又快又容易得赦免永遠的刑罰。這種無實在悔改心的認罪與宣赦雖與當時教會的教義不合，但因有賣赦罪券的事，這種認罪與宣赦仍是到處風行。因此我們要在這裏敘述這件中古時期之末如此風行以金錢買賣赦免與永福的事，是十分合宜的。

就是這種赦罪券的買賣引起了路德的抗議。這種買賣多有營私舞弊的背景。勃蘭登堡的亞勒伯特(Albrecht of Brandenburg)爲一窮而有野心的少年公爵，他在一五一三年得了兩個德國的主教區，一五一四年又得了買音慈(Mayence)大主教區。他得到這幾個主教區是由於賄賂，須付巨款給羅馬的教皇利歐第十(Leo X)。又因他年齡不合（僅二十三歲），且非得特種許可，一人不得兼領數區（爲教

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律不許)，因此他所繳的款更要加多。但亞勒伯特無力付此巨款，總計約五十萬金之多。後來決定由利歐第十為全勃蘭登堡（即德國北部大半的地方）宣佈赦罪的禧年，並派亞勒伯特在八年之內為此事的總裁。名義上所收赦罪的款將用為修羅馬的聖彼得大堂，但暗中約定亞勒伯特可取總數之半還他的巨債。此時利歐第十也負債纍纍，急急需款。但賣赦罪的款，就是順暢，也須幾年的工夫才可以籌到這麼一筆大款。結果，只好吃靈於奧斯堡的富格耳銀行（Fugger），這銀行是那時候最大的。富格耳銀行代他預付此巨款給教皇；作為抵押，銀行就有權從赦罪款項下代收亞勒伯特所應得的那一半。一五一七年開始賣券之後，實際成了一種營業。赦罪券就等於兌換永福的支票。為普及銷路，他們採用了一種像遞進稅的辦法。窮苦的人可免費得券。為農人，為死者，納費四分之一姑旦（一姑旦約合二十元），工人納一姑旦，商人納一姑旦半，遞加至主教公侯納二十五姑旦。亞勒伯特的總經

理爲一多米尼古會的修道士，名叫特次勒Tetzel，這人對於賣券的事甚爲努力。他是個寡廉鮮恥的人，但就一般的售券人說，都與他不相上下。他用欺哄狡詐的言辭宣稱他講臺旁所立的十字架，其能力與各各他的十字架相等，他用赦罪券所救的靈魂較之彼得保羅用講道的方法所救的還多。凡特次勒帶着旌旗，音樂，燈燭遊行之處，極多的人簇擁着。

特次勒到了撒克遜境內，選侯腓勒德力卻不許他入境。腓氏在德國公侯中爲最有才而最受尊敬的人，也是忠實天主教徒，曾盡心盡力搜集貴重的古聖遺物造就人民。在威丁堡禮拜堂中藏有各種各色的古聖頭骨，碎片，齒髮等類之物。還有種種奇怪之物，如使徒巴多羅買全面部的皮，曠野的嗎哪，亞倫手杖的片段，馬利亞乳房的一滴乳，伯利恆遭屠殺的嬰孩兩片皮肉，耶穌在馬槽躺臥過的一捆草，甚至還有摩西在何烈山時上帝從火焰中向他顯現而未被燒毀的一小枝荊棘。在一五一

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八年此類古物的總數共一萬七千四百四十三件。當古聖紀念日把所有遺物都陳列在禮拜堂，凡來朝拜的人都可敬謹觀覽，每瞻仰一件，可得一百年的赦罪（即赦免今生的刑罰，與行一百年的懺悔相等）。據腓侯宮內的神甫施巴拉丁（Spalatin）戲謔的計算，每人赴這節期一次，足能得十二萬七千七百九十九年的恩赦。此時腓侯認為他境內的人民不必花錢向外人買赦罪券。再，就政治說，他又是反對勃蘭登堡的，因此他不許亞勒伯特售券的人入境。但特次勒在撒克遜邊界開設着售券機關，威丁堡的人民仍爭先恐後的去買十全赦罪券。路德視察教會時，人民把券給他看，口稱無須懊悔，他就應該給他們宣告赦免。但這與他在新約所找出和他平素所經驗的救法太不相同，所以他再忍耐不住。

路德為公開反對赦罪券買賣，其日期及地點自然以選侯陳列上述各遺物時為宜。當古聖日各方的人必集於威丁堡，而且人人必都注意赦罪的

事。這在人民的心理上正是好說話的時候，而威丁堡禮拜堂也是說話的好地點。恰好這禮拜堂也是大學的禮拜堂。路德即以大學教授的資格出來說話。對於這賣赦罪券的問題，他作一種詳盡的討論，因為他深信凡不能證明合理的習俗弊端，教會都應該廢除。這類的討論是教會常舉行的。平常是由某教授用拉丁文提出某種問題，請大學的人對此問題舉行辯論。

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古聖紀念前一日），人民齊集威丁堡禮拜堂舉行晚禮拜時，堂北門首釘了一大張招貼，顯然是印好了的，這招貼用拉丁文博學的款式寫着討論赦罪問題的九十五條，下署此文作者哲學神學碩士，現任神學教授兼神甫聖職馬丁路德請與任何願意討論此問題的人公開辯論。這九十五條論文的數目與亞勒伯特給予特次勒售券訓令的數目相同。論文的內容係根據作者保守的性質與個人的經驗。他良心上覺得這是他的本分所在，應出來反對這種甚至深入他

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自己教會中的賣赦罪券的荒唐之事。再來，他也有意要釋明教會一般人對於赦罪一事的疑信不決的意見。我們以前已經說過，天主教會從未正式教導過人赦罪的恩是可用金錢買到的，但那些賣赦罪券的人却給予人那種印象。路德在論文上所攻擊的是那種藉赦罪券可得到赦罪與拯救的宣傳。他絕無意思攻擊當時教會所已成立的以赦罪券代替今生的刑罰或行懺悔的教義。他是教會的忠實信徒，只願幫助教會防止由教義而生的流弊。

雖然如此，這九十五條仍可正確的視爲一新時代歷史的起點。我們可想像這新聞起初是怎樣傳開的。十月三十一那天來做下午禮拜的人聚集在釘那條款的禮拜堂門前。一個通拉丁文的學生把條款譯成德文給大家聽。聽的人越發加多。繙譯的人只得大聲的繙了又繙。這一個學生繙譯的乏了，另換一個繼續的繙。不久就來了極多的人，人人都很興奮的聽。那日晚上威丁堡人滿爲患的各家各戶少有談別的事的。

學生們——違反路德的本意——立刻把這些條款譯成德文付印發行了。不數月這篇文字就傳到了全德國，甚至傳到了歐州大半的國家。有人驚奇的說，「似乎天使在當傳遞的人」。人民在這篇論文中找着了甚麼呢？正是路德在羅一章十七節所找着的。這九十五條是路德第一次對世界宣告他在威丁堡修道院由痛苦的經驗所獲得的結果。第一條就開宗明義的說，「我們的主及師傅耶穌基督所說的『你們要悔改』……（太四章十七節）是要他信徒的全生活都成悔改的生活」。第二條說，「這節聖經不能說是指聖禮的悔改，即以神甫依職務所行的爲中保而舉行的認罪宣赦禮」。關於赦罪券的誤解在第三十二條受了苛刻的審判，那一條說，「凡自以爲有了赦罪券即確知得救了的，將與他的師傅一同永被咒詛」。以後在第三十六三十七條更提出了積極的話，那兩條說，「每一個基督徒，若真實悔改，縱無甚麼赦罪券，就有罪與刑罰兩樣完全的赦免」，「每一個真基督徒，不論活的死的，都與基

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督和教會靈性的恩賜有分」。在第六十二條路德又說了一句具體的話，「教會實在的財寶是那講論上帝榮耀和恩典的聖福音」。九十五條的結語是，「應訓誨基督徒盡力跟隨元首基督，雖然遭遇十字架，死亡，地獄，寧可忍受大患難進入天國，強於倚靠一種假平安」。

我們可說，這些條款的基本觀念（這觀念路德認為仍是真天主教的道理）即解放信徒脫離教會包辦一切的制度，引他們藉着日日悔改和信靠與上帝成立直接的關係。人民本能的，雖然起初只是隱隱約約的，覺得這是那浪子找着了回到父家的路。於是結果就如同一陣有肅清能力的大風吹破了中古時期的沉悶之氣。又如一大石頭從基督教的胸前被挪移開了，使他可自由呼吸。人民得了一種預覺，宗教改放之後，他們可自由自在住在上帝美好的世界，可無憂無慮享受這世界所能貢獻與人的。他們信靠一位仁慈的父，就能應付人世種種緊迫的問題。自從這九十五條發表以來，文化生活

的任何方面，甚至連經濟與實業，幾乎都爲路德這因信稱義的道理所逐漸潛移默化了。我們再說：路德自己就是人類歷史上宗教能力的一個啟示，就是世界真實的更新必須來自超自然界的一大事實的明證。

另有一點加深此九十五條對德國各界人民所發生印象的即此九十五條也含有國家思想的色彩：這些條款也是反對因赦罪券而使本國金錢受外人的掠奪。但我們須知這裏面究竟是以宗教爲中心的觀念。這一紙條文竟成了推動冰山的能力，既動之後，其勝利的進展無可阻遏。

第七章 路德遭受攻擊

路德的九十五條自使亞勒伯特的赦罪券買賣大受損失。因此他立即將路德的事呈報羅馬教皇。有勢力的多米尼古修道會原與奧古斯丁修道會積不相能，今因特次勒的事以為受辱，竟加重呈文語氣，控路德叛離正道。於是一場控告路德背教的訴訟由此而起，幾歷三年，至頒佈教詔並召開沃木斯 (Worms) 會議時才告結束。

這一個文藝復興時代典型的教皇利歐第十為此時羅馬的統治者。他所感興趣的是藝術，狩獵，傷風敗俗的戲劇，而不是教義的純正，但他侄兒紅衣主教麥第奇 (Medici) 很熱烈的辦理控告路德的這件案子。他派人充原告，由精於神學的人研究路德的九十五條，並組織法庭搜求背教證據。路德接了公文，限六十日內親到羅馬受審。當此緩刑期間，羅馬的當局發現了一個處斷此案更快的辦法。

多米尼古會用路德的名作了一篇毀謗教皇的文字。這就是好憑據告路德爲惡跡昭著的講異端的人。因此無須遵照平常冗繁的手續，可代以『立刻判斷』的辦法。這是聽了那頑固狂熱的紅衣主教兼律師薄奇 (Pucci) 所出的主意而辦理的。教皇停止了平常辦案的手續，由原告請求『立刻判斷』。教皇當即說明路德荒謬的異端邪說，立即判決，出一革除路德及其徒衆教籍的教詔，送交駐奧斯堡國會會議代表紅衣主教賈雅譚 (Cajatan)，並命拘捕路德解往羅馬處以火刑。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惟恐路德聞信害怕，逃出法網。關於腓侯，他們應許再增加他威丁堡的古聖遺物，藉此誘他交出路德。

但腓侯，我們已經明白，就中古時期的情形說，可算爲一個很虔誠的人，他此時已經信服了路德福音的救法。這個他信的早，我們可直稱他爲『世界復原教第一個平信徒』。只是他對此新信仰仍守相當的祕密，不使一般的人疑他。他是特意如此，因爲如此可得到天主教人暗中的計劃，而知道怎

樣應付。這一次就正是如此。他力勸那博學且爲人誠實的賈雅譚與路德作友誼的晤談，藉以求到諒解。若然，他就能使路德覺悟他自己的錯誤，而加以改正。此時路德正身體有病，神思不樂，所以他得知賈雅譚召他前往奧斯堡相見時，他以為死期已經臨到。然而他仍動身前往。他心裏特別不安的是自以死的不名譽，致貽羞於父母。但他仍寫信給爲他擔心的朋友說，「我站的穩固。願主的旨意成就！就是在奧斯堡，就是在敵人中，也願耶穌基督作主！願基督活，馬丁死！」

在奧斯堡銀行家富格耳家中，路德見了賈雅譚，因賈氏住在那裏。路德用過度謙卑的樣子，按照修道士禮，跪着見了教會的這位要人。這使賈雅譚自信有資格與他談論那九十五條。可是這並不如他所想的。路德研究了教會歷史，在一五一八年十月謁見賈氏時曾三次證明他的九十五條不違反教會已經承認的道理。賈氏想恐嚇路德撤回條文，至此路德的謙卑就變成了粗魯。兩個都生氣了。那

紅衣主教對此卑賤的修道士見無良法，只有驅逐之一道。他對路德說，「走罷！若不撤回，就休再來見我」！施道比賜此時也在奧斯堡，他進言繼續舉行談話，但賈雅譚不允，說，「我不願再與那畜生談話，因為他眼光高遠，思想怪異」。

為路德的生命與自由放心不下的一些朋友一日晚上就領着路德離開奧斯堡了。賈雅譚對此無話可說，因為路德逃出奧斯堡正是服從他與賈氏分別時的話。賈氏也無法執行教詔所說的。見証的人太多，因此路德不能因那九十五條被定為有罪。若宣佈教詔，有使羅馬受辱的危險。因此教皇不得不趁早擱置「立刻判斷」的辦法，甚至連審判異端的普通程序也只得延期，要以後真有了法律的理由，才可以再定路德的罪。但教皇得到了這種理由，他發揮了一種赦罪的新教義，並公佈為教會的教義之一。這教義裏面有路德所攻擊由遺傳而來赦罪觀念的一部分。路德前此逃出的門路現在却被堵塞了。因此控告路德傳異端的案子可再進行

了。

路德在奧斯堡時，對於教皇一片天真的信任並以教皇願意隨從真理的心受了一次猛烈的打擊。他一回到威丁堡，就上訴，但不上訴教皇，而上訴執有宗教事務最高權的總議會。這在過去的百年之間許多忠良的天主教人都這樣行過，而路德仍認自己是忠於天主教的。但教皇宣佈這種上訴是異端之尤者。因這緣故，他與賈雅譚的談話就成了脫離羅馬教會之軛的第一步。

與以上一事有密切關係的是路德全部的宗教思想得了一新而顯著的進步。這在宗教歷史的演進上給我們開了一新的景象。照古時的異邦宗教，人常害怕因驕傲自恃的緣故招惹有忌刻心的神明的忿怒。只有一個宗教可使人得到完滿的安慰，那就是聖經的宗教。耶穌把全心信靠上帝的道理教訓人了，保羅對這道理有時有極熱烈的讚揚。但這種個人對於上帝的信靠心不久就為天主教的律法主義所破壞了。教會出來掌握着人與上帝所有的

賬目。個人信靠上帝恩典的心反爲教會認爲僭妄狂傲。路德重新發現因信稱義，恩典的宗教之後，對於得救的確據就應該推想得出來。但他過度謙抑，不願這樣作。這我們在他的九十五條中也可以看出來。以後直到路德不能不推倒教會的權威與教會對於人的靈魂所握保衛之權時，他才明白福音的信仰與信徒個人得救的確據是同行的。他一明白了這一層，那種確據所發得勝之聲就終身不會止息。由於這種覺悟，那畏懼宗教界掌權者的心理也隨之打破了。但他藉此也造成了天主福音兩教一無可超越的界綫。路德所講個人所有得救的確據，以前與現在，都爲天主教人視爲最大的僭妄，是宗教世界的叛逆。

路德不久又要行第二步，而那不是由於他的本意。他從來沒有思想過要藉重腓侯之力反抗教會。反之，他決意秘密逃往巴黎，以免腓侯受紛爭之累。腓侯因路德的上訴的一事誠然處境困難，但腓侯不願對路德作賣友的事。只因他的勸告不發

生效力，不得已就停止路德經濟的供給，以致路德因旅費無着，不得不放棄原有的計劃。他只得仍居威丁堡。他在這些不安的情形當中得以專心致力於文字的研究。一五一八年一個身材矮小面貌清癯年僅二十的學者到了威丁堡。他此時已因精通文字，尤其是聖經的原文希伯來希拉兩種文字，著名於時。他名叫墨蘭頓(Melancthon)。他起初不贊成路德的新神學，但路德並不因此不坐於這一個文字學大師的門牆學習文字。一五一八至一五二一年就是路德專心致志學習希伯來文與希拉文的時期，爲他以後譯聖經爲德文的偉大事業的良好準備。

此時教皇差遣侍衛大臣米勒提次(Miltitz)前往撒克遜辦理引渡路德的事宜。米勒提次自信可勸路德不再生事。路德也願意接受勸告，只要對方也不再生事。然而不久路德再被迫登辯論之場。這是在巴維利亞(Bavaria)英哥斯大(Ingolstad)大學(以後遷到了慕尼黑)。厄克博士(John Eck)爲

該校教授兼校長。一五〇〇年間他是天主教最大的神學家。他對於當時盛行的宗教辯論尤具特長。但他的短處是極端的狂傲無恥，藐視對方，且每用欺詐手段以求辯論的勝利。路德聲價的日高觸動了他的忌刻，他也曾參預多米厄古會誣告路德的陰謀。他此時想壓倒這威丁堡多事的修道士，這樣必可更受人稱揚。因為連奉教皇欽命前往辦案的神學專家也不能折服路德。厄氏寫了十二篇論赦罪券的文章寄給威丁堡路德的同事迦勒斯大 (Carlstadt)，這迦氏在一五一七年先對路德的福音觀念頗持異議，但不久就表示服膺了。厄克所寫末後的一篇論教皇有無上權威，極顯然的是對路德而發，因此路德認此為挑戰。至此，選侯，威丁堡大學的當局，或世上的任何有權勢的人都不能阻止他不去答辯。厄克擇定了與威丁堡對抗的萊普西 (Leipzig) 大學為辯論的地點。萊普西隣近為一般人所畏懼的胡司 (Huss) 的徒黨所住的波希米亞 (Bohemia)，因此在萊普西早已養成了一種仇恨異

端的心理。萊普西屬撒克遜公國（撒克遜分爲二部，一爲選侯屬地，一爲公國）管轄。此時公國的元首爲喬治公爵，這人在德國的王侯中爲路德終身最大的仇敵。

喬治規定這一場動人的辯論應在他宮內的大禮堂舉行。遠近的多少學者與平常的人都去參觀這熱鬧的場合。一五一九年六月的下半月厄克先與迦勒斯大開始雄辯。但迦氏的辯才不如厄克，因此失利了。路德隨即就爲擁護威丁堡派的主張而親自出陣。七月四日路德就與厄克首次作公開的舌戰。路德的講臺挂着他所特奉的聖徒馬丁的畫像，厄克的講臺上掛着斬龍的聖徒喬治的畫像。這兩個聖徒究竟誰強誰弱呢？路德鎮靜，詼諧，手中握花一束滔滔的辯論。他感覺他的主張高於對方，而於辯論一道亦在大學素有訓練。就有關係的赦罪券一個問題說，厄克的種種詭譎之論都因路德對聖經與教會史淵博的學識而失效了。因此厄克立即轉到最後論教皇有最高宗教權威的一條。但

就在這一條，路德借助於新約聖經及教會歷史也證明了教皇一職爲較後的產物，非出於基督，且爲第三世紀時的著名教父所不知。但在厄克這方面，他又能證明路德的主張不獨違反教皇的制度，且不合教會大議會的決議。他說，路德的道理是與百年前被處火刑的胡司的道理是一樣的引人離叛正道。路德初聽了他的議論所要發生的這種結果，不免驚懼。但他心裏仍覺得厄克的結論是對的。因此他爲順從良心的緣故，不得不採取一大膽的步驟說明胡司的一些道理，這樣就否認教會的大議會亦有決定宗教事務的絕對權威。於是路德就只訴之於聖經所載上帝的道與受上帝之道所約束的良心。只有上帝的道是絕對無誤的。但連聖經，路德亦要求有正當的證據。不在乎聖經的字句，而在乎聖經「講說基督」，這是他在基督教世界所建設的絕對權威。不是拘泥字句，而是白白給人的福音的恩典爲路德所持聖經的意義。就在這次萊普西的辯論中路德已經不認雅各書合格，因爲——照他

路 德 遭 受 攻 擊

很片面的解釋——雅各書不『講說基督』與因信稱義。

第八章 路德初期的改教名著

萊普西辯論的結果使路德自此以後在天主教人眼中成了一個聲名惡劣叛教的人。但這次辯論也使路德更明瞭徒然消極的批評教會的狀況是不夠的。他必須說明他觀念中積極的新的方面，因此可準備改革宗教與教會各方面的生活。爲達到這種目的，他著了大大小小許多的書。路德若在一五一七年以前很少著作，那一年以後他就不但著作最爲豐富，而且爲德國有史以來最大而最有名的著作家。他用字的切當，證據的有力，信念的強烈，都有非常的果效。他的文字有時集中一點，犀利如鋼，有時才思奔放，波瀾壯濶。他用聖經與通俗的語句比喻說明至艱深的理論思想。他又時帶詼諧，雖然他的詼諧有的粗俗，不合我們現代的風格。他的辯論文說的固然切當，但不免時有過火之處。他把德國中部那種笨重文字運用的卻非常靈

活，造成了一種新樣式。他一握筆就如受了靈感的先知。

路德初期的改教名著，內容的豐富，我們在此不能敘述。他著作上最重要的一年爲一五二〇年。這一年的書有五本應特別提出來敘述。二月他出了善功演講錄。在這本書裏面我們有路德論信與自由的全部道理。善功徒令人惴惴不寧，「信卻在我們裏面造出一歡樂安定的心」。只要有信，凡所作所爲，那怕是極小的，在上帝面前也是善的。

五月路德出了論羅馬教皇一書。他這本書打破了凡服從教皇者的有形團體即爲教會的觀念。他另以一更大更廣的普世教會代替天主教會。凡有傳福音並正當施行聖禮且因此二者使人醒悟相信基督獲得生命的地方即有此普世的教會。教會爲一切相信基督的人結合而成的無形的團體。教會是「聖徒相通」。這一個教會，其實在性與教皇的教會一樣，只是不再是一個律法機關，乃信的團

體。牠不單是無形，也是有形，其有形即在正當講福音與施行聖禮。因這緣故教會少不了『道的職分』。問題不再是一種特殊的祭司階級，乃是一種牧養教會的職分，與其他職分一樣，其工作同受掌權者的保護。照路德這本書裏面的觀念看，雖未明言，却含有一要求，即此稱為教會的靈性結合必須有一與聖靈相稱的身體，即一有形有體的組織。但此組織可依外表的情形而不同。福音教會與天主教會不同，可有種種色色不同的組織。使教會有生命的不是身體而是靈：福音。

八月路德出了論政教衝突的最大著作，即上德國基督教公侯書。他在這本書裏面反對教皇在靈俗兩界的權威及神甫與平信徒地位不同的天主教觀念。路德不認惟有教皇有權解釋聖經，並召集大議會，而神甫也不得比鞋匠鐵匠有更大的權利。每一個人應該自己讀聖經，找着到上帝那裏的路。他說，『我們都是祭司，同有一信，一福音。這樣對於信我們為甚麼沒有權了解並判斷甚麼是對的甚

麼是不對的呢！？德國執政的公侯可自行召集大議會，商定改良教會的事宜，而且路德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大改革計劃，不但包含宗教的事，也包含社會的經濟的事。總而言之，路德在這本書上力行攻擊中古時代教皇有權干涉屬世的社會的觀念。爲代替這種辦法，路德主張，政府既爲上帝所設立的一個制度，就在牠的範圍以內充分有權決定政治與社會的事務，而無須教會的干預。這是現代政府的一個根本觀念。政府既爲上帝所設立，就是合基督教的，甚至有宗教的責任，此責任即肅清一切妨礙自由純正傳福音的事。（照路德的主張教會可與任何種政府合作，並可儘量讓政府辦理醫院，學校，救濟貧窮等社會事業，但政府須給予教會充分的自由對國民傳福音，並按照基督的話施行聖禮）。路德自始即認政府所有宗教的任務只限於以上所說消極的一方面，而非如天主教人所要求的可積極用壓力強迫人接受教會的信仰，這是很重要的一事。教詔上判定路德的罪，其中有一條即：『用

火刑處置講異端的人有背聖靈的旨意」。再，路德的言論固有愛國思想在內，然而不單是爲愛國。不過是在基督教上面加了一番愛國的渲染而已。基督教並未失其獨立之性。

十月路德又出了一本更重要的辯論性質的書，即教會被擄於巴比倫，爲一種講教義之作。路德在這本書上連根推翻了天主教所講的敬虔，打破了禁錮教會的巴比倫監獄，這監獄即彌撒與七聖禮有法術能力的信仰。這種信仰阻礙信徒不能自己決定他與上帝的關係，而須將一切權柄置於掌管彌撒及聖禮的神甫之手。路德僅僅保存着基督教所設立的三種聖禮（聖洗，告解，聖餐。以後又廢了告解）。然而他對於這幾種聖禮的看法非如天主教人視爲得救的工具，乃是照福音的看法，以聖禮爲上帝有形的道，只有藉着信才能救人。

路德在這本書上從那「惟一救人的教會」天主教的懷抱裏奪回了人的靈魂，把牠放在上帝面前，不使再隱身於教會，不自己負責。他在每一個人心

裏找那他自己經驗過的痛苦與救恩。路德的書以這一本爲最引起了騷動，因這本書的用意在改良爲教會至聖所的教義。這本書使人從游移不定的中立境界出來，而須自行決定或是贊成或是反對。連英國有學識的君王亨利第八也覺得必須著書駁路德的主張，爲此教皇曾贈他「信仰之辯護者」的佳號。（但這仍不能阻止亨利第八以後不推翻教皇在英國的權柄）。另一有天才的人，名叫布根哈根（Buehagen），也是修道士，這人起初厭棄路德的著作。但他仍不能不看他的書，結果，他親往威丁堡去見那作者。自此他就服膺福音，做了威丁堡教會的牧師，而爲路德最有名的助手。以後我們再要講他的事。

末了，在十一月，路德作了一本小而語調平和的書，即基督徒的自由。他作這本書是應同輩的請求，最後一次與教皇作和平的解決。這本書被人斷爲他著作中最高尙最成熟的書。這也是改教運動中最重要的靈修書，照路德自己所說的，裏面包含

着「基督徒生活的總綱」。這本書也表明路德所主張的在道德生活上是一種何等的進步。書的總題是：基督徒爲一自由之人，爲一切人之主，不爲任何人的僕役。同時基督徒又是一切人的一個順服的僕人，受一切人管轄。信與愛把自由與服務結合爲一了。這本書裏面也是以上帝的道爲中心。「我們要認清，也要確定，靈魂缺少別的都不要緊，但少不了上帝的道；沒有上帝的道，靈魂就無處求助。但靈魂若有了道，牠就是富足的，不缺少甚麼」。基督教被高舉在一切受造之物以上，爲一切生命的基礎與鵠的。

第九章 受審與勝利

路德出版上文所說的最後一本書之時，控告他叛教的判文已經公佈在先了。但判文的措辭顯然很為困難。先借助於西班牙尼德蘭 (the Spanish Netherlands) 的盧溫大學 (Louvain) 一些教授所起的草稿，然後定為咒逐的正式教詔，並由利歐第十於一五二〇年六月十五日簽署於狩獵的宮裏。若路德於六十日之內不撤回其著作中四十一點叛教的文字，他的著作就應加焚毀，本人亦應遭咒逐。這樣給路德一次最後的緩刑，可說是意外的寬容，而且表明教會為路德所持福音的主張而要定他的罪也何等不易。但教詔終於下了。教皇並指派兩個檢察官司宣佈並執行教詔的事宜。其中一人名亞良德 (Aleander)。奉差往尼德蘭去見新皇。我們以後要論到他。第二個即我們在萊普西認識過的厄克博士。他奉差前往德國，好對路德及其一切友人

施行報復。但結果沒有如願以償。因人給他所作恰當的譏諷文字，使他在德國已早成笑柄。他無論在那裏貼上教詔，就被撕下了。至於要焚燒路德的著作，連想也不能想。他費了大氣力並用狡計乘着黑夜才偷遞一份教詔到威丁堡大學，即認此爲路德接到教詔了。

路德見教詔之後，就充分覺悟教皇既阻礙救贖的福音不能普及世界，他就不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乃是敵基督者。因此路德決意棄絕這敵基督者和他的全教會。後來路德聽說亞良德執行教詔較之厄克順利，並當着他的面在盧溫大學第一次遵照教詔焚燒了路德的著作（此大學及其所藏珍貴的圖書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共付一炬，成了一焚毀天主教書籍的事件），他這種棄絕教皇及其教會的意志就更加堅固了。

一五二〇年十二月十日的早晨，路德認此日爲緩刑的最後一日，威丁堡禮拜堂的門上貼了一張佈告，是路德的同事墨蘭頓貼的。佈告邀請「凡

熱心福音真理的人，尤其是學生，於午前九時齊集城門外（即焚燒罹疫而死之人的衣服之處）以便遵照使徒行傳十九章十八節焚毀「教皇不敬虔的律書及煩瑣神學」。一時到了很多的人。路德置律書於柴堆之上以後，一個教授就點了火。這表示路德自此與教皇教會的律法制度完全脫離了關係。路德又走上前面。他顯然暗用約書亞七章二十五節的話，把教詔投入火裏，說，「你既毀滅了上帝的真理，所以這火現在也毀滅你。阿們」。至此，路德脫離了教皇教會的整個生活。最後他又把一本天使總論（Summa Angelica）丟到火裏，這書是中古時期為告解禮用的一本最為人愛讀的詭辯書。路德的這一着表示他當眾反對天主教會的全部倫理的教訓。這是路德歷史上的一大樞紐。他如今脫離了那律法規條握權的教會，已到恩典的教會與宗教的自由成形的時候。歐西教會的分成天主福音兩大支派亦以此為起點。

中古時期靈俗兩方的生活既全然混淆不清，

路德一五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一事的結果就使他一人(他自以爲如此)爲福音真理的緣故開始了一場與舉世相抗的大戰。照中古時期的社會組織,屬世的政府顯有責任,應對教會憑教皇所定爲叛教的人處以不法之罪或殺戮之刑。路德既焚燒了第一次的教詔,隨着必有懲辦叛教者最後的判決宣佈出來。但這大半在乎那些支配政府當局之人的態度如何。

這事前不久的時候,德國各邦的選侯由多才智的腓勒德力領導,選舉了西班牙少年查理第五(Charles V)爲德國皇帝。這人爲歷史上一大可尋味的人。他是保守中古時全基督教世界應一統於教皇與皇帝之下一觀念的最後一人。他誠心實意宣誓「護衛基督教,教皇,教會」。他既是這種人,自願盡力贊助教皇處理凡如路德這種事件的宗教事務。但查理又有一隻腳已經踏入新時代。他屬文藝復興時的人,有意要把他的朝代造成一至尊無上的帝國,連意大利的教皇國家都感受他的威脅。他

雖然要護衛教會，但又不顧教皇的意見，要照人本學者的理想治理並改革教會。他有兩個矛盾的目，願彼即失此，遇緊急之時，每使他無所適從。這在處理路德的案件上也顯而易見。他起初決意拿捕路德，處以火刑。上述教皇的代表兼檢察官亞良德更從旁慫恿。這一個有才而卑鄙的外交家爲一慣行賄賂狡詐的能手。路德的敵人以亞氏爲最毒辣。路德的改教運動未能暢行於德國與尼德蘭各部，即以此人的阻撓爲最大。他得到了查皇完全的信任，並如上文所述，他下手即焚燒路德的書。

但路德並不如他所想像的孤立無援。就在此時腓侯也沒有使他陷於困境而不顧。腓侯仍隱其真實的信念，且特意不與路德見面。這樣，使他容易些得到教皇的計劃，因此更能扶助路德。腓勒德力爲德國最有威勢的選侯，而且有擁戴之功，因此查皇不得不尊重他的意見。照德國的憲章，新皇應在德國最大的女仁堡城 (Nürnberg) 召集國會。但女仁堡此時發生疫症，查皇即擇定德國南部另一

大城沃木斯 (Worms) 爲會議之地。查皇第一次入他的新國召集會議，要緊的不可觸怒此新國的人民。

但路德在德國較之以前更受人愛戴了。這不單是他宗教的主張造成了這種同情心。自從他大膽焚燒教皇的諭旨之後，他的人品更爲人所景仰了。改教運動的得勝進步多有賴於路德出類拔萃的人品。在當時科學，文藝，美術復興的一班領袖（人本學者）之中路德多有負時望的朋友，如伊拉斯母 (Erasmus)，墨蘭頓，畫家底熱耳 (Albrecht Dürer)，克拉納 (Lucas Cranach)，詩家撒克斯 (Hans Sachs)，武士胡騰 (Ulrich von Hutten)，西金恩 (Franz von Sickingen) 等人。這些人都深爲他爭宗教自由的戰爭所動，且已部分的服膺了他的信仰。墨蘭頓擔任神學，用澄澈的語句表達新的思想，成爲路德最得力的助手。克拉納做了路德的知己朋友，用圖說，並廣播路德的肖像，贊助他的事業。胡騰用通俗體的詩諷刺教皇。西金恩願意請路

德住在他的堡內，以資保衛。

當時學識最淹博的伊拉斯母早不很久已經作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即極力抨擊教會的弱點，更爲重要的是使人再得讀新約的希拉原文的經文。這兩樣都是爲路德作的一種清道的工夫。伊拉斯母無疑的不了解路德內心信仰的生活，而路德又慮伊拉斯母愛文藝的心多於宗教，以致有使基督教變爲毫無鹽味的人本主義宗教的危險。因這緣故路德在一五一六年就發行了一本對伊氏的梗直批評，引起了伊氏一時反對路德。但以後反對路德的聲勢繼漲增高時，伊氏即感覺他們兩個所奮鬥的多同爲一事。因此他自一五一八年之後就加入腓侯一邊，作路德最得力的擁護者。這在他一篇說得很切當的諷刺文裏面可以看出。他說，「路德犯了兩個大錯，一是他攻擊教皇的冠冕，一是攻擊修道士的肚腹。」伊氏直接反對亞良德的要求，而爲路德辯護，因他害怕學術的自由將因此受侵害。在這場辯論中這位憂時之士說了他一生最有力量的

話：「路德可被壓服，真理却永不能被壓服。把路德從藏書室裏除掉固屬容易，但把路德從民衆心裏除掉，卻難而又難」。伊氏所倡平民的簡易基督教也頗與路德所倡信徒同爲祭司之理相合。在那危險期間伊氏用著作作用會議力爭路德的案件不應由教皇判斷，而應由富有學識的法庭處理，這是救了路德性命的一大力量。德國的人本學者多因伊氏的關係，成了路德的贊助者。他又作了當時一篇最刻薄的諷刺文，把路德的敵人，特別是盧溫大學的神學家，說的無地自容。

查理第五經過人本學者的勸告和腓勒德力的外交以及諸邦首領之力雖有亞良德從中極力破壞，仍與國會約定准許路德到沃木斯受國會的審問。爲此皇帝與諸邦首領給了路德生命安全狀。在此期間不得有甚麼攻擊路德著作的判決，路德在未受審問以前也不得再發表甚麼著作。此時皇帝寫給這被咒詛的修道士的信用的是「尊貴的，親愛的，敬重的！」的稱謂。這種稱謂不僅是表面的客

套，還另有其重要的意義。路德被召至沃木斯受審爲世界歷史上一非常的事件。這是第一次破例，政府不以教皇所咒詛的人卽爲罪犯，且准許平民所組成的國會審問一個被教會握最高權的教皇已經判決的宗教案件。其實單是路德之被召至沃木斯卽是摧毀那建設中古社會的基礎的起點。

路德往沃木斯受審，是對教皇和他的教會把持教權所施最後的破壞。他從胡司與薩沃那柔拉 (Savonarola)的結局雖然明知政府保障叛教者生命安全之不足恃，而他仍立即遵命前往沃木斯。他在起程以前的講道辭現在仍有保存着的，由這些講道辭看，路德此時心中何等安泰。有些勸他不可冒險往沃木斯去的，他回答說，「兄弟馬丁的結果如何是不足算的，足算的是要把真理說明。你們要我無論行甚麼事都行，只是不會逃避，不會屈服」。他在德國一路之上見到處有人引領瞻望這爲人人心目中所渴慕的真理而爭鬥的人，愈使他心雄氣壯。但他在路上一個城中看見了政府的一張告示謂皇

帝諭旨，應立即焚燒路德的著作。亞良德終勝過了腓勒德力的手腕與人本學者的警告。他利用皇帝因一次重病與受苦節禮拜而增加的宗教熱忱，說動了皇帝，要他不守與諸邦首領所定的約，不等國會審問路德，即行定路德的罪。但此反復無常的舉動足使德國的帝權以後付重大的代價。

亞良德因這次的變動希望成就兩件事情：(一)使國會所要審訊的是一件已成的定案，好藉口將案件脫離國會的手。這一層亞良德也辦到了，因此使路德的地位愈加危險。(二)使這叛教的首領害怕，不敢到沃木斯來。路德也明瞭若是他的著作被定了焚燒，他自己也不久要遭遇同樣的結局。施巴拉丁及其他友人竭力警告他，不可前往。但路德從不害怕。『他們縱然從威丁堡燒着火直達到沃木斯，並且燒與天齊』，他也是要往沃木斯去的。有別人警告他的，他又回答說，『房屋可燒毀，但真理不能燒毀。雖然沃木斯的鬼魔多如屋上之瓦，我仍然要到那裏』。敵黨既見無法恐嚇路德不往沃木

斯，就另施用手段阻撓他。此時皇帝已用豐厚的俸祿收買胡騰，供其驅使。胡騰想用計叫路德在路上就誤，因此不等到沃木斯，生命安全狀就逾限了。但路德平日應付事變的那種深遠的眼光與機智這一次救了他不入人的陷阱。他直往沃木斯前進，毅然決然要「使撒但驚恐，使其蒙羞」。「雖有地獄的威勢與空中的權能」，他仍是到了沃木斯，於午餐時(約午前十句鐘)由一百名騎士前擁後隨的進城了。

路德所到的是一所奇異的城。那裏的國會是一種全基督教界的會議。查皇已於一五二〇年十一月帶領大隊騎兵，二千六百人，到了那裏。行轅設於主教宮中。次年一月至二月各邦的首領到了。這次會議計有六十六個邦君，百餘公爵，十五個外國使臣，及幾個紅衣主教等。此外有各地的商人，自西班牙，意大利，北歐諸國來的；有遊民，痞棍，衙役，娼妓，軍人，人本學者，星相家……雲集於沃木斯。此城平日有居民七〇〇〇，而較大的旅

舍只有二家，但在會議時人口陡增一倍以上。房屋缺少而無法補救，連路德也有這困難，而物價飛漲更無限制。再此時沃木斯的生活，前已說過，是最敗壞的時候；「就像羅馬的生活」。除了皇帝之外幾乎無人注意那時正是預苦期。宴會與賭博日夜不絕。有一主教一禮拜之內輸了銀幣五千元（合現在通行之幣）。某紳士一回骰子輸了一萬元。七十二個貴族一夜之間飲了一千二百法磅的酒！多人因過飲而喪生了。其中最壞的莫如年僅十六的赫森公爵（Duke of Hesse）及其侍從一〇八人。盜竊凶殺幾乎每夜都有。路德未到以前的一個半月皇帝的掌刑官已用絞溺等刑辦了一百個殺人的兇犯。種種淫亂的事，更不必說。這裏就是真所多瑪蛾摩拉，而福音真理的結局反在這樣的一個地方要見分曉。

按亞良德所說，路德到沃木斯有如一晴天霹靂。查皇因先既應許路德生命安全，後又出了上述的佈告，所以處在兩難之間甚感不安。紅衣主教蒲

奇與亞良德已設計立刻拘捕路德。路德進入城門時，城裏禮拜的鐘樓上吹號歡迎如歡迎王侯一樣，並有皇帝的衛隊伺候着要迎接他入主教的宮中，其實就是他的監禁所。但國會中路德的友人早窺破了這種詭計，隨即領他到了腓侯駐節的約翰會人的會所。路德下車時，有一神甫急忙進前摸路德的衣三次，以他爲一行異能的聖徒一般。亞良德徒憤憤的看見他那教會所養成的迷信當此緊急之時也如何袒護這叛教的人。亞氏曾在日記上記着說，「那時路德用他的鬼眼望着羣衆，呼叫說，「上帝必與我同在」！」

雖然如此，亞良德並不放棄他原定的計劃。急卒之間決定國會於次日下午即行開會。但會議並不照常例在法庭舉行，而在主教宮中一間小些的房子內舉行，以免多人入內旁聽。路德就在這裏要受審問。他們決定以皇帝所出的佈告作爲審問的根據，即路德的著作已被判爲異端。須再問路德一句，就是他是否願意撤回他的著作。同時所發的

問語，其方式將使路德無論怎樣答覆，也無可閃避。因此必宣判有罪，不必再經審訊，即可視為囚徒，解往皇帝的京城馬德里（西班牙）。

但腓侯應付此事的才能並不弱於對方。他探悉了所定的問題，由他的顧問把亞良德所定審問的計劃示意於路德。然而這種抵制的計劃險遭了失敗。路德在寓所中沒有一間獨居的房子，直到夜深還有各種好奇的客來麻煩他，以致無機會靜思休息。次日下午他就要在主教宮中面見皇帝與國會。宮前人衆擁擠非常，路德只得由人領着走後面的巷子進去。據傳說，他在門前時，有勇武的武士弗仁斯伯（Frunsberg）對他說：「小個子修道士，小個子修道士，你進行的路程，雖我和許多將士即在猛烈的戰爭之中也未嘗經歷過。只是你的目的如屬正當，且對你所行的有確切的把握，你就奉主的名，勇往直前。放心罷，上帝必不離棄你！」弗氏是否說了這話，不得而知，但弗氏確出席了國會。

路德到了前一間房子時，不知是偶然抑係故

意，叫路德站着等了約兩點鐘。他愈加心慌，以致到了那森嚴會衆面前，心緒愈亂了。他裝出愉快的樣子以掩其羞怯之態，說話時聲音低微不清，心神不定，頭左右轉動。這是亞良德所紀述的，也許是故甚其辭。其他親眼看見的人單說路德似乎是不安的樣子。這也許半由於腓侯的政策，要他強作此態。他未予聽衆以深刻的印象。據云皇帝曾說，「這修道士不會使我變成叛教的人」。

遇了難解決的問題每由那以狡詐見稱的特里爾城 (Trier) 大主教爲公斷人。因此這次是這主教的律師文厄克 (Von Ecken) 主持審問的事。這人爲一相貌堂皇而以才自恃的平信徒。他與亞良德私相密議，已得詳細的指導，爲此以後得了教皇優厚的報酬。他開始指着亞良德費大氣力所搜集攏來陳列在凳上的路德的著作，問他承認這些是他著的不是。路德忘了腓侯所告訴他的，正待說是的。但威丁堡大學的法律教授舒爾弗 (Schurff) 此次特來沃木斯充當路德的顧問，他見了這情形，高

聲說道，『把書名念出來！』這就要耽誤些時候，叫路德有機會用心思索。接着文厄克再問：『你仍然持定你的主張，還是願意撤回其中的一些呢？』這一問的用意在引誘路德軟化，藉以動搖他在民間所負的時望。若是他果然不願接受此調解的辦法，那麼，國會便無須再加審問。就可用立刻判決的辦法定他的罪。但路德，出乎一切人意料之外，未作直接了當的答覆。他說，他不能簡簡單單答覆是與不是；這有關基督教最基本的要道，因此他請求有時間考慮。這很不像路德平日的樣子，但腓侯先已授意他如此答覆。腓侯要多有時候與國會的人接洽。但腓侯的這計劃沒有成功。與撒克遜在德國爭雄長的勃蘭登堡已運動國會決定，路德應於次日下午作最後的答覆。但因這短時的遷延局勢已起變化，使路德不但有說明他被視為異端著作的權利，且為本分所在，不得不加說明了。亞良德明知他所計劃的已成泡影。既見結果如斯，他就不再參加第二次的審問。只好在日記上記他與未經正式

受 審 的 勝 利

結婚的羅馬女子生了一個兒子的事，聊自寬慰。

路德受此第一次審問之後，由六個武裝的人本學者在英武的布舍(Hermon von dem Busche) 領導之下保護着退庭了。這布舍是此時保護路德最力的一人。亞勒巴公爵(Duke of Alba) 置於門前的西班牙衛士却對他大聲吆喝着「燒死他！」

腓侯外交的失敗却反使路德有了得勝的可能。此時他才能自由的順從他自己的判斷與良心。這短時的延期使他有了機會認識情形而定應付之策。那日晚上他因大聲禱告，恢復了力量。隣近有聽見的把他禱告的話記下來了，那是人與上帝角力所發出一至偉大罕有的禱告。以下是那禱告的一段：「上帝阿！上帝阿！我的上帝阿！求你扶持我，抵擋世上一切有聰明智慧的。求你扶持我！你必須扶持我！只有你必須扶持我！這事不是我的，乃是你的。我自己絲毫不與地上的這些大人物相涉。我寧可平安無事的度日，脫離這種紛擾。只是，主阿，這是你的事；是正當的，立在永遠的基礎上。真實

永遠的上帝阿，扶持我！我不靠甚麼人。凡屬血肉的，凡帶血肉臭味的，在這裏都不着用。上帝阿！我的上帝阿！你不聽我麼？你是死了？不是。你不能死；你只是隱藏了。……我的上帝阿，求你因你喜悅的獨生子耶穌基督的名扶持我。他的名是我的避難所，我的堡壘，是因着你聖靈的權能力量。主阿，你在那裏？我的上帝阿，你在那裏？來罷！來罷！我準備爲此大事甚至情願犧牲我的性命……我的身體，就是你手所造的，縱要破壞，完全消滅，只要有你的道你的聖靈，我也滿意了……我的靈魂是你的，是屬你的，必要永遠與你同在。阿們，上帝幫助我！阿們！」

四月十八日下午路德又等了兩點鐘之後，在六點鐘第二次入國會前庭。輿論要求皇帝揀宮中第一樓的大廳爲會場，以便容納多人到會。這是國會歷史上一可注意的事件，因爲自此以後國會的會議便成公開的了。路德也不是昨日的樣式了。這個年才三十七歲出身農家的修道士鎮靜的望着國

會的議員，共約三百之衆。他們是當時從政治，宗教，文化界來的一至莊嚴的團體。路德見那年輕面色暗淡的皇帝坐在佩帶光耀的紅衣主教與全副武裝的西班牙武士當中就如一隻羊羔處在狼羣之中一樣。他也注意這許多遠近來的國內王侯，國外公使，以及主教議員，其中還沒有一個人公開的贊助他。當時聽衆之多，以致除皇帝外幾乎無人有正式的坐位。路德入場時，會衆騷擾不靜，以後才恢復秩序開會。路德照法庭的常例跪下一膝，向皇帝致敬，並求恕他昨日的失禮，並聲述他生長於偏僻之所的修道院，不知見尊貴人的正當禮貌。這話給予會衆一良好印象。接着經文厄克簡畧說明之後，路德就一氣說明他的著作，而無一人攔阻。他「用一種平靜，勇敢，明晰而使全會衆都能聽到的聲音」說明他改革的主張。這位大演說家前此從未如此的說話。他是用德語說，以便諸邦首領以及窗外的聽衆都能聽懂。腓侯在國會爲路德所辯護的是：從宗教立場說，路德的著作是無可非難的，他被定罪

不過是因正當的批評了教皇的苛暴。甚至德國天主教的公侯也是恨惡教皇的。路德的演辭正與此上述二點相合。他特別說明在信仰與道德上他所講的是如何正確而合乎福音。以後也對教皇制度發了一陣雷轟。

黃昏之時到了，沿牆的火炬燃了，紅光照射着都注目望着路德的會衆。路德穿的是他修道會的黑色制服。他的儀容是不卑不亢的樣子。他寬額頂上的頭髮剃的光潔，他的櫻黑色的眼睛閃灼如火光。他說話的氣概決不像一個處在有生命危險中的人，乃像一個有得勝把握的首領。路德的德文演辭既畢，縱然衆人擁擠，濁氣不堪，文厄克仍請他用拉丁語重述一遍，以便皇帝及由外國來不懂德語的人都可以懂。此時連那勃蘭登堡的選侯也認爲太使路德費力了，因此不贊成此議。但路德終於再用其流利的拉丁語重述一遍，其有力與以前一樣，這使腓侯大爲得意。只有一次他的話被打斷，就是他稱教皇制度爲基督教「酷刑室」時，皇帝命

不要提這一節，其餘可繼續講說。路德結束時，特意注重這案件的最要緊的政治方面：他請求皇帝不要用武力干涉上帝的道，不然必有大難臨到，如洪水淹沒帝國。他說明，他之所以預下此警告，「是因我不敢放棄對我本國所應盡的職責」。皇帝因多習法語，所以對路德的拉丁語演講也許不完全了解。中間有幾段經人譯成了法文。但因他沒有明瞭一切所講的，所以在此緊急之時不能作有力的判斷。

路德的話終於要完篇了。他不願因受強迫而撤回他的著作。但他已經說過若有人以聖經證明他的論著有錯，他願安承教。這樣，他們怎樣處置他呢？畧有一個休息時間。此時衆公侯討論是否應對他作徹底的反駁。腓侯要圖延宕的計劃又失敗了。他們決定要立即解決。會議重開的時候，文厄克含怒發言，用拉丁與德語指責路德不應以空泛之言浪費皇帝與衆公侯寶貴的時間，而傷他們的感情。於是文氏命路德必須用簡截明瞭的語句

表示是否願意撤回著作。如果不願，就要將他交付皇帝辦理，像待胡司等叛教的人一樣。路德覺得他最後的關頭到了，但有更高的權能者在助他前進。他不屈不撓，用清晰的聲音只說了幾句話。雖然這幾句話不外是他以前屢次說過的，而說在此種情景當中，便成了轉動歷史之輪的原動力，他說：「蒙陛下恩寵，命我不用「齒和角」（按此為中古時代的習語，即直接了當說出之意）的答覆。我就如此答覆。教皇和教會的會議所行的無所憑藉的時候，我就不信他們，因為這是如日之明的事，他們常陷入錯誤，而且自相矛盾。因此我作書是憑我單為上帝的道所管束的良心。若不是有上帝自己的道或清楚固定的理由折服我，我就不能，也不願，撤回或改正一字。因為不照良心的命令行事是不可的，有害的，危險的。願上帝幫助我！阿們」。

衆人屏息了一會，好像都在靜聽那宇宙的時鐘撞擊一新時代開幕的聲音。那時皇帝問了路德一句話。這話就引起了會衆的鼓譟。衆人一齊說話

了。此時文厄克與路德起了一陣搶白。文氏所說的已成一種典故，證明天主教如何壓迫人的良心，恰與路德適才爲基督徒良心自由所見證的相反。在鼓譟之中文氏高聲喚路德說：「馬丁，放下你的良心罷；你的良心走錯了路的時候，你就分所當然，應該放下」。也許就是在這時候，路德也高聲回答說，「我就站在這上面，我不能別樣！」但要緊的不是他說了沒有說，而是他如此行了。

國會既經確實得知路德無條件否認了教皇與教會會議不能錯誤的權威，就應由皇帝判決這不願悔改的人。然查理除令國會閉會之外再也沒有法子可以解決此案。於是他傳令引路德離會。路德一走出廳堂，就伸展兩臂如德國武士角力後表示勝利一樣，歡呼道，「好了！好了！」他的確好了。他在沃木斯的這一日打勝仗了。他獨自一人，以英雄的氣魄與不知有己的謙德，進皇帝及諸侯面前，單靠着良心與上帝的道，向他們和全世界作了他直率的見證。由此人類的靈魂經過戰爭，恢復了

牠的自由與價值。良心成了個人及人羣的房角石。路德在沃木斯高高舉起了律法宗教的門戶，爲福音的信仰打開了路，雖然有多方的阻攔限制，然而無力阻止牠的進程。

第十章 瓦特堡與威丁堡——平靜與狂風

路德在沃木斯因順從良心並憑由信心而來的勇敢所決定的顯然是不錯的，不單在宗教與道德的意義上不錯，就策畧上說，也是不錯的。衆公侯並不急於要犧牲這麼一個勇敢有爲的人。他們私下與路德重開談判，甚至願意在國會憲法的可能範圍之內遷就他的主張。實際上，這些談判使路德所受的較之四月十八日的審訊尤爲不易應付；但路德對於福音的信仰未作絲毫的讓步。此時皇帝查理第五更顯然有意以處理異端左道的辦法對待路德。衆公侯開始離開沃城。腓侯設法爲路德領取了回威丁堡的安全狀。但他的一班密友仍以他暫行隱藏爲最上策。他們商定了一個在路上「劫掠」的辦法。路德從墨拉探親回來，就被一隊化裝的騎兵把他從車上劫奪下來，架往替林根樹林中去了。爲安全計這幾個密友甚至沒有把路德隱身的地點

告訴腓侯。路德起先很反對這計劃，他們勸服路德之後，隱身的地點大概是讓他自己擇定的。瓦特堡在埃森納附近。埃森納是路德有許多愉快的回憶之地。五月四日的深夜瓦特堡宮的前院聞有馬蹄之聲，一小隊騎兵擁着一個修道士來了。路德到了安全的境界。教皇與德皇想加害於這位改教師的陰謀與在沃木斯想催殘純正福音的計劃同歸失敗了。

路德隱身的地點起初至為祕密。只有狡詐成性的亞良德窺破了這事的究竟。全德國都為路德失蹤的事不安。名畫家底熱耳在日記上寫着：「你們一切虔誠的基督徒阿；幫助我哀悼這一個敬虔的人，懇切的禱告主再差遣一個心智開明的人來代替他」。

路德雖然仍舊在世，但他的命運似乎注定了。他到瓦特堡二十二日之後政府的通緝令就下了。因此除教皇的詔諭之外更有國家的法令。其實這法令的內容是路德還未到沃木斯就由亞良德擬好

了的，不過要等多數的公侯——腓侯即其中之一——散會之後，才能發表。然此法令竟謊稱，係「俯順各公侯一致之請求」而頒佈。此諭令曉諭人民路德爲人羣的公敵，不惟圖謀破壞教政，亦將危害社會國家，他鼓勵徒黨殘殺與他們爲敵的人以圖報復，他所教人的是放蕩邪侈洪水猛獸般的教訓。因此皇帝與國家懲辦的命令已加於路德之身。人民不得收留他，供給他飲食。人人應拘捕他交皇帝懲辦。凡有附從他的，必置之於法。他們的財產可任意奪取，不受法令的干涉（亞良德之計，以爲任人搶劫可鼓動暴徒攻擊路德一派的人，而使其運動得以消滅於殘殺之中）。法令內復有一報告特意以誣蔑之筆記述路德在沃木斯的辯論。詆毀之處，記不勝記，如稱路德「令人想到他是患神經病並被鬼附的，好酒無度，舉止容貌張狂無禮」。此外另有一道對各印刷局所頒的法令，任何書籍非經教會認可不得在德國發行銷售。這不但對路德一派的書籍如此，凡中古時期以來反對羅馬教的文憲以及

反對教會的繪畫美術都成禁物了。

這一道前所未有的諭令，憑着奸詐欺騙強加於德國人民，而成爲德國的法律了。固然，連信奉羅馬教的各邦也沒有全然照此法律實行，富有勇氣的布舍更用諷刺的文字減少了牠的權力，然而亞良德終於得以藉此阻止德國整個的正式的成爲信奉路德宗的國家。

在當時的情勢之下，因有這禁令之故，路德無法出頭露面。因此他不得不蟄居於瓦特堡。此時他額上已剃之髮和鬍鬚都長起來了，身佩長劍，頸項上掛着武士的金鏈，儼然一貴族公子了（Junker Georg）。路德曾用詼諧的話寫信給施巴拉丁說，「我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我過的真是基督徒自由的生活」。

路德從漫天的狂風暴雨當中，從世界紛擾的中心，退入替林根清靜無譁的泉樹之間，如同他自己所說，退入「天空羣鳥爭鳴晝夜不停的高聲稱頌上帝創作之功的地域」，這對於他是一種很突兀的

改變。像他這種喜愛與人羣往來的人，瓦特堡的清靜寂寞不久就使他感覺難受。從前已習於修道院淡素的飲食現在忽然改吃堡中豐盛的飲食，也使他發生了消化不良的病症，而加重他早年所得腎沙的痼疾。寂寞與疾病又引起了他一度靈性的戰爭。他自以為被上帝所棄了，夜間失眠的時候魔鬼很攪擾他。後來藉着多騎馬出遊，健康漸漸得復原了。他喜愛自然界的美，茂林幽谷，山花鳥語，炭窯中冒出繚繞空中的長煙，都為他所欣賞。一件很表現路德性情的事出在他一次獵兔的時候。一個小小的野兔為獵狗所逐，直往路德面前奔來，路德一見，不但不加殺害，更提起來藏在衣袖裏，想保護牠。但這野兔終死於狗口了。路德不覺感嘆他的命運也與那野兔一樣，為教皇與魔鬼所趕逐。路德漸漸恢復了身心的健康。僅在夜間在那古堡暗黑無光的樓閣中仍有魔鬼活動，驚擾他的工作。

但不久不論是朋友仇敵都知道了這一個巨人仍然活着，願意為福音的勝利從事新的戰爭。自從

路德失蹤之後，亞勒伯特乘此機會在哈勒城舉行聖骨的展覽，給人機會可得到多至三千萬年的赦罪。這個消息一傳到瓦特堡，路德就寫了一篇哈勒的偶像，對此施以猛烈的攻擊。但腓侯未許這篇文字印行。因此路德寫了一封信給亞勒伯特，警告他，如不在十四日之內取消那偶像，他就要發表那篇文章。『殿下不要以為路德死了。他仍是懽樂自由，靠着那使教皇卑微的上帝要與買音慈的紅衣主教辦一次他從未夢想過的交涉』。德國最有權勢擁有三大教區的君侯終於對這被通緝受了咒詛的修道士所下的哀的美敦書屈服了。他寫了一封謙抑的信向路德表示慊忱，停止了哈勒赦罪券的買賣。

不久更重要的著述脫稿了。路德在瓦特堡受了當時情勢的激勵，一本一本連續著書送到威丁堡印刷。(為急於將書印行，他暗自一度到威丁堡。此次克拉納為他繪了一武士裝束的像)。他內心先見的能力常使他向前奮進。他因富於熱力而又缺

少友朋的切磋，以致他的文筆每現粗疏而欠潤色，但內容多爲才氣奔放之作。第一，他仍繼續着催毀天主教的阻力以達到純正福音的信仰。他在瓦特堡的清靜環境中回憶着自威丁堡禮拜堂的門前一直到沃木斯的會議所經過猛烈的戰爭，使他對於整個的情形較之以前有更清澈的透視了。至此，天主教主要的禮拜，卽那包含獻祭而可得善功意味的彌撒亦爲路德所吐棄了。他在瓦特堡時，就不再誦彌撒經。至此他毅然決然對他自己所屬的修道會下了那充分帶福音意味的決斷。對於宗教與倫理生活的問題，當時無不認修道生活爲最完滿的理想生活。路德却在論修道誓願的一書把這問題解決了。他把這本書特意供獻給他父親，請他寬恕未遵父命，自行投入修道院的前愆。路德在這本書裏面把一種經歷千年之久的社會中心制度摒之於福音世界的社會之外了。他指出那種須終身遵守的修道誓願是虛偽無益的，而承認修道士有脫離道院與嫁娶的自由。這不是降低人道德的生活。上

上帝要人必須完全，但不是藉着修道生活而得完全。得到完全在乎個人忠於所事。因此由於路德，善功在一種完全與以前不同的意義上而成爲尊貴的了。『若是一個姑娘用心牧放牛羊，妻子生兒育女，男子用心工作，僕人用心看守馬匹，君王斬殺匪徒，都應本職責所在，說，這是上帝作的』。凡本着各人所居的職位且存着服事上帝的心所行的事，在上帝面前都是可喜悅的。福音派基督徒不應帶着愁苦的面容度日。路德論到這一層，說，『我忍受不住這些面色憂鬱，滿懷悲憤的人，他們的面貌常是多愁而因虔誠之故從不一露笑容的。虔誠斷不在乎你常鬱鬱寡歡或悲天憫人。我們的上帝從來不要多愁的面孔與垂頭喪氣的樣子。他給我們頭，不是要垂着喪氣。我們的本分在乎精研上帝的道……上帝的國不在乎表面的裝作……上帝要我們快樂，讚美，愛慕，感謝他以至於永遠』。

路德此時若因沃木斯會議的裁判已被政府摒之於屬世的社會之外，他在瓦特堡就感覺他的第

一大事即建設一福音的新國度，而這國度的基礎又不外乎增廣純正福音的知識於高低各級的人羣中。他此時因無法出外傳道，然而他能教導別人去傳。因此爲指導一般傳道人起見，寫了許多講章，意思，要在上午禮拜讀經之後，向教會宣讀。因此這些講章名叫 Postilla，意爲「這些以後」即經文的話以後。但路德的這些講章（完卷於威丁堡）不久也成爲一般家庭最喜愛的讀物了。路德曾自稱這是他最佳的著作。他說，「在這裏面書信與福音的經題咀嚼成了一片，如同母親爲小孩子所咀嚼成的食物一樣」。書中文字與陳述簡易通俗而意義又很澄澈動人。對於教皇的流弊抨擊甚爲激烈憤慨，然而語語由衷，自一種由堅定的信念而來的平和快樂的心境流露而出。我們說到兩種這樣的講章，因爲在一五三〇年前後（見下文）路德另作了一部小書供家庭靈修之用。這一本書後由友人刊行，名爲家庭用的 Postil。這些書對於一般信徒與靈性生活的意義，鄉間父老多有佳話可述。

這些書固爲有價值的著作，但路德還給予了基督教一種更偉大得多的貢獻，而這一種貢獻使瓦特堡那間小小書齋成了歷史上一最著名的紀念地。這就是繙譯新約。從路德看來，無疑的是最急需的，因爲這使人有在上帝的道中自行尋找上帝的權利。德文的譯本以前固然有過，但譯文艱澀難讀。原因就是都犯了以古教父耶柔米的拉丁譯本（武加大譯本）爲藍本的錯誤。當耶柔米時代，那固然是一部偉大的書，然紕繆之處觸目皆是。路德幸曾精研文字，所以能直從聖經的原文繙譯而伊拉斯母所校訂的希拉文新約，他又有一完好的原本。路德對此工作所具熱烈的精神與宗教的熱度亦爲前此所未有。在不足三月的短促期間，在治理其他事務的忙迫之中，竟將譯文脫稿了！新約要譯的正確文雅，必須要對原文的明暢通俗的文體與詩意的感力有特殊的領悟。路德的譯本，惟有大詩人與靈性深刻的人才能做到。此外，又須對於文字與歷史有精闢的研究。路德的譯新約，除直接感悟原文

的意義之外，又了解科學方法在繙譯工作上的價值。

路德又在他的新約譯本中作了一篇導言，如同我們以前所說過的，說明他對新約各書的評價。他說，『這樣，你就可以正確的評定那些書是最好的。約翰福音，保羅的書信，尤其羅馬書，與彼得前書為聖經的中心與精華。每一個基督徒若先讀這些書，而且每日誦讀，如每日的飲食一樣，通曉其內容，那就是可喜悅的。因為在這些書裏面你可以看出用了神妙之筆描述因信基督怎樣克服了罪惡，死亡，地獄，賜給你生命，公義，永福……因這緣故聖雅各的書信，比較起來，不啻是一本草類的書，因其中無福音的語意』。路德亦認啟示錄，大概還有猶大書，希伯來書，都為「草類的書」。

這裏路德雖然表現一種解釋學上錯誤的見解，然而我們不能不看出這是由於以基督為一切的靈性生活的衝動。在聖經各書中他認羅馬書為最有價值。他在羅馬書導言上開始就說，『這封信

是新約的主腦，福音的要素』。

一五二二年九月譯本出版了，但沒有載明譯者的姓名。初版的數目，就那時候說，很大。大概約五千部。至今還有四十部存在。每部定價很貴，一姑旦 (Gulden) 半 (約合華幣三十元，譯者)，等於當時一馬之價。但價雖高，而全版不幾日都賣完了。縫工，皮匠，武士，聞人，甚至婦人女子都各購一部，有的若不會念，就自行學習，以期能從此基督教的泉源吸取活水。

使此新約能得非常迅速的勝利的，就是因為牠屬於改教工作的一個部分，為人人所知道所討論，而不是一件單獨的文學事業。譯本的文字，與 Postils 和其他名著一樣，曾大加改進洗滌，所以書的內容連無學問的人也可以看懂。路德的口號是：「聖經對德國人應說德國話」。於是他們最大的宗教天才就成了他們最大的文字改革家。路德用了這部新約譯本做結合力，把許多支離散漫各自圖存的日爾曼族都聯鎖起來了。因此，他就這樣依

自己的方法得以創造一個雖經歷一切而仍能保存統一局勢的德意志國家。就是信天主教的德國人雖然實心實意鄙視這一個講異端的巨魁，然而因路德繙譯聖經之功，不能不用他的話說話，用他的思想以爲思想。德國而外，另有許多國家也在繙譯他們本國聖經的事上大受了上帝藉着路德所作的助益。

自從沃木斯會議之後，改教的觀念已經得到了足夠的勢力，縱無路德，亦能行自發展。只是他在瓦特堡隱身不久就發現他個人與改教運動健全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威丁堡原爲改教運動的中心。路德經沃木斯會議判爲罪犯之後，想在教會以內建設合乎福音的改教運動，希望已絕了。惟一的方法是建設一外表上也嶄然一新的教會制度。路德不在的時候，由衆望所歸的墨蘭頓主持。但墨氏缺少路德那種獨立精神與宗教天才。他是一畏懼紛爭滋擾的安靜學者。他不願引起困難，而願對雙方妥協；再，他比性情激烈而又仁慈的路德來得溫

存而易受刺激些。因他人本學的學識，教授的才能，及善於以清楚語句表達至難思想的妙才，與路德相共，就是一最重要的人物。但沒有路德，一遇事，他就不能應付了。另一神學教授，即迦勒斯大，在萊普西的辯論中我們已經見過他；墨氏既應付不住，他就乘機攫取了領袖的地位。迦氏也許是對於有一事看得最清楚的人，就是路德的宗教觀念必致全部的變化教會與社會生活的形式。但以其那種熱烈而不安靜的性情，沒有想到這種變化，如要不引出普遍的騷擾而大損福音所結宗教的果子，就必須是循序漸進的。

威丁堡改教的工作先以良心受苦最大的數事爲出發點，即神甫守童身，立修道誓願，與舉行私彌撒。路德對廢除這幾樣，完全表示贊同。一五二一年十二月他秘密到威丁堡時，見那裏秩序尚好。他只叮囑任何改變不得對沒有預備好的人強迫施行。但迦勒斯大對於彌撒與修道誓願與路德在瓦特堡的著作所主張的一經得到同樣結論的時候，

在路德遊威丁堡之後，他就立行動手驅逐教會聖壇前的神甫，毫無顧忌，釋放所有男女修道士。這種舉動有違威丁堡長官賢明謹慎的腓俟的命令。更不幸的，這不是出乎教會一般人公有的主張，不過是少數人的魯莽，抹煞多數人的意見，強迫而行的。

在這種情形當中一種新勢力出現了，一種改教運動之內所發生的日形發達的新宗教運動。提倡且爲此運動力量的主源的即閔次爾（Thomas Münzer），他是天資超越，意志堅強，而生性好鼓譟的人。他原是哈勒的神甫，經路德的勸導與援助，作了慈味考（Zwickau）的一個福音派的傳道人。路德曾經很器重他。他起初也忠實的信從路德的救贖之法和『基督徒同爲祭司』的道理。他的運動並非出於中古時期的甚麼教派，乃是出於路德。然而閔次爾的初期的著作，即自一五二〇至二一年出版的，就已顯露着特異之點，不久就使他與他的師傅發生抵觸了。閔次爾的喜趨極端，使他認路

德的敬虔還只走了一半。路德雖推翻了外表的教皇權威，而又新立了外表的聖經權威（這實在誤解了路德論聖經的關係）。閔次爾卻要再進一步，以活聖靈為基礎，縱無聖經的幫助，人也可以直接從上帝接受聖靈，而藉此可正確的解釋聖經。這一個靈也與對舊約的先知一樣，能在聖經與聖禮以外顯現於異象啟示，以及「內心的道」（Inner word），「內心的光」（Inner light）中。人藉着聖靈的澆灌得以加入那被預選者，聖潔者，的團體，他們應當從世界分別出來，正如麥應與糠粃分別一樣。（但在這一點上閔次爾的信徒更改了他的這種神祕主義，再竊取天主教的厭世主義，作為聖潔的標幟）。閔次爾認教會的遺傳與權威都算不得甚麼，能上算的惟有個人內心神祕的經驗與純粹靈性的宗教。他此時覺得已經得到了。因此閔氏在復原教中就這樣創設了一種屬靈主義。這種主義曾發生大的影響，至今仍很有勢力。路德隨即就發現了這運動的弱點，而加以抨擊，其弱點即對於上帝的觀念

和人與上帝的關係；啟示與一己的思想無法分辨；流入了中古時期的異象宗教；而更重大的，是一切神祕主義的趨向與特徵，即抹煞或軟化人在上帝面前有罪的感覺與責任。

然在路德的本城，屬靈主義即大有聲勢。兩個人從慈味考的閔次爾那裏來，自稱是受了靈感的先知，曾直接與上帝說話。種種色色爲非作祟的事都奉這種靈感的名行出來了。如禮拜堂修道院中多有價值的繪畫被毀。應以上帝直接的行動代替學問，聖經，因此取消學校，不許嬰孩受洗，廢止講道，不一而足。教會爲一完全聖潔信徒的團體。迦勒斯大的智力原不及閔次爾敏銳，他有一個時候，竟全爲這種狂熱主義所席捲而去了。他勸告學生各自回家務農，因爲上帝自驅逐亞當出樂園之後，他就設立了農人階級，但並沒有設立神學階級。許多有意義的事，原爲路德著作中所提倡的，此時由迦勒斯大或有墨蘭頓爲顧問的城市參事會而得以施行了，這類的事即聖餐並用餅酒，法定拯濟貧窮

的事業，舉辦貸款扶助資財不足的，籌募公款供神甫的薪金，廢除娼妓等類。但這些事業都受了一個錯誤的害，就是頒佈時沒有得到教會的同意，也沒有先得腓侯法律上的認可。因這緣故，結果恰如平常一樣，縱屬宗教界最有益的事業，徒因由「狂熱派」(路德語)假藉內心靈性之光的名，違反外面當局之意，而強加於人民，於是新法成爲一種得救所不可少的律法的拘束，恰如天主教所有的一樣。至此領聖餐若只用餅就是罪了；當神甫的也必須有妻室兒女。因這緣故，一種抵抗整個改教運動的強烈反動發生了。德國信奉天主教的政府乘此機會施行干涉，在許多地方天主教重新復原了。威丁堡的城市參事會漸感焦慮。他們開始尋找路德，寫信給他。

路德立即感覺威丁堡的宗教制度的改革非單按由福音而來的原則所施行，因此他不再遲疑了。此時他固然仍是被通緝的人，任何人可加以殺害而無罪；再，腓侯也不願意讓他遊行，因爲他若離

開瓦特堡，腓侯怕不便保護一個被定為叛教的人。只是城市參事會與教會的會衆既都直接請求路德回威丁堡，路德就覺得不能置之不顧。他必須為福音的自由與個人對福音的實用而戰鬥。他也必須保存福音的純正，而不使攙入屬世的動機。因此路德毅然不顧一切從瓦特堡起程回威丁堡。在途次他寄了腓侯一封書信，答覆腓侯不要他離開瓦特堡的勸告。在路德所有的書信中，這一封恐怕是最有名的，因為這封信成了他大無畏信心的一特別紀念品。這封信起始力表他對腓侯的忠忱與情誼，信上說，「我敢於從心坎中至誠無偽的說，我對殿下常存欽感愛慕之情，在其餘王侯與執政之上」。因此路德此次似乎是不服從，實則他不是為自己，乃是為福音在威丁堡已頻於受羞辱的緣故。「再請為殿下陳述，我的福音非得自於人，乃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自天而得……我雖自願忍受審問裁判，然非由於己心有何疑點，惟因激於謙抑之忱，以期吸引他人。然我現在看出我過度的謙抑如

何被人用來腐化福音，僅給魔鬼一個小指頭，就不啻把全手給他抓住，如此，我的良心就強迫我必須更改途徑。這一年來，我已遵從殿下意旨隱身未出。這個，魔鬼知道我並非有所懼怯」。路德王侯中的主敵爲萊普西的喬治公爵，但萊普西若發生了要他親往處理的問題，「縱令那裏下了九日雨那麼多的喬治公爵，而且其中的一個較之現有的一個縱有幾倍那麼兇惡，我也要往那裏去……但我也願向殿下隱諱，我曾一再爲喬治公爵禱告哭泣，求上帝照亮他。我再一次要爲他禱告哀哭……我向殿下陳述這一切，爲使殿下明瞭：我現在回威丁堡乃是在高於殿下的一種保護之下。我也不想請求殿下保護。我還以爲不是殿下保護我，乃是我可以保護殿下。而且，我若知道殿下能而且願意保護我，那麼，我倒不願回威丁堡了。在這件事上沒有刀劍能管理扶助。惟有上帝必須主持一切，不須人的垂顧扶助。因此凡有最大信心的人，就是最善於保護的人。這樣，我既懂得殿下的信心仍屬軟弱，

我就不能認殿下爲保護並拯救我的人」，路德也在信上勸告腓俟不干預威丁堡的事，不要冒險，因袒護他本人而使自己與他的國家受政府的處罰。「我現在若因不服從殿下的意旨，被逮捕或被人刺殺，殿下在上帝面前並無罪過……因爲基督沒有教導人做貽害於人的基督徒」。路德不願腓俟完全行動自由的，只有一事，就是政府命他逮捕他本人。若是這樣，他就再要決定怎樣對付。「我現在將殿下交付於上帝的恩典……殿下若信，必要得見上帝的榮耀。但殿下還不信，所以也還沒有看見。上帝是永遠可稱謝讚美的，阿們。」

腓俟對於這封信並沒有批駁，反之他依然盡力保護這一個違抗命令的路德：再沒有更好的事可證明腓俟心靈的偉大與愛護改教運動的誠意。此外，此時政治的情形已較之一年以前十分不同，一年以前路德須有皇帝所發的安全狀與皇帝所差遣的衛隊保護，方可到沃木斯。此時德皇查理第五正與法國有遷延未決的戰事。因此受了牽制，甚至

因教皇偏袒法國，曾一度與教皇發生明顯的衝突。這一個熱心的天主教徒查理第五竟進攻羅馬，蹂躪其地，而所用的有許多是德國復原教的軍隊！此時土耳其人也兇猛的進攻，致束縛了他行動的自由。在治理德國的政府中，當皇帝遠征之時，腓侯及其外交人員最有權勢。路德再度出現，使德國各邦得到一種聲援，再發動了反抗天主教橫征暴斂的舊怨，而有使全德國信奉路德宗的趨勢。公爵喬治卻時露兇惡之狀，使路德經過他國境時，不能不矯裝俗人，乘黑夜行走，以避他的暗探。但除此而外，喬治即無以施其技倆。路德，無疑的，沒有完全明瞭當時的情形。他不知道他再出現，實際上，可不必懼怕天主教人將施以政治或軍事上干涉的危險。對於他——如他的信札所表明的——這似乎是冒生命之險的事。他只是爲良心所驅使，而不顧當時政治的情形怎樣。

但路德回到威丁堡，從政治方面說，是一非常有利於在當時狀況之下的改教事業的事。不久就

是敵人也看出路德的工作並不是甚麼無政府主義，而路德本人就是一大保證，不容改教運動變成內戰與革命。但更為緊要的是路德此次回到威丁堡，成了改教歷史上一新而有效果的時期。路德的工作以前多是理論的，即闡明福音的觀念。但至此他的工作成了實用的，即根據此觀念創造一種有秩序的福音教會的生活。

第十一章 克服危機——教會與政府

路德一回到威丁堡，就上城中教會的講臺每日對滿堂的人演講。他在那裏所發揮的主要理論是福音的自由而非一種新法律。舊的仍應遵守，等到人民受夠了教導，然後才可採用新的，以免發生損害。應當體諒軟弱無知的人。叫老成的人等候較爲容易。路德說話明瞭委婉，與加勒斯大和那些狂熱的先知的高聲吼叫比較起來，他所說的使人得印象更爲深切。路德爲避免不必要的仇恨，沒有提出甚麼人名，他只概括的批評「非出於愛的自由，因爲這種自由，附以強迫施行的命令，就只是一種模擬戰，信心沒有愛是無價值的。將我們與上帝聯合的信必須堅強，而愛必須用之適當，務使其可適應你隣舍的需要。我們不要以爲靠自己能作甚麼。我們可以傳講，可以著作，但不可強迫或用勢力抵擋甚麼人。你們想一想，無論甚麼人都用

吼叫用強迫行這類的事，魔鬼要以爲如何？他坐在地獄的後面想着：「哈哈，這些妄人替我所幹的是件何等的妙事！這正合我的計謀，我一定要得到報酬。讓他們朝下幹！這對於我真是有趣，我很歡喜」。這類的咆哮並不足使魔鬼憂慮。只是我們若傳講上帝的道，讓道自己去作工，魔鬼倒恐慌了」。

我們讀這些演辭，意義如此豐富，舉例如此警策，而同時又如此澄澈。我們自然可想像這些演辭的效果。這些演辭從一位站在那裏不畏死的傳講和平的偉人口中滔滔而出。我們在這裏可另從一方面看路德：他是那用溫柔忍耐聚集他羊羣的好牧人。他仍在說話的時候，威丁堡的狂風大浪就已經平息下來了。只有一個禮拜，路德再成了改教運動的領袖。加勒斯大等人自動或被動的都服從了。這一個被定罪的傳異端的人再坐在他修道院作他教書與傳道的工作，彷彿從來沒有沃木斯的禁令這一回事！

以後路德開始實行他所演講的一些主要的

事。路德表出他最偉大處是在甚麼時候：在他一五二二年以前大奮鬥的時候，還是在一五二二年安靜忍耐工作的時候，這不容易說。情形一天一天的清楚：脫離羅馬已無可避免，教會統一的局勢已經破裂，一種新宗教生活的組織已成絕對必要了。但按路德正確的觀念，這種新組織的建設非可一蹴而得。須有智慧與多年的勞苦。路德絕不願用刀劍完成這樣的事。因這緣故他也拒絕加入德國的武士一起，此時德國的武士在西金恩的領導之下正發動了戰爭，進攻一個信奉天主教的王侯。路德所採取的這種態度對於他個人與改教運動兩俱有利。武士為社會特殊階的任務此時已告終了。西金恩胡騰之流也從未了解路德的宗教世界。胡騰假人本學派之名，不過成了一個土匪武士，所行的對於改教事業害多而益少。為抵抗西金恩與胡騰起見，有幾個王侯由年少的黑森腓利 (Earl Philip of Hessen) 領導而團結一致了。眾武士因眾寡懸殊而失敗了。西金恩本人當他堅固的城堡於

一五二三年被圍攻時受了重傷。得勝的王侯在一間有圓頂的地室中找到了他。與他們同來的神甫走上去要聽他認罪，他卻拒絕說，「我已經在心裏認了罪，與上帝和好了」。這人在彌留的時候第一次明認了他福音的信仰。胡騰逃到了瑞士，不數月困死於區利赫湖的一個島上。由武士的國家觀念而來的消滅德國所有羅馬教會的一舉失敗了。只剩路德仍本着他宗教的觀念向前戰鬪。

路德雖然沒有參加武士的這一次戰爭，然而仍使他的地位受了壞影響。敵人以這次戰爭為路德所發動。但他並不為所動。在一五二三年的戰事期間，他寫了最重要的一本書，即論政府——服從政府的限度。他在這本書裏面推翻了整個中古期的文化結構，即教會在國家之上；他也推翻了中古期以聖經為政治與社會生活之法律的觀念。他也建設了國家在其本身範圍以內自有其主權的觀念，如同我們以前所說過的。這一個觀念大有助於引進基督教世界的一個新時代。路德自己論這本

書說，『自從使徒以來，沒有甚麼論屬世的政府與主權，其清澈明曉有如此書的』。可是他也圈定了政府主權的界限。王侯壓迫人民的良心，就是犯罪。關乎信仰的事，政府就無權過問。（第十三章將再論這一層）。照前所說過的，路德認政府爲上帝所設立，政府甚至也有牠的一種宗教的職責。所謂『凡俗律』（Profane law）的觀念，即以政府由人而設，目的專在謀人身體的幸福，路德對此並不贊同。但路德在著作中又認教會在其本身範圍以內有自主之權，不受政府的干涉。後來路德在撒克遜容許人採行另一種組織，那是由於爲勢所迫不得已之故。

第十二章 創制禮拜與法度

在上述的書中路德既解決了教會與國家關係的問題，就從事新的教會的組織。第一步緊要的事即改天主教的彌撒爲一種合福音的禮拜。新信仰必須有敬拜的新方式。保羅路德式的因信稱義，除其餘許多事外，也必須有一種新儀式。加勒斯大也了解這一層，採用了路德的著作教會被擄於巴比倫一書中所提示的一些具體辦法；只是他施行的過於魯莽冒昧了。路德的觀念，在德國南北兩部的別的地方，已於改革彌撒的事上見諸實行。結果也許要引起亂事。這又須有路德宗教的本能來指導。他隨着他歷史的觀感行事。彌撒原從基督教的禮拜演化而出，已給予教會的禮拜一種古雅的形式。教會也需要儀式以增進敬虔。天主教彌撒的基本錯誤不在乎儀式，而在乎以儀式與全部禮拜爲一種功德，一種有法術效果的動作，異邦人獻祭的觀

念混入彌撒裏面來了。因此凡屬於功德與獻祭意味的都必須廢除，而須將彌撒提高到高尚與合福音的水準。只要禮拜的精神能改變，以之爲人與上帝藉着道與禱告相見，因而促進培養人的信仰（如此也大有教育的價值），那麼，舊的禮拜儀式不妨，而且應該，多加保存。實際上，路德恢復了古彌撒大半的儀式，以後隨着人民習於新式及了解其宗教價值的程度如何，逐漸加以改革。若根據福音，創制一種全然新的禮拜儀式，勢必斷絕古教會歷史的關係。而且有一種危險，可使福音派人認此新儀式爲基督教所不可少的部分，將如天主教人認彌撒爲不可少一樣。若是這樣，教會勢將再陷於從前非福音的狀況。

彌撒裏面多有須加更改的，有的還須完全廢除。這在文字上尤爲如此。當時會衆對於彌撒禮有很好的訓練，而且懂得其中不少拉丁語的意義，然而仍須逐漸代以本國語。一五二四年路德的名弟子布塞耳（Bucer）在施達斯堡（Strassburg）開始行

一種純粹德語的彌撒。這在德國是第一次。稍後，路德也完成了論彌撒的書，為三年辛勞的結果。腓侯死後，他信奉路德宗的兄弟約翰於一五二五年接選侯之位，促成了這部書出版。路德的這部德文彌撒及禮拜儀式（German Mass and Order of Service）給予復原宗世界一個主日上午禮拜的模範。

上文所說到的路德宗禮拜的一些基本原則，我們再須詳細些評述一下。

（一）路德作禮拜儀式的目的是要自由，而不加以強迫。教會的禮拜是我們敬神的外表的樣式。因此每一教會可按照自己的觀念自由編定儀式，不過福音的地位應編定的適當。這一個原則一樣可用於聖壇的裝飾，制服及禮拜堂樣式等。路德有敏銳的審美意識和具體觀念（Concrete idea）的強烈要求，因此他對於美術感特殊的興趣。他不喜歡清教式毫無裝飾的禮拜堂，那是加勒斯大與毀像派人所贊成的。他擁護禮拜堂要有繪畫，僅須將繪

畫正確的用意教導會衆明白。但就在這一點上路德也充分容許人各隨所喜的程度而行。例如，勃蘭登堡選侯在他的境內採用路德宗時，他決意保留着天主教神甫繡金的禮服及列隊而行。他要保存的原因是好對皇帝的政府表明他與被通緝的路德在威丁堡所行的不同。路德用諛諧的語氣寫信給那裏心裏不安的牧師說，「你的主人若准許你傳純正簡明的福音，不加入人的意思，准許你正當的施行聖禮，且廢除禱告聖徒的事……你就奉上帝的名戴上或銀或金的十字架，穿上或絨或絲或麻的袍褂，諸無不可。你主人若以為穿一件外袍不夠，就像亞倫一樣，穿上三件亦無不可，亞倫穿三件美觀的袍服呢。再，你的選侯殿下若以一次彈琴歌唱列隊遊行仍不足意，你就遊行七次……你主人若願意，也可彈琴鳴鼓擊鈸跳舞於遊行的人之前，如大衛所行的一樣……因為這類的事對於福音並無增益亦無減損，只須防止流弊，不致壓迫人的良心，強以遵守這些事為得救的條件」。

路德在威丁堡自定的禮拜儀式終爲信奉路德宗各國的教會一致採用，是由於他的儀式合乎福音的精神，而非由於他對於德國以外的地方有何專斷的意向。實際上相反，因爲他在德文彌撒的序上說，「最要緊的，並爲上帝的緣故，我鄭重請凡願意採用本儀式的人不以此爲律法，也不以此捆綁任何人的良心。反倒要按着基督徒的自由行事，使各地的人可自行決定儀式的進行，地點，時間，長短」。天主教要各教會的禮拜儀式須絕對一致，這種辦法，路德全加拒絕。

(二)從古時起，爲求形式一致，天主教的禮拜儀式都用拉丁文舉行。如同上文已經說過，會衆對於儀式的意義大都了解，惟不懂所讀的聖經。這只有神甫懂得。路德爲求會衆可自己得到造就，就自然不贊成在儀式中用拉丁文，而願代以全會衆都懂的本國的文字。文字也與別的事一樣，不應阻礙個人與上帝的交往，經驗福音的能力與教導。

(三)天主教的彌撒對於會衆實際上是一種功

德，藉此而邀上帝的恩眷。但路德認彌撒爲蒙恩的結果，而非原因，因我們已先有一位仁慈的上帝。因此禮拜主要的意義是信仰是感恩。我們禮拜，不是爲功德，乃是爲禮拜上帝，不是行善功，乃是承認我們的罪，堅固信心，更深切的體認救贖之道，用禱告詩歌頌讚感謝上帝。

(四)結果對於禮拜有兩件事，路德認爲是最要緊的，即講道與會衆唱詩。依照路德的觀念，上帝的道與宣講應爲禮拜的中心，那是自然而然的。他說，『禮拜最大而最重要的部分即宣講上帝的道並以上帝的道教導。藉着講道，基督就近你來，也可說你被帶到基督面前。講道的中心必須是那最親愛的太陽，就是耶穌基督，他的光照透萬物……先知是星月之光，基督卻是太陽……在我心裏只有這一條爲重，並要常常爲重，那就是信我親愛的主基督，一日一日他是我一切靈性與敬虔思想的起頭，中間，與末了……使人以信接受基督即每一篇講辭的主要目的』。路德自己在講道的技術上爲

一摸彷彿不到的長才，不論是講解有關係信仰與倫理的訓誨，或抨擊天主教，都是如此。在他已經付印了的千千萬萬講辭中大都總不離這兩樣。人民對於福音的宣講也有一種很大的渴慕，以致路德定出時候每日舉行禮拜。

路德講道的方法怎樣，他有一次吃飯的時候自己說明了。那時有一個印書的人問他說，「親愛的博士，你講道要怎樣才如此有能力如此有效呢」？路德回答說，「朋友，這個方案很簡單，簡單得甚麼人都可以作，只要他願意。就是：（一）我一上講臺，就對自己說，「馬丁，你要記得你是至高上帝的使者。因此要奉他的名，依他的命令說話」。這就使我不注意地上的甚麼事，也不怕說實話。同時又可以防止我不驕傲，不生虛偽的野心。我講道不圖人的喜悅，甚至不圖自己的喜悅。上帝能容許別種人驕傲與好名的心，但不容許傳道的人如此。在聖經面前，每一個人必須虛己，將一切榮耀歸給上帝。（二）我只專心守着聖經，每日反覆研究。聖經是一

枝多葉茂的大樹，我沒有搖動那一個枝子，而沒有得過香甜的果子。許多人以為聖經只要讀過一遍，就知道一切了。(三)平常我不把一段聖經裏面每一個意思都要發揮，我只注重主要的幾點……講道不要一次講很多很多。得乎其中常是好的。(四)我講道，講的很淺顯，不顧及王侯，博士，學生，只是顧及農人，青年人，工人等。我的講辭必須使張三李四都可以得一些帶回家去。(五)我不用冗長的講辭叫人難聽。聽覺是很柔弱的器官，容易疲勞。用幾句話說很多的意思是最妙的方法，也是一大美德。(六)我說話從容。這是很要緊，也是一種美德。——這你就得了講道的全部智慧了。其實，這並不是甚麼了不得的事】。

印書的人再問道，「博士可不可將這些規則說成簡明的語句呢」？路德回答說，「那又有何不可？就是：坦白的上去，開口講說，快快結束」。

路德又按照他的福音觀念，設法使會衆在禮拜中多有動作。他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即是以唱

德文爲禮拜第二要事，因第一要事爲講道。他之所以爲此，不單由於他反對神甫爲人神之間中保的優越地位，也是由於要以禮拜爲一大頌揚之歌。另一原因是他自己有善於歌唱的天才，又是天然的詩人，了解詩歌對於人心的感力。只是他要採用德文詩時，感覺材料很爲有限。中古時期雖有詩歌，但不是拉丁文，便是多屬於基督徒生活粗俗方面的，如民衆戲劇，遊行詩歌之類。然而奇妙的事發生了：這個年已四十的修道士與神學家抓住了大衛的琴，幾乎旦然之間成了德國最大的宗教詩家。早很久的時候，撒克斯（Hans Sachs）曾如說預言般稱路德爲「威丁堡的夜鶯」。照一種較新的意見，路德早在一五一七或更早的時候，就應該已經表現了他詩歌與音樂的天才，不過他刊行詩歌是在以後些罷了。無論怎樣，是一五二三年七月在布魯塞爾的市場殺了兩個路德宗殉道者的消息才使路德的詩名因他動人的詩我們唱一新歌（Ein neues Lied Wir haben an）而見稱於世。他又給這詩

自己製了曲譜。自此新荒開闢以後，路德因感福音詩的缺少，就接連出版了二十餘篇，有的作於此時，有的較早一點。一五二三年九月出版了第一首福音教會的聖詩，聖會大眾今日快樂（Nun freut Auch liebe Christen Gemein）。這首詩親切的描寫路德靈性的演進，如何從罪擔絕望之下達到確知得蒙救贖的快樂境界。他給這首詩題名為感恩詩。這首詩以不能信的速度傳徧了全德國，而大有助於福音的成功。因這緣故也成了天主教人眼中釘。他們稱此為『淫靡，奸惡，不敬虔，魔鬼的詩』。

一五二四年路德刊行了二十首詩，這是他所作詩的三分之二。同年也第一次刊行了福音聖詩三部。最大的一部計詩三十二首，其中二十二首為路德所作。這些書不一定是我們現有的所謂聖詩，因為現有的所謂聖詩是教會禮拜時用的。但那三部詩是為家庭禮拜用的。只是路德作詩的原意却是為教會用的。上文所說路德的第一首詩已刊在一五二四年的聖詩中，並有註語：此詩應唱於講道

之先。路德平常多採用大衛的詩，但亦有他自己創作的。我們可從今日的路德宗聖詩中見到許多。

這些詩都有一種雄壯的氣慨。詩中也不代表路德個人，乃是全會衆用禱告頌揚表示他們的信仰。他平常不用『我』，乃是用『我們』。路德所作的詩，他自己既無紀錄留給我們，所以有一些一直傳流到現在的詩，到底是誰所作，多爲疑問。

路德成爲寫聖詩的人固屬突兀而出乎人的意想之外，而他停筆不作，幾乎也是一樣的突兀，因爲自一五二四年之後他作的詩很少。只是在這少數的詩中大概有他登峯造極的一詩，即主爲其民堅固城牆 (Ein feste Burg)。這一首詩也成了復原教最多用的詩。這首詩是甚麼時候作的，仍爲一有爭辯的問題。第一次刊行是一五二九年，但也許作在早很久的時候。有的學者認爲路德在一五二一年赴沃木斯的途中作了這首詩。詩的內容也與此一字一字相合。然而可異的是這首詩不見於一五二四至二九的聖詩集中。作這首詩的緣由與時候，最

近似的一說如下：這首詩是根據詩四十六篇，爲主禱文中『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語所作的一種解釋。在這首詩裏信靠上帝的意思表現得非常有能力。這首詩成了許多國家的國歌，牠對於基督教會的貢獻，卽此一項說，足以使我們懷着感謝的心紀念路德。

路德的好友，選侯的伶長約翰瓦特（John Walter）爲路德的詩製了優美通俗的曲譜。但卽在製曲這一個園地，路德也表現了只有少數製曲家所有的天才，尤其是主爲其民堅固城牆的一曲更爲名貴。這一首詩辭與曲凝成一片，如天衣無縫。在這首詩裏好比揭開了面罩，使我們可以窺見路德內心的至聖所。

復原宗基督教就這樣由路德而有福音精神與信仰的禮拜。但我們不要以爲會衆立刻就學會了唱禮拜時的德文詩。只有少數的福音詩漸漸成了教會的聖詩。照我們今日聖詩的意義說，用第一部聖詩是格爾哈特（Paul Gerhardt）時，約在一六〇〇

年上下。

另有別種儀式，洗禮與婚禮，亦由路德改爲福音的樣式。但這些我們不必詳細述說。我們可討論另一重要工作。日形發達的福音教會不獨需要新的禮拜，講道，唱詩的樣式，也需要適宜的傳道人材可任傳道與籌設教會之職務。對此必須有特別的忍耐與審慎。按照路德在瓦特堡所發表誓願的解釋，宏大修道院紛紛解體了，這使情形日趨困難。修道院原主持着宗教與社會的大事，而現在應由牧師主持。最適當的方法是從脫離修道院的修道士中揀選人任牧師職。然許多修道士資格全然不合。因此，要使這些當過修道士的，尤其是女的，再歸於市民生活，成了路德一件很煩難的工作。當修道院解散之時，不幸的事常不能免。然而各隨牧師而分的新教會終於漸漸代替了修道院與天主教的制度。

平常的辦法是由一區的城市領頭。他們先讀路德的書與德文的新約。一處的信徒結合之後，隨

即就請一從前的修道士做傳道人。藉着種種附有名畫家底熱耳，克拉納，和爾拜因（Holbein）等氏所繪插畫的單張小冊，造成了輿論。本地的修道院就漸漸空闕無人了。首先是下級的市民加入這種運動，不久上流社會的人也跟着進來了。選舉城市參事會的時候，福音派的人佔了大多數的席次。這樣，天主教的流弊就由此立法機關一件一件革除了。列隊遊行的事受了限制，給神甫納捐爲彌撒獻捐的事停止了，修道院的財產用之於辦理教育與社會事業，聖餐時，餅酒同用，講道成了禮拜的重心了。末了最緊要的一步也實行了，即廢除彌撒。爲代替彌撒，採用了合乎福音的禮拜。供養牧師的經濟問題通常是如此解決的：教會以前的收入通通改爲公款，供教會與社會事業之用。新的牧師大都由威丁堡而來，他們在那裏受了教育。天主教的聖職禮也廢除了，代以由路德及其密友布根哈根與猶士都約拿（Justus Jonas）施行禱告按手的禮。布氏尤爲創制教會生活新制度有功之人。他

是體格與心靈都偉大的人，鎮靜，穩重，而尤長於辦理屬靈事務及組織教會之才。他組織了很多的教會。

一城一鎮有了福音派的禮拜堂與牧師時，也必另有一房子做牧師的住宅，每每還請牧師帶家眷同去。即在這件事上路德也是主要的領袖人物。雖然輿論以此為奇，然而路德仍百般鼓勵牧師結婚，成立家庭，作為本地教會的中心。以後我們要敘述路德不久如何在這件事上以身作則。因此，就最真切的意義說，路德為這種牧師住宅的首創人，這一個住宅雖每在物質上貧窮，然有屬靈的財富，優美的氣象，在日常生活上在苦與樂之中為人所推崇，居領導的地位。不但如此，這種牧師住宅對於復原教世界不但在宗教上，也是在文化上，曾為一力量如此豐富的活泉，所以復原教世界優越的文化應大大歸功於此牧師住宅。

第十三章 視察教會——宗教教育

組織的工作不久就從城市傳到了鄉村教會。因這緣故路德採用了一種久已廢弛的古法，即遵照定期看望視察各主教區的教會。但屬他以下的主教神甫仇視改教運動，所以他無法使德國的主教職分及教區——如同在北歐諸國一樣——改爲福音派的形式。因此以後漸漸派充爲一區監督的實則只是一種政治人員而非主教。撒克遜既無主教，可使路德以改教的工作相託，選侯就好比是「臨時主教」，負責舉辦視察。新選侯約翰爲一熱心的路德宗信徒，他於一五二七至二九年在他的轄境以內的教會舉行了一次視察。路德也參加了這種視察的工作，這在近世的教會歷史上亦可認爲一大緊要的事。

(一)選侯親自選派神學教授與習法律的人員充當視察員，在一五二七年頒了視察的訓令。選侯

因認自己承繼了天主教的職位，便擅攬教權，甚至干涉教會的教義，委派牧師，監督禮拜，以及處理教會的經濟事務。路德對此提出抗議，亦終無效。如此釀成政府對於純屬教會的事務其權勢遠大於瑞典等國所有的。在瑞典，人民的教會與宗教事務有特殊的自由。在主教區議會，議會，與區會之下人民得以自治。教會有權選任牧師，牧師有權選任主教。但在信復原教的德國，因撒克遜的這一次視察建設了一種在君王之下的教會政府。換言之，就是一極端的國家教會政府(State church government。)這種制度，到了後來，發生了一種使德國的基督教痿痹不振的影響。

(二)但撒克遜的視察一事究於建設鄉村福音教會的生活成就了特殊偉大的工作。視察員見到了道德宗教衰敗及愚昧不堪的情形。照路德所報告的，農人對於天主福音兩教，存着同樣的輕視。禮拜堂與學校都空闕無人，神甫愚昧無知，淫蕩無恥，無人供給。許多教會全無聚會。還有人甚至不

知道主禱文，然有趕鬼之能，到處有人來請他趕鬼。社會又受醉酒之風的流毒。路德得有機會竭盡他整頓社會超凡的才幹與信仰的能力將此紊亂的情形理出頭緒來。

下面的一事可表明路德的循循善誘與溫厚隱忍的品性。有一農人學習信經。路德問他說，「全能這個說法是甚麼意思」？農人不耐煩的回答說，「這我可不明白」。路德却再說道，「是的，朋友，我和一切有學問的人也不明白上帝的無所不能與能力。但只要你誠心的信上帝是你慈愛的父，他就在一切難處上願意，能夠，而且知道怎樣幫助你和你的妻子，兒女」。這裏我們又可以注意路德自己的經驗，他信仰的中心點，如何在這一次最平常的談話上也反映出來，如同每一滴露珠反映出太陽一樣。視察的結果竟有長遠的價值，成了我們今日建於其上的福音教會組織的基礎。

(三)當視察教會之際，遇着一種特別的困難問題。對於許多仍願信天主教的人應該怎樣？路

德辦到了一種處置的方法，就是使他們得以保留市民的權利與良心的自由。但不准許他們公開舉行天主教的禮拜，因為就是路德也仍有中古時期的觀念，一邦之內只能容許一種公有禮拜。不然，宗教既關係社會的各方面，邦國的統一必有破壞之虞。路德與中古時代的人一樣，也承認有講異端的人，且應加遠避。但路德稱「異端派」，只限於凡不承認教會自古相傳的兩項大道理的人，即三位一體與基督的神性。路德通常不認天主教人為異端派。一可注意的事是：在信奉路德宗的各國沒有甚麼天主教人會因他信仰的緣故而被處死（惟有因政治上的危險而被處死的），但復原教有千數人在天主教人手中曾因被認為信異端的緣故慘遭屠殺。在這件事上路德促進了世界的一大進步。不但如此，他甚至對各教會公認為「實在異端派」的，亦不許加以苦刑與殺戮。他說，「講異端是屬靈的事，不應攻之以火與劍」。他更在三位一體後第五主日的 Postil 上說，「這告訴我們怎樣處置傳異端的與

假師傅。我們不是要搜捕他們，置之於死。我們只應該用上帝的道抵擋他們。就是異端派也當許他們享受良心的自由與公民的權利，只是不許他們建造禮拜堂，公開禮拜，或傳揚教義。他們若定意要行，就須帶着財產與一切所有的離開撒克遜。這樣我們看出路德雖然達到了良心的自由，而仍沒有達到那最高的目標，即完全的信教自由。但他所達到了的良心自由這一步（特別針對着天主教）使撒克遜的視察成了近代信教自由歷史的起點。

（四）這種視察另在一事上有根本的重要，即宗教教育。這也是路德建設之一。他早曾留意這事，但視察後才催迫他實行。若要使真正的福音教會生活能夠實現；並由教友們個人的宗教信仰領導進行，那麼，教友們就必須接受所不可少的知識。路德這件工作的偉大處即在以青年為宗教教育的重心。

但我們不可以中古時代無論那種基督教教育都沒有。查理第五曾下令人民應熟讀主禱文〔通常

兼讀天使對馬利亞問安語，即聖母經[(Ave Maria)]與使徒信經。也有教授這些東西的課本。第一本基督徒要學是從查理第五時而有的。『基督徒要學』(Catechism)的名辭起初即問答教授法之意。後來也指所教授的材料，最後即指這類的書。書中除主禱文及信經外以後又加了十條誡。通常教導與考問行於受洗之時，由保傅代小孩子回答。中古時學校中只間接教基督教的道理。但自十二世紀的中葉有主禱文，信經，十條誡的功課表懸於教室中，學生即從這三樣功課學習字母及拈法。

行告解禮時，盡職的神甫也將基督教的道理教導人；作行告解禮的準備。舉行洗禮時作保傅的要回答問語；對行告解禮的人也是一樣。到中古時的末期，已有很多論告解禮的書，指示所應教導人的道理。但因人民所有宗教的知識很有限，所以他們所能回答的不過是從上述基督徒要學所學的那三個主要部分，即主禱文，信經，及十條誡。由此我們可知這種式樣至為簡單的基督徒要學是如何從

所用的問答法演變出來的。這一種基本的教授法已根深蒂固，一直傳到了今日。但這種洗禮與告解禮時的教導僅行之於成人，而且行之既久，因天主教種種虛假的事，這種教導已失其本意了。路德任神甫職聽人認罪之時，也曾把上述基督徒要學的道理教導過人，而且自起初就想教的更為純正。等到他經過靈性的掙扎，得到福音的信仰之後，他不願拋棄這種教授法。但告解禮既已廢除不用，成人就無受教的機會了。於是路德發展了一種以後為舉世所採用的教育觀念，即移基督教教育於青年。他要求每一教會的牧師必須領導，施行這種教育。路德以前，從未有青年人的學道禮拜，即在學校亦無為兒童用的書籍【只有瓦勒度派(Valdencians)所出一本小書】。在禮拜與書籍上路德藉他所倡導的改教運動開了一新紀元。路德本着他優美的教育天才，加上他自己求學時代所有痛苦的經驗，在他從瓦特堡回來之後，就用小冊子與演講把宗教教育置於一新的基礎之上。他那基督徒要學所定

的次序——十條誡，信經，禱告，至今未經更改。

但路德大非心地偏狹，專以基督教教育爲限。他回自瓦特堡二年之後，一次曾對自己說，「至如我，我若是有兒女，而且又辦得到，我就不但要教他們文字，歷史，而且要教他們音樂，歌唱，甚至於數學」。此外，他又熱心開辦教普通學術的學校，培植公務人員。他說「無良好學校，政府便不能存在」。各城各鎮此類學校的建築及經費都應拿修道院的財產作開支。路德並將此類學校交託政府管理。

爲此路德於一五二四年作了一部很感動人的書，名爲籌設基督教學校致德國各參事各市政府書。這一本書曾被稱爲全部世界史中最重要的一書。路德藉着這一本書成了近世中學大學的創始人。但他也曾發起舉辦平民教育，甚至不遲疑要施以強迫，雖然這在路德時未曾實行。路德也注重女子教育，而且招待一女學教員住在他家裏，不收伙食與住宿費。他也提倡開辦圖書館，置備科學文學上

各部門的圖書。

自一五二〇年之後路德漸漸感到缺少適當的書本，供學校的宗教教育及行認罪禮的教導之用。甚至連他自己已有的著作也還不夠淺明，可做給予人民福音知識的永久基礎。因此他感到了要作一本實際合用的書，供教導之用。他必然是一五二四至二五年之間，起意名這本書為基督徒要學，而這個書名一直到現在未變。他所計劃的這本書的原則，他在德文彌撒裏說過：「我們若要教小孩子，就要自己同他們作小孩子」。但此時路德還沒有寫成這本書。倒是在改教運動實用一方面的工作上作他主要助手的威丁堡牧師布根哈根於一五二五年作了一本這樣的書。到此時路德已經嘗了「狂熱派基督教」的苦味，他們抹煞一切外表的恩具，即聖經與聖禮，單單依靠聖靈的「內心之光」。因此路德感覺必須也把聖禮包括在基督徒要學之內。布氏照他的意思行了。因此在布氏書中我們第一次見有新的洗禮聖餐二卷與中古時相傳而來的

原有三卷並列在一起。馬利亞經自然已與敬拜馬利亞的事一同廢除了。至如認罪禮，路德一直到此時還認為是聖禮，而且以後見於有些再版的路德基督徒要學中，但在布氏書中卻沒有。

上述一五二八年的偉大視察深使路德信服，連布氏的基督徒要學亦有所不足。因此他採用了中古時所已有的方法，作了一套一大一小的基督徒要學。路德代替布氏克威丁堡牧師時，他發表了幾篇論基督徒要學的演講。一五二九年四月，他把這些演講刊行，供牧師講道之助。他名這本書為德文基督徒要學，以別於種種拉丁文的基督徒要學。但以後人稱這本書為路德大本基督徒要學。這一本書大多時候為他的小本基督徒要學所淹沒了，至今仍有許多路德宗人不知有這本書，雖然這本書是基督教會最貴重的珍寶之一。路德的天才幾以在這本書上表現的最為豐滿。讀路德宗的信條集，即協和信條（Book of Concord），決不可不讀這本書。

路德作大本基督徒要學的時候，也用問答體寫了一本較爲簡短淺明的小書，原意是爲幫助父母教導子女用的。路德名這本書爲基督教信仰的綱要並說明，是用大紙印的『家庭掛張』，以便掛在家中牆上。這就是路德基督徒要學最初的樣式。前三卷刊行於一五二九年一月第一禮拜，後二卷刊行於三月。這一種掛張式基督徒要學出在大本基督徒要學之先。路德又希望他的掛張可幫助牧師教基督教的道理，且是每一青年第一次行認罪禮時所應知道理的最小限度，要學習了這些道理，才能許可他們領第一次聖餐。（這是復原教堅振禮的起頭。天主教的堅振禮另是一樣，乃是由主教行奉獻抹膏的禮）。

但這些『掛張』的主要目的乃是使這種問答體教導有牠自身的價值，即在認罪禮以外亦應推行。爲達到這樣的目的，就感覺把這些圖印成書本不爲無益，尤其是這些掛張只有幾日就銷完了，甚至一姑且還買不到一張。一五二九年五月這本小書

出版了。到六月就出了三版。這本書因為讀的人手不釋卷，以致都讀得稀爛了。現今只剩下一殘破的本子。

這本小書實際上爲一藝術之作，裏面的敘述晶瑩澄澈，滿藏精髓。從第二版起，書的前面有序，後面有附錄。附錄爲信徒本分錄即家庭中父母，子女，僕役等各應如何爲人的訓勉，是他們所不會忘記的。路德的這一本書表現出他深切與健全的情緒，而不露神學淵博之士的痕跡。這本書自始至終都講論聖經的福音。在路德教義的觀念上這本書並不顯出甚麼新階段。只是經過縝密的試驗之後寫出他所看爲最要緊的，而且特意使牠與古代真實的大公教會相聯不斷。書的靈魂與永不更易的中心點即罪得赦免與信。對於信經的第二條尤表注重；對禱告也是一樣。對聖禮，看爲上帝所設立而堅固信心的。書中不提一切爭辯，只有少數語句含有反對天主教與「狂熱派」的背景，不然，就不能正確了解。出第二版時路德在信徒本分錄之後又

加了一段說明認罪禮的話。這一段話後來經人插在四五兩卷之間，再後更列爲卷六，但這並不是路德的意思。

關於這本書的效果，路德在一年之後即能說，「現在小小的男孩女孩自幼就從基督徒要學與聖經得了正當的培養，發育，所以得見青年男女禱告，相信，爲上帝與基督作證，多於所有教區，修道院，學校的人在過去所能行的，而且現在仍然如是，這使我心裏歡喜」。

路德的書成爲世界所有路德宗人公共的產業，沒有可比基督徒要學一書的。甚至改革宗教會的主要信條加爾文的書 (Institutes) 也是以此爲根據。路德所作屬教會實用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以下四種：(一)德譯聖經，(二)坡斯提 (Postils)，(三)有講道與唱詩的禮拜儀式，(四)基督徒要學。但這四種書都不如基督徒要學所造成的一種統一的精神，這種精神甚至在現今仍爲全世界路德宗的一大特色。路德宗自始雖分成了許多各自爲政的國

家教會，然而這種精神仍然存在。基督徒要學的那種一代一代歷數百年保存真正路德宗遺產的方式是他書所不能做到的。這本書，如同路德自己所說的，是「平信徒的聖經」。路德的大本基督徒要學若因知道的人太少，所以沒有正確的認識牠的價值，那麼，我們也可以說，他的基督徒要學（小本）卻因過於家喻戶曉，所以人沒有充分的認識牠的創作力與內容的豐富。在今日還受某方面人猛烈的攻擊，認牠不合現代教育的條件。但這本書在今日雖已露出某種缺點，但仍有牠的用處。無論怎樣，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甚麼書能作牠的代替。即令有一本能代替，牠也仍有不可磨滅的榮耀，就是路德能用牠在多國多民之中立下福音教育的基礎，已歷四百年之久。

第十四章 內憂外患：農民戰爭

我們在上章所敘述的，爲歷史上的一段奇蹟。一個獨立的新教會在十年之內竟一步一步脫離了那「惟一救人的教會」（天主教會），擁有德國大部的地域，而且在各方面都有了長遠固定的結構——這一切都是由一個爲教皇所咒詛爲皇帝所定罪的人領導着而作成的！時期固已成熟，地土固已準備好了，然而照我們所知道的沒有一個有大才的人甚至能部分的從當時宗教界的紊亂中造出一新世界來。路德雖爲教會與政府當局所咒詛革斥，然沒有因此而成爲絆腳石破壞改教的工作，反而在這種情形之下沉着堅毅修造了福音教會這所聖殿——卽此可表現他的偉大。

然而他這種事業不是沒有經歷紛爭艱難。當此新教會的前十年建設期間，發生了四次最大的患難，我們要簡單的敘述。這四次大患難的原因

爲：(一)宗教革命與社會革命的混合，(二)中古的人本哲學與福音基督教根本的區別，(三)福音運動內部的不和，(四)天主教政治的陰謀。在此四次患難之中路德都首當其衝。

當中古時期之末，德國農民受着社會，經濟，政治的壓迫。他們不但受武士搶劫，教會苛徵，新官僚員吏階級剝削之害，更受新智識階級，人本學者，肆意的批評譏誚。因此農民中有一種鬱積未發的憤恨之氣，當路德未出來改教之先，到處即已隱伏着一種革命流血的危機。因此農民的大暴動並不是由於改教運動引出來的。這暴動的主要原因是大地主爲增加收入所施的壓迫。因這緣故這次暴動在分爲極多小區的德國南部聲勢最大。這些小區的地主大都爲於教會掌教政的人，因此這次農民戰爭也顯出大大仇恨教會的心理。但這次的叛變仍是天主教農民的叛變。在路德宗已有根基的德國北部革命的範圍並不廣大。雖然如此，這並沒有阻止路德的改教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不做那已

經堆積好了的柴堆的導火線。

上文已經說過，路德攻擊過社會種種方面的腐敗。當時社會罪惡之一端即人民對重利盤剝之人所負的債。路德曾大大不平痛斥這種榨取人民血汗的不當。再，他也痛斥大商家的壟斷。路德所倡人民自由的觀念是可容易爲人誤解的。例如他的基督徒的自由一書曾爲人解作不付利息不納稅之意；可到處坎柴，反對佃奴制度之意。路德所說

『聖經爲惟一指南』的說法也被人曲解，作一種恰與他原意相反的看法，把聖經視爲一種一切社會政治之事的律典。但難處不單是誤解。照福音的觀念看，也勢必要反抗社會上種種的不義之事，而謀改良窮人與受壓迫者的生活。但在德國不幸的是此種出自宗教動機的改良運動乃由一班像威丁堡所有的『狂熱派』所發動（見上文）。

這次革命中最有力的人物爲上文所說過的熱烈傳道人閔次爾。他是威丁堡一五二二年亂事的主動者。自那時以後，他仇恨路德的心日甚一日。

他著了一本無意識的書，名叫反對威丁堡懶惰無靈性的肉體。閔氏和那些靈性派的用意是要把敬虔的與不敬虔的分開，爲要使敬虔的人自動聯合起來，組織教會與路德等人的人民教會相抗。爲注重自動起見，慈味考的先知廢除了嬰孩洗禮，代以成人洗禮。因此他們稱爲重洗派（Anabaptists）。但閔氏不能不看出到底是不敬虔的人如何有權有勢壓迫「被揀選的人」。特別是下等階級的人受壓迫不能自由接受福音，因此帶社會性質的革命爲不可避免。結果，權柄還是要歸還人民。那些阻止這種歸還的公侯無非是要專權，好任意倒行逆施。至此閔氏又不遲疑的借重於他平日多方毀謗的路德，因爲在路德著作中不難找出批評公侯地主的話，如稱他們爲「瘋子」，「愚夫」等是。不顧上下文，斷章取義的挑出這種利害名辭，這是可使人民對於尊長（公侯）失去尊敬之心的。德國南部有些天主教的公侯在一五二四年逼迫路德宗傳道人時，農民的革命就爆發了。正如星星之火點燃了平原的

枯草，不久就蔓延了德國大部分地方。這也是歐洲所有最大的農民暴動。許多落沒的武士也加入了農民的陣綫；城市上的「普羅」民衆也大都加入了。這不是一種肅清空氣的風暴，乃是一大猛烈的火，有將宗教的與世俗的所有文物制度付之一炬之勢。初起的時候，情形還好。農民希望不經過流血達到他們所要求的（他們的要求也相當的合理），因為當時各邦的政府，公侯，武士都暮氣沉沉，互相內訌。路德同情於農民。他雖正確的認那種在主後一千五百年而想以摩西的律法來改善德國現狀的計劃為「發瘋」，因此他反對那些「天上先知」狂熱流血的舉動，但他仍覺得依福音看，他應該同情於那些受苦的與受壓迫的。因這緣故，他發表了一篇論文獻議應以農民的十二個條件為根據議和。他在這篇文章裏面公正的攻擊惹出此次「災禍」的地主及諸教牧。他說，「你們那種世俗化的政治專事苛征暴斂吸取民脂，供你們的奢侈揮霍，以致一般窮苦人民無可再忍。你們必須改變，順服上帝的

道。須知非農民反抗你們，乃是上帝親自反對你們，刑罰你們的貪暴」。反之路德稱農民爲「親愛的朋友弟兄」，雖然他也勸勉他們「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縱爲福音的緣故，背叛亦是不可的。宗教是人與上帝內在的關係，不應利用牠釀成政治的爭端和妄殺。「親愛的朋友們，我說這話爲的是進忠實的警告，不使你們損失基督徒的美名，尊貴，與權利」。

但醇力已經太強。路德和平的聲音被那班主戰先知的聲音所掩蔽了。閔氏即在採用這種外表的力量(武力)上也是一走極端的人，因此與路德的主張不同。閔氏用激烈的言辭告訴人民利用刀劍剷除那些不敬虔的，爲受壓迫的人爭取福音的權利。耶穌的比喻和啟示錄都被用來作這種主張的證據。靈性派的人不都贊成閔氏這種極端的主張。在瑞士，特別在德國南部，他們寧可避免戰爭；也不宣誓參加政治。他們情願忍受苦難，靜候上帝的國臨到。浸洗派就由此開始。但在舉國騷然的德

國，閔氏主戰的言論在一班『狂熱派』與農民首領中極受歡迎。農民的革命漸漸變成了可怕的劫掠與破壞。閔氏宣稱刀劍應常染熱血。他以『解放整個人羣』爲目的，是一種在先知的恐怖政治之下的有宗教色彩的共產主義。

路德跳入漩渦了。他充分的知道這一舉有喪失他宗教領袖與爲舉國所尊的地位的危險。但路德不是隨從多數人的好惡以爲轉移的人；他常知道真理，隨從真理。他說，『人必須能放下一切：推崇，光榮，聲譽』。他在一般忿怒叫囂的烏合之衆中間反對指責他們在各處所作的。但他覺得這些人，一個一個的說，雖然無知，却仍是循規蹈矩的，只是在激烈的領袖之下他們的品性就變化了。宗教與理智不再作主，而那粗野獸類的本能無時無刻不在人性之中。於是路德改變了他對農民的主張。他仍然同情於被壓迫的人，但現在被壓迫的人是那些被屠殺的『主人』和那些爲保全性命不由自主而加入叛黨的。農民反成了壓迫者了。

路德看見農民奉福音之名行出至殘暴可怖的事，就失了他平素心理的常態。他那從父親所稟受的怒氣現在大大發作了。因此他福音的精神一時却屈服於舊約與中古式的宗教之下了。這種宗教他平日克服的很妥當，只是以後又多進入了加爾文的教會。正在農民勝利的進程之中路德作了一本小書。書名是反對殺人劫物的農民。路德的書恐怕要算這一本最受人的批評。這是一本可怕的書。書中滿了以色列人報復的道理與人原有的憎惡之心。他用詩篇七篇十六節，「他的毒害必臨到他自己的頭上，他的強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腦袋上」作序言。他勸各邦的公侯剷除叛徒的話說，「諸位多施拯救援助，憐憫那些受脅迫附逆的。剷除一切敗類」！他覺得他現在的主張與他以前那篇要根據十二款議和的論文，並不矛盾。因此他把那篇論文做了這本攻擊農民之書的導言。路德所認為要緊的是反對壓迫，不論牠是從那一方面來的。

但路德因他這種忿怒須付重大的代價。一般公

侯鼓起勇氣，又得了諸大城市的援助，就過於照路德的勸告實行了。他們以武力擊敗農民軍之後，不分有罪與無辜大施可怖的報復。閔次爾被斬殺了。他們以路德的書認可他們現在所施與農民至可怖的苦刑是正當的。只有撒克遜與黑森的兩個路德宗首領顯出了仁慈寬大的胸懷。路德爲忠於他對被壓迫者作辯護的原則，又出面干涉，寫了一本上帝對公侯的審判的新書。他這本書有『搶劫，暴戾，瘋狂的公侯，受他們主人魔鬼引導着的惡狗』的語句。他說，作亂的農民固應剷除，『但我不是說，不應寬待已被征服的俘虜』。但他以前怎樣枉然冒性命的危險想制止妄殺的農民，現在也怎樣枉然想制止公侯的暴行。他們得勝之後，他自己的性命也在他們手中。一切所努力的，結果不但沒有成爲德國最受推崇的人，反而被雙方仇恨。那些公侯貴族(除上述兩個復原宗公侯以外)認路德是這次革命的實際原因，以後是『擁護農民的』。在農民一方面，他們又看他是叛徒；以他的勢力，他原可大

大援助他們，但他失掉了這種機會。這後一種責備也許相當的不錯。路德因善用機會在沃木斯所得的却因農民之亂所主張的喪失了一半。他不再信任人民有才能可自行管理宗教的事。因此他漸漸把改教的工作移於公侯之手，他的原則是『驢要鞭打，暴民要有強硬的手管束着』。德國人民對改教運動的熱忱固頗有減退，但說從那時候起人民對路德宗失掉了信心，這話證之以事實，却有所不符。平常的人，由於本能，對路德的實際地位較之現在的科學家認識得還清楚。即在農民暴動——這大都發生於信天主教的地域——之後，改教運動在農民階級中推行的至廣。

一五二五年爲路德一多難的年頭。他沒有了解，農民的革命縱無改教運動也會因自然的結果而臨到。他也沒有了解，不論他寫了書或是沒有寫，那些公侯所行的必然是一樣，不會有甚麼分別。他以爲自己極其有錯。他說，『我馬丁路德擊殺了這一切的農民，因爲我進了言，他們是應該被置

於死地的。他們的血要歸到我頭上」。但路德因他所主張的究竟得多於失。他縱然逞了一時的忿怒，誤會了上下兩方社會的情形，他所主張的還是益多而害少。從某種立場看，我們敢說路德從未有如一五二五年所顯出的偉大，那時他孤立無援且被人誤會，獨自爲一大中心思想打仗，這中心思想卽是：人與上帝的關係是內心的個人的關係，絕不應與外表的世俗的事務相牽連。他雖然一方面爲暴烈的羣衆所壓逼，一方面受着做德國屬靈與屬世兩方的統治者的試探，但他都屹立不動，不願把「基督徒」三字印於屠殺的行爲之上。這樣他就救了純正的福音於人世。他這種果決之心恐遠在他在沃木斯時所有的以上。

路德在沃木斯是人民所揀選的英雄，現在是「人民的公敵」，但他本着同樣果決的心向前邁進。他那無所不克的倚靠上帝的信心此時表現得特別：當德國正經過空前的大紊亂，他自己爲大多數人所咒詛，爲至好的朋友所責難，時勢好比正在千

鈞一髮之時，這個從前當過修道士的馬丁竟與一逃奔的女修道士結婚成爲夫婦了！他因此更挑動了輿論的批評，甚至引起了墨蘭頓的非難。但路德自覺這種大亂的時勢將使他性命不保，所以他要以身作則，享受基督徒的自由，充分恢復婚姻的尊貴，而「羞辱魔鬼」。我們以後要再討論他的婚姻與家庭生活。

農民革命之後，路德仍然忠心的把上帝的道撒播在已經焚毀的地土上。這種土地較之以前雖難於耕作，然而他所努力的結出了新果子。首先我們只要想到他在革命之後遊行視察時在鄉村區組織了福音教會，我們就可以充分明白他所克服的困難。他因不念舊惡，常以工作爲重，所以能把叛亂之中與他爲敵的人再吸引過來。迦勒斯大曾鼓動農民叛變，並作文詆毀路德。但亂事平服之後，迦氏復來央求他向選侯說情，再許他回撒克遜。這表明迦氏如何尊重他的這位舊同事。他並沒有看錯。迦氏果然在威丁堡附近得了一個位置。一年之

後，他家中有受洗的樂事時，就請了路德作客，路德與他妻子同居保傅之列。路德的這種性情應與他在大亂時強烈的性情對照着看，這樣，才能對他顯著的個性有正當的觀察。

這時候另有一事表出他的偉大以及他在教會工作的情形。一五二七年威丁堡遇遭了一次那時多有的瘟疫，墨蘭頓和全大學的人都逃避，離開威丁堡了。路德卻不顧自己的安全，仍舊住教區的人民中。他現在有了家室，已有一個孩子，他夫人不久又要分娩。他雖然自己也病了，疫病雖然傳到了他們修道院的客寓之中，他仍是不斷的探望病人，安慰他們。

第十五章 路德與伊拉斯母慈運理兩氏決裂

使路德工作感遇困難的不單是農民的叛變及其結果。多少由於農民叛變的關係，在福音運動與以前德國一般同情於路德的人本學者兩者之間也起了失和的重大危機。這大都由於上文屢次說到的伊拉斯母而起。在萊普西的辯論與沃木斯的會議之中，路德與伊拉斯母一同努力提倡改教運動時，這兩個負時望的人就結成了朋友。底熱耳因傳聞路德已死爲他表示哀悼時，曾希望伊氏可繼路德之後。路德的工作可由他在沃木斯所說「我就站在這上面，不能別樣」的話上看出。但伊氏曾說，「基督教若有甚麼事已成習慣，且不直接違背聖經，我就讓牠存在，不叫人跌倒」，再，他也沒有路德的那種宗教經驗和路德的那種人格。只有一個改教大師。伊氏也沒有政治的後援，如同路德之有腓侯。實際上伊氏爲改教運動的緣故所犧牲的較

之路德還要大。當沃木斯會議之後，亞良德見了伊氏，恐嚇他說，他要教皇還是要劊子手，因為在尼得蘭沒有人可保護，逃脫沃木斯會議的判決。伊氏只得逃亡於瑞士的巴斯勒，才免了一場慘刑之死。

伊氏至此就無所顧忌，公開攻擊羅馬對於路德所施不公允的處置，並專心以文字工作來提倡改教的事業。伊氏藉某方之助對政治情形的觀察較之路德所看的較為清楚，他對於羅馬的權貴與人民也認識的親切些。他相信一種新的福音教會只能行之於歐洲一半的地方，而反使教會永久分裂。因此他和門人主張一種在教會以內較為溫和的改革：剷除教會的流弊，削減教皇的權勢，設立議會制的國家教會，而以議會之權高於教皇。因此伊氏仍在天主教之內，而批評路德外交的失策，不過同時還是袒護路德，不受他敵人的傾陷。哈德良第四(Hadrian IV)作教皇之後，伊氏見有一和平解決爭端的可能。哈德良是最後作教皇的一個德國人，這人有道德，熱心改革教會。但這人不久就死了。

路德愈摧毀舊教會，建設以罪與恩典爲中心的新教會，伊拉斯母就愈不能隨從。再，伊氏又好虛榮，忌刻路德的聲望。這也許是伊氏品性的最大弱點。那些要伊氏站在他們一邊的天主教人對他極盡阿諛，而不擅外交的路德却在信上批評他怯懦，向人賣好。於是伊氏受了教皇，皇帝，英王的請託，就公開攻擊路德。但直到此時伊氏仍保持獨立的態度，避免教皇的政治手腕：他所攻擊的只限於哲學與神學的理論。伊氏已前造成了一種「基督教哲學」。這與現代的人要把基督教變成一種倫理的教義相似。伊氏爲反對路德之故所倡的這種基督教倫理哲學見於他論自由意志一書中，這本書是他的最佳著作之一。

路德此時正忙於農民之亂以及他的私事，所以到一五二五年秋季他才置答。論捆綁意志一書卽其答覆。伊氏要用聖經證明人要得救必須要人的自由意志合作。路德却要用聖經證明人要得救自己毫無貢獻可言，他應純粹的信靠上帝的恩典。

路德是根據個人的經驗，而伊氏無此經驗。路德在這本書上寫出了一些論上帝論救贖的至深奧的道理。以後他認這本書與基督徒要學有同等價值，是他書中惟一「正確」的書。這本書對於得救的確據說得最好最妙。他用一種有力之筆以此爲天主福音兩派所講敬虔的分野。但他因要用哲學科學方式證明他的理論，以致使他過於注重理智方面。因此他這本書容易爲人拿來作理智主義（以基督教單爲知識上的事）與偏重「純正教義」的根據，這在路德宗是屢見的事。

路德在這本書上用極放肆的口脛形容伊氏說，「我對你那怪異矯強的理論不欲緘默。你像溜滑的鱈魚，幾乎無法可捉住你。你想在蛋上面行走，而不踏破了蛋：你有意說一件事，只是總不說出來。要與這樣的人討論至高尙的事，誠然難乎其難」。但也承認伊氏的優點。他說，「但有一點我必須表示佩服：在反對我的人中惟有你能守住主要的論題，而不用講論教皇，煉獄，赦罪券的廢話

來麻煩我。惟有你了解我全事業的主要動機與目的」。

不少的人本學者在墨蘭頓與底熱耳的領導之下即在路德與伊拉斯母決裂之後亦仍贊助福音運動。但大多數的人隨着伊氏回到了天主教會。因此人本主義在路德去世之後成爲耶穌會與天主教反改教運動的一大動力。

福音運動經過農民之亂及與人本主義的決裂之後接着發生了第三個危機，即路德宗內部自相分裂而爲敵對的兩派。上述的迦勒斯大在農民之亂時曾宣傳他自己的主張。只是他並不如路德所想的爲一「狂熱派」。他像那些通常以自己直接爲聖靈所引導一派的人一樣，不願認聖禮大爲重要。他稱領聖餐時我們並非喫基督的身體。路德自然反對迦氏的這種道理。但此時迦氏的主張頗爲一很有名的改教師所贊成，此改教師即瑞士區利赫城(Zürich)的慈運理(Huldreich Zwingli)；他起初是瑞士的政治改革家，後來受路德著作的影響，成爲

一宗教改革家。但他並沒有放棄他政治的興趣 且與路得相反，主張應以外交手段推進福音的運動。如屬必要，用武力亦在所不惜。慈氏也是一人本學者，思想明辨清晰。他認基督教大都爲屬理智的事，而路德認爲乃屬心靈的事。一種冷酷的理智（唯理的）籠罩了慈運理的復原教。在他的思想中基督救贖的重要性不如上帝的全能。因這緣故他用舊約比新約多，對於聖經較之路德多保留中古律法主義的解釋。慈氏由於這種立場，也把預定的教義做了基督教的柱石，因爲這樣就可以對上帝絕對的權柄特表注重。但因這緣故慈氏看聖禮就不如路德所看的那麼重要。再，慈氏也有心要把天主教法術的意味全從基督教裏面一掃而盡，使其靈性化。他稱餅與酒同時又是基督的體與血，這不合健全的理解而爲有法術意味的迷信，所以必須拒絕這樣的道理。基督說「這是我的身體」，所說的「是」字必爲「表明」之意。慈氏認聖餐不過是一種紀念餐，無他種能力。

路德沒有見過慈運理，以爲他與迦勒斯大一樣屬於狂熱先知一派，因此就這樣待他。慈氏爲人好爭競，自信力很強，且自尊的感覺最爲敏銳。他從不肯承認他所得的最重要的觀念是從路德來的。因這緣故慈氏常注重他與路德的不同之點。後來瑞士的天主教會看慈氏不啻爲路德的前哨，就想以革逐路德同樣的辦法來懲辦慈氏。慈氏爲政治的緣故遂不得不與路德決裂。由於這種目的現成的聖餐問題就爲慈氏於一五二四年用來作攻擊路德的題目。這問題成了這兩個改教師的大爭辯，且蔓延於信福音的全德國地域。天主教人大爲得意，因爲照他們看，這些悖教的人攻擊羅馬從未如他們現在自相攻擊這麼厲害。

實際上路德與慈運理是彼此誤會了。慈氏沒有了解路德其所以注重基督親在聖餐裏面，是由於強烈的感覺一種靈性的需要；即在聖餐裏面有上帝的實在的恩賜，而可藉此與活着行動的基督會面。路德也沒有了解慈運理反對基督親在的道

理，其用意是要一次根本剷除天主教所持聖餐有法術功效的觀念。他要以個人與上帝的關係爲決定一切的惟一要素。但路德與慈運理都本能的覺得他們對於聖餐的意見不合，尙算事小，而更大的問題是兩種思潮的衝突。

第十六章 福音運動內部的分裂

此時福音運動的主要政治領袖深深的明瞭，復原派人若只管自相攻擊，改教的事業必遇危險。路德已經廢除彌撒，視為天主教最可憎惡的，但路德宗人此時對於要怎樣領聖餐，意見尚不能一致。但必須一致才對。對此最爲盡力的是黑森的腓力。這人是德國公侯中最英明有才的，是他們中間惟一的真政治家。一五二一年他赴了沃木斯會議，親自聽了路德說話。他因那時所得的印象，加以墨蘭頓的感化之力，尚在農民之戰以前，就做了路德宗信徒。但他到底是政治領袖，並以此資格盡力謀一切復原派的團結。腓力也同情於有政治手腕的慈運理。憑着他外交的才能，經過很大的困難，他終於勸化了這各不相讓的兩派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宮庭瑪爾堡舉行宗教的和平談判。沒有人相信這是件可能的事，但路德竟接受勸告出席會議了，因爲

這是對英明的腓力表示愛戴之意。會議於一五二九年十月一日開幕。此時信奉福音的地方無不眼望着瑪爾堡，而且一般的人都認這一次會議與沃木斯奧斯堡兩會議在改教歷史上爲同樣出色的會議。但不幸路德不是慈運理那麼聰明的外交家。在瑪爾堡會議中慈運理能顛倒事實，好像全是路德的錯誤。好像路德是那不講理的，慈運理態度溫和。這種印象以後由到會的代表散播各處，並傳之於歷史成了『定案』。今日作史的人雖在別的事上都同情於路德，但敘述路德在瑪爾堡的主張，却以爲是他絕對的不願磋商。一九〇三年克斯特林迦委羅 (Köstlin-Kaweraw) 所作最淹博的路德傳及一九一七年布赫瓦 (George Buchwald) 所出風行一時的路德傳都是如此主張。

但據最新的研究，當時的實情恰與歷史所傳的相反。十月一日由路德與慈運理的助手瑞士人厄科蘭巴丟 (Öcolampadius)，慈運理與墨蘭頓，先行作一次預談，爲的要使這兩個性情激烈的巨

頭會面。路德立即對所會談的提出一較之瑞士派所提更寬大的根據，他提出雙方精神的全然不同，爲雙方對聖餐意見不同的根源。路德起初也較之慈運理更有得到一種諒解的誠意。慈運理打算利用聖餐的爭辯做工具，好使黑森和德國其他地方脫離在政治上居被動地位的威丁堡，而使他們加入一大圖進取的同盟。路德與慈運理不同，他不願以武力促進福音的發展。路德對於宗教戰爭的結果看的清清楚楚。他說，「我們若得勝，那豈不是無可形容的流血受苦的事！不論甚麼人，他的良心怎麼能受得住見這樣的事！魔鬼必然喜歡看這種遊戲，但願上帝保守我們遠離這樣的事」！

（路德除純粹的自衛戰外反對其他任何種戰爭。他在一五二六年所出兵丁能得救麼？的書上嚴格的分別侵畧的與自衛的戰爭。他說，「攻擊戰應名爲情欲的戰爭，自衛戰爲不得已的戰爭。前一種是魔鬼的，願主阻止牠！後一種是惟有主能救我們人類脫離的災禍」。基督徒有服從政府之召保衛國家

的義務，但戰爭的責任是由政府負着，而非各個國民。世界是邪惡的，並不是上帝的國。若爲上帝的國，一切戰爭必要停止，因爲基督徒不用刀劍爭戰。基督徒去打仗，不是以基督徒的資格去打，乃是以服從命令的國民資格去打。戰爭的原因若是公義的——保衛國家——他國民的責任就不與他基督徒的責任衝突。因此他雖然作的是可怕的殺人的事，而他的良心仍可無虧，因爲他做國民的責任符合他愛的責任。那就是說，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同胞被不義的仇敵殺害而不用那惟一可能的方法，即用武力，去援救。因這緣故兵丁也能得救。反之，政府若開侵略的戰，卽令有正當的理由，基督徒亦應拒絕，不去當兵)。

十月二日(禮拜六)早晨六點鐘雙方的辯士就集於一室作最後的辯論。四人繞一圓桌而坐，腓力及從福音教會來的聞人與神學之士坐於四壁。會議自然以路德與慈運理爲主。兩人都不願退讓。路德圓桌面前桌布以下用粉筆寫着「這是我的身體」

一語。不論慈運理怎樣逞他辯論的才能，路德一再揭起桌上的布，用手指着那個「是」字。他們談話的態度大都是友誼的。只有一次路德用了一個不客氣的說法，慈運理特意利用這種機會現出比路德更高貴的樣子。用粗野的語句是那時辯論的習慣，但並不是我們今日所用的那種意思。他們一面公開一面私談討論了整整兩日。結果就像路德所說的：「你們既不願意贊成我們提出的經文，我們也不願意贊成你們對這經文所下的解釋」。但另有一種結果。那就是路德看出了瑞士來的人並不如同他以前所想的爲「狂熱派」，他們也屬於福音派，只是爲「另一種精神的子女」。因此路德準備謀一種友好的解決。因此在十月三日他贊成定一條聖餐教義的通則，使人可得到自己認聖餐所最寶貴的，而無須與任何人爭辯。

由於路德這樣讓步，一時實有希望聚攏各種屬靈的思潮於一個受治於愛與容忍的教會。這一層當時如果實現了，基督教的歷史也許要不同。

但這一綫聯合的曙光觸着慈運理與厄科蘭巴丟反對的暗礁了。因為他們懼怕那條通則在瑞士人看來，太路德化了，慈氏在瑞士不願把這種領袖地位讓之於路德。又因上述瑞士的情形，慈氏也感覺為政治的緣故對於聖餐必須走一與路德不同的路。但路德仍是溫柔懇切，他謀聯合的獻議遭拒絕後，又接受腓力的勸告再試了一次。這一次路德將福音的基本觀念列為十四條，那是雙方都容易承認的。再列一第十五條論聖餐，而以一平和的提議作結束：「我們對於這一條現在雖不能意見相合，但仍願我們各照良心所許可的互以愛相待，並且雙方都殷勤禱告上帝，藉着聖靈在我們裏面生出正確的知識」。這是路德伸出的一隻親愛的手。他們互相尊重，平安的分手了。路德歡樂的寫信給他妻子說，他們差不多在各事上都意見一致，希望可全盤同意。

但路德的這希望大大錯了。他們在聖餐上的爭辯牽涉到政治上去了。撒克遜選侯約翰較之他

福音運動內部的分裂

的教授(路德)更執拗,更狂熱,而慈運理又固執他的己見。多謝當時政治的情形,路德與慈運理的爭辯形成了不能調和的兩種宗教的爭辯。慈運理不久就受了他把基督教與政治混合的害。在路德方面,當慈運理已死之後路德對他仍有惱恨之意,這件事就是路德人格上的一個黑影。路德有此一次現出他狹隘。

此後慈運理的觀念幾乎全為路德宗所拋棄了。此時有路德的另一學生法人加爾文(Calvin)在瑞士工作,他恢復了慈運理的觀念在福音運動中造成了一種大似慈氏主張的勢力。通常稱為改革宗的這種加爾文主義,其各種教會與特殊教義在今日與路德宗聖公宗同為三種主要的復原派教會。

第十七章 科堡與奧斯堡：路德宗之得以保全

福音教會內部的分裂更因歐洲政治情形變的不利於改教運動而增加其危險性了。農民之戰以後，天主教人再不用對輿論有戒心了。他們反而想利用復原教的內訌而有所舉動。德皇聯合幾個公侯，尤其是巴維里亞侯，竟想以武力平復改教的運動。到一五二八年新年時候，幾乎要宣戰了。這是路德一生一個很嚴重的時候。也許就是這種危急的情形感動他寫了那主爲其民堅固城牆的詩。一五二九年瑪爾堡會議之前不久的斯拜爾 (Speyer) 會議佔大多數的天主教人強迫的通過議案，即一五二一年沃木斯會議的決議必須實行。腓力僅能聯合少數公侯與城市的代表對此議案提出抗議。因這事件福音派就稱爲『抗議派』(Protestants, 譯者案中文通常稱復原派)。就在這一年德皇也與法國和教皇成了和議，所以可自由行動而不再受

牽掣。即圍攻維也納的土耳其人此時亦逐漸退了。（按路德對於這抵抗土耳其人的事也出力不小：他用了一篇動人的演辭攻擊勢將掃滅全西歐洲的土耳其人）。因這緣故查皇前往德國，於一五三〇年所召集的奧斯堡會議，計劃撲滅福音運動。

查皇吩咐復原教人應簡明的呈明與天主教不同之點。威丁堡的那些復原教人就緊張的工作草擬這種文件，並以路德在瑪爾堡所作的十四條為根據。文件作好了，選侯就與一班神學家往奧斯堡去。但路德仍在禁諭的拘束之下，沒有皇帝的安全狀，就不能到會。但此時不能為一被定為叛教首領的路德向皇帝領安全狀。因此路德必須留居復原教境內。有充分武力防禦的科堡 (Coburg) 就暫時做了此次會議之時路德的居所。

此時路德的情形，就表面看，與九年前何等相似！那時國會正在審定他的著作時，他也是安全的藏身於一堡壘之內。然而這兩次的情形到底何等不同！路德在瓦特堡時顯然為一孤單而為眾所棄

的人，在世界這一方面沒有有權勢的人作他的後援。然而那時實際上他是民族的英雄。他在科堡時，是做德國許多有名公侯和神學家的靈性顧問與導師，這些人現在會議中正爲他爭鬥。但此時人民對他的愛戴之心已不存在了。福音運動的問題現在由宗教問題而成了神學問題，由民衆運動而成了貴族的政爭了。只是凡真屬福音與宗教的精神此時如在沃木斯一樣，仍奏凱而還了。這種勝利也大都是路德的功。

路德這一次在科堡，起初的時候因寂寞的緣故，也如同在瓦特堡一樣，感覺身體與精神的不適。但也如前次一樣，不久就恢復過來，重新得了力量。此時是路德第一次敢正式承認上帝召他所作先知的的工作。他論這事說，「既是德國人的先知——爲使我親愛的教皇黨與笨驢歡笑，我得給自己起這麼一個好名字——我就要如忠心的師傅行事」。他雖認在科堡(他的西乃山)居住五月爲安息之時，他仍寫了大大小小十二本書，繙了些舊約的

書和拉丁寓言，編輯了一些他特別感覺興趣的成語格言，以外還寫了極多的信。到現在保存下來的有一百二十三封。他的家信中以下的可爲一例。他父親臥病於威丁堡，死於路德客居科堡之時，未死之先路德寫了些慰問的信。他父親至死未改其癖性。路德問他仍然堅信福音不信。他父親回答說，『那個無賴不信！』說畢，就絕氣了。

路德住在科堡時，他那愛動物——日爾曼人種的特性——的心隨着發達了。他特別喜歡的是鳥與狗。狗更是他的寶貝。他那忠實的小狗死了以後，他覺得那狗不是完全消滅了，所以他以動物也有不死的靈魂。

路德與一班在奧斯堡的朋友幾乎每日都有信使往來，指導他們一切所作的事。他自己雖不在奧斯堡，却用他堅強的理智主持着那裏的事務。這時候可說是除沃木斯會議外他一生事業的最緊要關頭。他在科堡寫到奧斯堡的許多信就是一個光榮的見證，證明他喜樂的信心，大無畏的勇敢，證明

他誠實可靠，思想敏銳，如小孩一樣天真無慮，興致濃厚的談諧，態度坦白，對於情形有清楚的認識。他的影響對於墨蘭頓亦不可少，墨氏此時是第二次作代替他師傅的艱難工作。改教的事業已頻於較之一五二二年在威丁堡所經歷不得更好的一種危境（甚於路德死後所有的一種危境）。墨氏急急要與對方和解，所以他願多照天主教人的意旨草擬信條。路德阻止了這事。他送去一封信和一本勸告在奧斯堡的諸位首領的小冊子。這小冊後來稱為路德的奧斯堡信條。這一位大無畏的巨人就藉這小冊子出現於奧斯堡議場了。這篇文章雖被禁止發售，但仍留下了一極深的印象。奧斯堡的各家書店頃刻間賣出了五百本。勃蘭登堡侯佐治竟當着皇帝以手指着自己的頸項宣稱他寧可失去頭顱，不願失去福音的信仰，會議中這種有聲有色的表示即是路德的精神灌注所致。

在這次會議中也是路德給了復原教人勇氣，使他們能照皇帝所要求的用文字陳明信仰。在歷

史上最著名的這本信條上實有他的分。奧斯堡信條雖為墨蘭頓起草，但路德已在瑪爾堡條文中立下基礎，而且他把他的精神灌輸到信條裏，形成了最後的樣式。信條草成之後，也送到了科堡去審查，路德感覺這信條滿意，雖然他自己寫必然寫的不同，因為他說，「我不能這麼輕聲緩步的走」。

路德宗教會這本主要信條的主要觀念在於證明：路德宗不是一個講異端的團體，脫離了基督和使徒所建立的大教會，反倒就是這個最真實而經過了改進的教會。教皇的教會倒應看為是與原有的真大公教會分離了。奧斯堡信條最大的特色是：除說明路德宗為大公教會之外，又極清楚的陳述了改教運動所主張救贖且合聖經信仰的道理，並以此為判斷一切的準則。最緊要且給予奧斯堡信條最大力量的一點就是此信條不講虛玄的神學，只說出一種生命的經驗，福音教人對此願為之生死。路德與其他福音教人在整個的十年之中藉着不住的祈禱在上帝面前所生活的現在包羅於幾

句簡單的話語之內了。在一個關係世界歷史的俄頃這些話語經宣讀，奉爲路德宗各世各代的信條了。

這事件於一五三〇年六月二十五下午發生於國會舉行會議的奧斯堡主教宮中。福音教的公侯就在這裏宣讀了，奉皇帝諭令所呈的信條。這事件在會場中所造成的印象有施巴拉丁的話可證。他說，「今天發生了世界歷史上一極大的事件」。路德自己也說，「奧斯堡會議的價值非可以金額估計，因爲我們的人已經把我們所承認的信仰與上帝的道宣佈了」。奧斯堡會議也如沃木斯會議一樣，成爲與世界歷史有重要關係的爲所宣佈的信仰，而非會議的決議，也非皇帝所抱的態度。查皇在這次會議中亦正如在沃木斯會議一樣，處在一種緊急關頭，却顯出了出人意料之外的不由自主的態度。就是他的那兩種矛盾的政策，相互消長，猶豫不決，以致使他一生外交的長才與武功都無成效可見。

但路德依然做鼓勵他同志的工作，因為他們又喪膽了。就在那大事件之後的第二天墨蘭頓寫信給路德訴苦說，「我們現在處於極大的驚恐之中，只是以淚洗面」。路德卻回信說，「在這件事上我全然平安，無所憂慮。我們若屈服，宇宙的主基督也必隨着我們屈服」。又因別事寫給選侯約翰說，「基督也在那裏，與你同在，他也要在他父面前承認你如同你在此邪惡之世承認他一樣……撒但為一懊喪不平心懷嫉忌之輩，他受不住看見人心裏喜樂……他豈不更願你不振作精神麼」！

皇帝曾獻議與路德宗合作攻擊慈運理一派的人，藉以分散復原教的陣綫。但此種獻議亦被路德拒絕了。因路德的勸告黑森選侯腓力先行退出了會議，不久其餘路德宗人見再行談判必然無益，亦相繼退出了。選侯約翰回去時到科堡接了路德回威丁堡去。

路德到了威丁堡又擔任教授的工作。在以後的兩年中他又兼任教會的牧師，因布根哈根須不

時出外視察。路德單在這兩年之中的演辭保存下來的有二百七十一篇之多。

此時奧斯堡會議議決：沃木斯會議肅清叛教徒的成案應在全德國力予施行。這不啻是對福音教所下的哀的美敦書。但這一舉來的太遲，因為世界的局勢此時已起變化了。土耳其有再行西侵之勢，法國態度曖昧，瑞典在古斯道夫瓦撒之下也加入信奉福音諸國的一邊，增加了德國路德宗的聲勢。選侯準備作武力的抵抗。選侯曾徵求路德的意見，問他是否應抵抗皇帝，路德斷然的回答了一個『不應』。但選侯仍本能的覺得如屬必要，他實有責任，用武力保衛他治下臣民，不被人做叛徒屠殺。這樣連路德也漸漸（只是非出甘願）不得不承認，當時有組防禦性質的福音同盟以抗拒外力壓迫的必要，只是他說，「這是以人意為先，以上帝的旨意為後」。他也以先知以賽亞的一句話，「這百姓稱為悖逆，你卻不可稱為悖逆」聊自寬慰。

奧斯堡會議之後不久，一種防禦同盟在施馬

加登城 (Schmalkalden) 的會議中實現了。路德在一篇忠告我德國同胞的有力宣言中說明信從他的人對於現在威脅着德國的戰爭是無可指責的。他的宣言說，「連那些教皇黨也知道並且不得不承認直到如今我們是只講和平，也是追求和平，即在最近的奧斯堡會議中至誠切的要求和平。因這緣故如果戰事或叛變臨到，人就不應指責我們說，「這就是路德宗教訓所結出來的果子」，他們反倒應該說，「這是教皇的道理所結出來的果子」。那些教皇黨爲人爲自己都不願有和平。因爲直到如今我們只是安靜度日傳道，沒有帶武器攻擊過人，沒有焚燒過，屠殺過，傷害過甚麼人，如同教皇黨以前和現在所行的。我們反以至寬大忍耐的心對付他們殘殺兇暴的攻擊」。

但路德在世時並無實際的戰爭發生。一直到路德去世時爲止，施馬加登條約成了護衛路德宗的一大勢力。此時若訂一種宗教和議，也許可從此時受內外夾攻的查皇爭得路德宗法律上充分的自

由。但查皇的那種西班牙外交才優於德國的那些公侯，終於勸導了他們訂一暫時的和約。此即一五三二年的女仁堡和約。這和約上給予凡承認奧斯堡信條的信徒在他們已有的地域之內可得一時的充分自由。即此亦大為有益。自此查皇離了德國，十餘年未返。

奧斯堡會議的決議原以為可致路德宗的死亡，但結果反成了路德宗對外對內雙方的勝利。至此，在路德宗與路德個人歷史上的這一個艱難締造的偉大時期即告結束。我們也暫行放下敘述以後史事的進程，轉而一述路德的容貌品性。

第 十 八 章 路德的儀容品性

關於路德的面容我們能從他的朋友兼同工畫家兼製藥師的克拉納（Lucas Cranach）所繪的像上得到一大概的樣子。然按最近美術史上的考據，我們沒有許多克拉納所繪路德像的真本。只有兩幀銅版畫和兩幀油畫已經考證是絕對的真品。這些以外，有三幀畫像，兩幀油畫，一幀木刻大概也是真的。有幾幀另有複本，甚至有複本三份，克氏作畫多用此法。這些像中最好的一幀，且為美術學家評為最有價值的，現存於瑞典。

在克氏的畫室中，他多以自己的作品為藍本令學生習練。因這緣故也許有不少的路德畫像，雖有克氏所用蛇的標誌，然而仍不是克氏的手蹟。再，克氏的原版原畫也有仿製的。於是所傳路德的像就很多了。路德死後，仿製路德早年遺像之風大為盛行。克氏死後兩年，即路德死後九年，克氏的

兒子在威丁堡禮拜堂的聖壇上繪了一路德的像。這像是他晚年的樣式，面部肥實，不露縐紋，兩頰豐滿。髮鬢曲整齊，眼小而有生氣，面上頗有憂鬱之色。這一個像是克拉納的一個很寫實的木刻演化出來的，甚至與木刻像顯然不一。但這一個像（Weimar picture）終成了各像的範本，亦即平日多懸於家庭壁上的。就牠的年代說，這像不應如此受重視。

我們若單就上面所說的並根據所舉出的幾種像，我們所得路德容貌的印象就不一定很好。我們本能的覺得這些像都沒有把路德的真面目表現出來。克拉納決非庸手。但只要拿他所畫墨蘭頓等人的像與哈勒貝（Hans Halbein）底熱耳（Albrecht Dürer）所畫墨氏等人的像一比，我們就明白這些有靈才的美術家所畫路德的像沒有保存下來，那對於要曉得路德的真面目，是何等的損失。雖然如此，克氏所繪路德的像仍有其價值，他所畫的各像都有一粗礪的臉，好像是從一塊堅硬的石頭上雕

刻出來。尙未經琢磨一樣，這表明他直接出自於平民之家。在他的隆眉之下我們又見他有憂鬱之色的眼睛，表出他內心的羞怯與所負超出常人的重任，但同時又表出他那安靜無可動搖的信仰。他那高大的額，堅實的鼻，微微閉着的嘴，都顯出絕大的勇敢與毅力，這在生時恐怕比在像上更爲顯著。額上鬃曲着的髮差不多令人想到像獅子項上之鬣。臉上深刻的縐紋表明他心靈上的大痛苦，但口角腮邊有一種天真的表情，顯出他爲人的另一方面。克氏至少描出了他那黃綠黑珠明光四射的眼睛的神情，他的朋友與敵人曾稱這眼睛爲「鷹眼」「鷓眼」「鬼眼」等名目。再，他那時候的人也常說到他昂首直背高視濶步的氣概。

另有記路德儀容的兩段文字應與這些畫像同時敘述。一五一九年路德與厄克在萊普西辯論時，有一教授，雖是同情於厄克的，卻形容路德的儀容說，「馬丁中等身材，體瘦。因憂勞過度，致使近他的人可數出他身上骨頭的數目。然而他仍是健康，

年富而力强。他的聲調宏亮清澈，學識與聖經的知識淹博可佩。他精通希拉文與希伯來文，能評定各家對聖經的解釋。也不缺少口才。他有豐富的字彙和例證可資運用。他的缺點也許是在不能用之正確。他日常的生活是和善的，並無嚴峻之處。與人交往時溫良可親，與朋友說笑，照情形之所需有時活潑，有時安靜，但不論敵人怎樣觸犯威脅他，他仍常常顯出和善的樣子」。

他從瓦特堡回威丁堡時，矯裝武士而行，在燕拿城（Jena）的「黑熊」旅館裏遇見兩個瑞士學生。他們看見這武士在桌旁一手按着劍讀希伯來文詩篇，不覺驚異。那旅館的主人告訴他們說，那武士就是路德，他們幾乎不信。他們與路德談話了。後來有一個學生記出了他們所談的。那篇紀錄是路德由信仰而來的勇氣的一篇最佳見證。這篇紀錄論路德的儀容說，「他生的十分堅實（此時路德正享受了瓦特堡靜養的生活），行路時正直且是挺胸昂首的姿勢。黑眼黑眉。眼發光如電，閃耀如

星，使人不能久視」。

路德外面的儀容也必然有一種令人生畏與拒人的樣式。五六十年前有名的蘇格蘭作家喀萊爾 (Carlyle) 立於路德像前，記着說，「依我看路德的面貌表出他的品性。在克拉納所畫路德最好的像上我發現了這個真路德。一幅工人的臉，像粗石樣的眉，與一隻額，現出有大勇氣與作事的能力。初看這幅面目，差不多有拒人的樣子。但同時你可在這面上，特別是眼裏找出一種溫和安靜的內心的痛苦，一種無可形述的憂愁；一切慈憫之心的因素。這一些是他面貌高貴的真記號。路德裏面有笑的泉源，但也有淚的泉源。就深處說他的生命是憂鬱而嚴肅的。我認這一個路德是真偉人——偉大處非如一座雕刻的尖塔，乃如亞爾卑斯的一座下有深谷上接雲霄的山，谷裏又有奔放的流泉，又有錦繡般的山花」。喀氏自幼就是嚴格的加爾文派，所以我們不能說對於路德有所偏私。與此相反的，我們可引研究路德（詆毀路德的）最有名的天主教

多米尼古修道會的得尼弗勒 (Denifle) 爲例。他見了克拉納所畫路德的像，呼叫說，「路德，在你裏面毫無屬神的質素可言」！

不錯，路德較之大多數人性情來得矛盾些。前文已經說過，他從母性一方面承受了作事不倦的能力，但也承受了一種羞怯，潛伏在他的品性之中。他從父性方面承受了自尊自重執拗粗野的癖性，但也承受了中古農民極端尊重社會所認爲善良正當之事以及法律遺傳的心性。必須有一種在內心所起極大的強制力，才能夠改變這個農家出身的路德爲一劇烈反抗一切權威與束縛人良心的一切規律習俗的人。

前文也說過路德從家庭中也怎樣養成了那粗野而又很可貴的鄉下幽默之性，他有時竟用這種幽默與全世界開玩笑，使他成爲德國恐怕第一個大幽默家。但他又從家庭與修道院得了一種抑鬱苦悶之情，一生未能脫離。他又有一個遺傳性，是容易流入過度的謙抑與過度的傲慢。他一方面羞

羞怯怯自視過低，一方面又執拗非常，時發烈怒。兩樣的例子，上面都已經舉過。他從來不用甚麼「外交」的手段，但處緊要關頭——如自瓦特堡回威丁堡，或在奧斯堡會議之時——他又顯出一種透澈事理的本能，觀察政治上的利害，較之至有素養的政治家尤為明晰。他也了解他本國人的特性，而能因勢領導人民的思想。但只要打動了他仁慈的心，他又容易受人的領導。這個，他到瑪爾堡去，就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他在大庭廣眾之中為一剛毅的巨人，但在日常生活之中天然本色，容易親近。以理性與適度的尊敬待他，他易受商量，否則倔強到甚至不合理的地步。他為堅持主張，可與舉世相抗，但為他自己並無所求。他得孚人望，是沒有多少人能到那種地步的，但為他所認為正義的事，他是毫不遲疑，失掉這種人望亦所不惜的。這一層可由他對於農民戰爭的態度上看得最清楚。他不肯放鬆聖經上一個小小的字，如為聖餐爭辯時的那個「是」字，彷彿為全基督教存亡所繫。但他

又毫不遲疑的批評聖經一整卷一整卷的書，稱之爲草。他有時大發雷霆攻擊教皇與敵基督者，有時又是一個安安靜靜的鄉下牧師，在果園中忙着澆灌，種植，修理，研究各種各色的果木。他精力豐富，所作的事都滿有目的與意義。這一切都是受着一種內心的力量所驅使。我們注意過他對於作詩一道必無研究，但他寫起詩來，他以前的人自約伯大衛以來沒有像他的。如同他的一位朋友所說的，他是「上帝的一大奇蹟，甚麼事都能」。

我們一再的說明，對於路德，宗教爲他一切所行所說的核心。只是，照晚近的研究，他是神學家，史學家，文字學者，精於古羅馬文學，哲學，以及教父的著作，對於各種知識科學所知道的，都遠過於起初爲他作傳的那些人所想像的。他那種治事的安逸自如的態度誠然是驚人的，他所研究的問題不單是思想方面的，也有實用的，法律的，社會的，經濟的。與此相連的是他優越的記憶力，他憑此能隨時運用他的各種知識，且以優越才能表出之。此

外，他還有一種超過平常人的眼光，這在幾個緊急的關頭他表現的清楚。就智力說，他是一個奇才。

路德不單愛知識，也愛美術。他說，『我不贊成那些趨極端的人，他們認爲一切美術在福音之下都無價值了。我誠心希望每一種美術，尤其是「音樂夫人」，都用之於禮拜之中。誰給我們這些呢？』他自己那種敏活的想像力就需要有發表出來的工具，所以他也看出美術在促進文化上的價值。但在這一切當中他從未忘懷他一生的主要目的，即喚起人信靠上帝在基督裏所啟示人的恩典。他所經過且解決了的千千萬萬的問題，從未使他們妨礙他那主要目的。這一個目的就是他一生的經歷之中從不失誤的自信力所自來的泉源。『信，見證，如屬必要，受苦亦所不辭』爲路德所走平實的生命之路。有論他的話說得好：『在全世界歷史上，事業如此奇偉駁雜同時又如此簡單直截的，路德以外，無第二人』。他能如此的秘訣即是從不顧自己，只顧他所代表的事業。

爲說明這一層意思，我們只要想到路德怎樣看重傳道人的職分。他的快樂自然是由於他無虧的良心。但他心靈的力量與安泰特別是從他禱告的生活發出來的。他不斷的靠着禱告的力量生活。他每大聲禱告，禱告時喜歡站在窗前，眼望着天，如同他在沃木斯的那個千鈞一髮的晚上所作的。他對上帝說話如同對自己的父親說話，親切簡單。但有時禱告，又像如暴風猛雨沖撞天門。憂患苦惱壓迫他心靈的時候，他的禱告就是以全幅精神與上帝角力。只有少數人像他一樣，知道怎樣抓住上帝的應許，整夜掙扎以求得蒙賜福。

但路德也有他的弱點。他並不是甚麼復原教聖徒，倒是一血肉凡軀的人。他每每鄭重的論自己說，『我個人可任人隨意批評。我不假裝聖徒。』在路德的生活上也有可批評的地方。例如他在農民戰爭時的忿怒，對腓力重婚的態度(參下文)，對慈運理的憤恨，甚至到慈氏死後尙未消失。又如他那激烈，粗暴，有時甚至於不公允的辯論。只是路德

所攻擊的常是他敵人的態度，而非其個人。

但我們看路得，不可把他與他的時代分開。在辯論中每把自己所反對的事屬於魔鬼，稱對方爲豺狼，狐，豬，等名目，那是當時習慣如此，其實意並不如所說的那麼難受。我們只要舉路得在瑪爾堡辯論中所說的和他的態度爲例，就可以證明上說不錯。我們也要記得路德從未利用過權勢置天主教的任何人於死地。反之，反對他的那些天主教人從不以口頭與文字的攻擊爲足意（雖然他們所用的更粗鄙更誣衊）；他們更不遲疑的流人的血。人對於路德用粗鄙語言即力肆攻擊，而對於那個要活活的燒死路得，常常尋找機會置信從路德的人於死地的教會，竟無一言相責，豈非滑稽？

萊普西的佈梅爾教授 (Böhmer) 爲現代作路得傳第一流作家，他曾經說過，有三個人是德國民族所愛的，也是德國民族所恨的，此三人即大查理，路德，畢士麥。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在全歐洲歷史上沒有人曾爲人愛戴亦爲人恨惡有如路德的。

他像他的主一樣，作了『毀謗的話柄』。與路德同時的福音派人已認他爲上帝的先知；而那些反對他的文人如謀爾尼(Murner)柯赫羅斯(Cochläus)之流却形容他是被各種邪靈所附，犯了最可怕的罪的。柯氏說的更極盡誣讒。這人先爲一欽佩路德的人，但因虛僞好名之故，見路德既被通緝，就改變態度了。他立即下手作文攻擊這一個講異端的路德，以求增高他在教會的聲價。但他一生的大憾事是：沒有人願意刊行他冗長的文章。因此這些文章的毀謗力日漸減小了。末了他只好說路德爲撒但與路德的母親苟合而生的兒子。以後，路德死了，他父親撒但從威丁堡禮拜堂取出他的屍體，以致那禮拜堂有一個禮拜之久的硫磺氣味。在以後的兩百年間天主教人大都相信這故事。

反對復原教的人所施行的宣傳每每不從理論上討論種種觀念，而喜歡毀謗路德個人，希望所撒在他身上的污泥也可以黏住他的教會。這種辦法繼續的施行着。及至人民的知識較爲開明，不很相

信路德爲撒但所生的謊言時，反對他的人又形容他爲一貪食醉酒無饜淫蕩好色的人。他的因信稱義的道理不過是用來遮飾他不願過貞潔生活的心意的。

對於這一切，我們只消說，現代的考據已將這類話一點一滴都證明是誣衊了。在路德的生活上找不出甚麼放蕩的黑點來。不錯，他談話，甚至講道時，曾用很寫實的話說到男女的性關係，但這是那時的習尚，連在英國，法國，意大利最文雅的人中，一直到教皇自己，都是如此。他們的意思是這是人人知道的事，即在有地位的婦女之前在講臺上也不妨講說。就事的本身說，自然不能即以此斷路德爲一淫亂之人，反之，這只表露那些反對他的人心裏所藏的仇恨何等強烈。路德說話時也許用過粗鄙的語句，但他從來不像他那時候大多數人的輕薄，也不像反對他的那些人如柯赫羅斯之流那麼污穢。實際上路德堅持着人應當貞潔。我們可以提出實例。有一個時候婦女淫靡的裝束從嚴格

信天主教的西班牙，法蘭西，意大利等國流傳到了威丁堡時，他警告人不願再住在那裏。與反對他的那些天主教人如特次勒，亞良德，厄克，柯赫羅斯等人比較起來，路得的生活就是聖徒的生活了。他也不像慈運理與羅約拉，他少年時的生活是貞潔的。在這件事上他對於當時最熱心的天主教公侯主教所常行的力持反對的態度。天主教的公侯如買音慈的亞勒伯特，勃蘭登堡的亨利都毫不遲疑的私交外婦。復原教公侯只有黑森公爵腓力自認爲性欲的奴隸，受了良心上的痛苦，多年自動的不領聖餐。

關於路德的貪食無饜，我們只要引他自己的話來說明。他說，他寧可吃日常淡薄健全的飯食，不願吃極豐盛的美饌。不得已時，他只吃一條小魚幾片麵包也夠過日子。墨蘭頓與路德共事近三十年，他驚奇路德只要何等少的飲食就能過日子。雖然如此，路德晚年仍發胖了，許多不貪食的人也是如此。關於酒，路德是他那時代提倡節制最力的

人。我們自然不能拿近代完全禁絕的標準來評論他。中古時期之末人並不以醉酒爲不德。一五二〇年之後在歐洲竟認能飲爲一大娛樂。查皇爲一大飲者，路德本邦的首領選侯約翰一飲必醉。天主教的厄克，復原教的馬提星 (Mathisins 路德的朋友)，都宣稱坦坦白白的豪飲是無罪過的。路德對於開鑛工人與某種勞力的人甚至容許他們喝酒，這在今日是我們所不會贊成的。但除此以爲他曾用著作與演講反對醉酒的事，甚至當衆責備過他本邦的元首。

路德的餐桌上平常總有他夫人(參下文)所安排的啤酒。有時他也喝點濃酒，減輕他常發的疾病，並抵制他的失眠症。他是這樣推論：「我們的主上帝既是造了好大梭魚和萊因酒，我認爲就可以吃可以喝」。但從沒有人看見路德喝醉過。這在那種時代是不平常的。他平常的說笑和在餐桌上的閒談，竟有人拿來證明他是個好酒的人，這是他所夢想不到的。縱丟開他一切高尚的德行與爲人的

嚴肅不說，一個爲酒敗壞了的人怎麼能作成像他這樣的大事業呢？很少的人，若是有的話，能與威丁堡的這一位改教師等量齊觀。在全教會歷史上路得是著書最多的人，共三百五十種。耶穌會的革熱赤爾(Gretschel)與奧古斯丁教父在著作的數量上算是最與路德相近的。革氏著了二百六十八種，奧氏二百三十二種。但革氏的書大都爲意義重複之作，而路德自始至終新的思想觀念如流泉奔放不止。他的思想常是深刻，文筆常是生動的。然而他的著作仍只是全部工作的一個小小部分。歷史上少有人像他一樣，遺下了這麼多的信札與寫好了的講道辭。此外，自早至晚時來商談事務的人之多，是我們不能想像的。他也常常要準備出門。雖是這樣忙碌，他所用於家庭的時間和他對家庭的注意，仍表出他是模範的丈夫和父親。在這一切之外還有他的主要的工作，即實地的建設福音教會，領導教會渡過層出不窮的難關。他誠然不是甚麼敗壞了的人，乃是把世界攔在自己肩頭上的亞特

路 德 的 儀 容 品 性

拉(Atlas)。

註：亞特拉爲擎天的巨人，出自希拉神話。 (譯者)

第十九章 路德的婚姻與家庭

本書已屢次提到路德的婚姻。但要對於他的人品與歷史得到真實的觀念，我們必把他的婚姻與家庭生活更親切的考察一番。前已說過，他恢復了婚姻尊貴的地位，自從他由瓦特堡回來以後，就熱心的提倡福音教會的牧師應該結婚，組織良好的家庭。他撮合人婚姻的事是多而且幽默的。但朋友們想促成他結婚的，却失敗了。他認為他年紀過老，不適合婚姻生活了。他說，『他們無法把一個妻子強迫送進我的門來。』他考慮過一兩次，但沒有成事。一五二二年之後威丁堡奧古斯丁會修道院的修道士都出院了。只剩下路德和以前的院長。他在那裏過着一種清苦的獨身生活。他在大學當教授的薪金約合現在的八百金元。他的著作，也從未思想過要收版稅，雖然他出版的書使很多的書賈都靠此爲生。他若收版稅，大可以成爲富

有。他仍照舊習遵守預苦期的齋期，但事實上全年都算是他的齋期，因為他在飲食上過的日子是那麼簡單。他住的那間修道院房子由他自己收拾，但不如說他沒有收拾過。他這修道士簡直沒有想到這類的事。有一年多他沒有鋪過床。晚上他就倒在上面睡，許多時連衣裳也不脫，因為由於不斷的工作，疲乏至極了。後來床上的草蓆成了硬塊，所以連他自己也不能睡。

他穿的仍是修道士的黑袍。袍上有了窟窿，他就把衣角衣邊剪一塊下來補上。末了這件黑袍竟成了一件補上加補的百衲衣，到一五二四年才脫下，另穿選侯送他的材料做的一件黑色長衫上講臺講道。從那時候起這件「路德衣」就成了德國路德宗牧師的制服。

但這種生活漸漸引起他想藉婚姻來加以改善。以後他就遇着了他未來的夫人，即前為女修道士的迦他林芬波拉 (Catharina von Bohra)。一五二三年路德的朋友從妥高 (Torgau) 帶了已經返俗的

九個女修道士到了威丁堡。路德自己雖然也貧窮，但不得不設法安置他們。他笑着說，『我那行囊底下有一個大窟窿』。他把他們暫行分派在城裏的友人家裏居住。這九個女修道士中有一個即迦他林。他替那八個都用撮合的辦法找到了永久的家庭，但替迦他林找人時，一連兩次都沒有成功。迦他林却明說願意嫁路德本人。路德起先看她有點自高聲價的樣子。她也就顯然缺少平常婦女自謙的德性。但路德是講理的人——只要人以正當方法對待他。他也沒有甚麼正當的理由拒絕迦他林所表示的願望。他也想到，若是結婚，也可以再得到他老父的歡心，因為早二十年，他父親曾想他與一名門的女子聯姻。再，這件婚事使他動心，也許還有過於他自己所能說明的。照新近所發現一個最不喜愛婦女的人所評定的，迦他林姿容是很美的。不過從克納拉所繪的像看，與以上的評定恰恰相反。

那是農民戰爭的最高潮之時。我們已經說過，路德此時自覺他的生命將不能保。他因此急忙採

此非常的步驟「以抵抗魔鬼與世人，不獨用言語，也用行爲，作一完全的見證」，見證婚姻高尚的地位與福音教會牧師已有脫離天主教守童貞戒律的自由。此時路德年四十二，迦他林二十六。他沒有徵求甚麼人的意見就把這件事決定了；他只求問了上帝，得到了迦他林的許可。那時迦他林寄住在克納拉家。一日晚上克納拉夫婦與迦他林到了路德的修道院。布根哈根牧師，游斯丁約拿校長，與一位律師被請了來當證人。路德與迦他林就在他們面前宣佈成爲夫婦，並將於主日同往禮拜。簡單的儀式就是這樣依法舉行了。新郎新婦也遵照當時的習慣，臥於新婚的床上，由賓客排成行列經洞房而過。游斯丁約拿看見他這位親愛的朋友結婚了，他喜的流出了淚來。實際上這件事在宗教與文化的歷史上有最大的重要性。

這件事辦理的迅速，連墨蘭頓都是到末了才請他。但墨氏不以這事爲然。他沒有參加婚禮，也沒有赴兩個禮拜之後的喜筵。他仍看一個男修道

士正式結婚，那是人所不能想像的。以後墨氏寫了一封信給路德，毫不遲疑的把一個黑影加於路德身上。這封信後來多爲天主教人所利用。

因路德，一個男修道士，與女修道士結婚，就引起了各方的責難與詈罵。反對他的人以爲他是爲勢所逼，他和迦他林淫亂的結果不久就可顯露出來。但事實是他們結婚一年之後，迦他林才生兒子，他們的頭一個兒子。路德認這一切所加於他們身上的凌辱，只是另一個證據，證明他所作的是蒙上帝所悅納的。他說，『我的婚姻若是上帝所作出的，人就不要希奇有人要反對』。他寫信給施巴拉丁說，『我因結婚的緣故如此受凌辱受窺探，我只希望可使天使笑魔鬼哭。』

路德因結婚，生活爲之一新了。他的同伴（那年老的院長）已搬了出去，那所修道院先已由選侯約翰准許路德自由居住，到一五三二年，就賜給他做世襲的產業了。一所修道院此時全然變爲一所牧師住宅了。幽暗的僧齋變成了軒朗的客廳。以前

的食堂改成了廚房，貨房，與女客廳。第三樓的許多房子與第二樓的大廳都由路德的夫人爲增加一點收入，租與散客居住了。有一位朋友如此形容那裏面的情形：『路德博士家裏有一羣很好而很整潔的人，其中有青年人，學生，少女，寡婦，有孩子的母親，以致裏面沒有多少安靜的時候，以致多有人替他可惜』。修道院的草場也變成了菜園，裏面還有雞埕，蜂巢，與餵豬的場所。院內的舊釀造所也修復好了。這一切都由路德夫人所主持。她似乎特長於養豬，所以路德寫信給他，有時詼諧的稱她爲『我親愛的牧豬者。』她爲人平實，身體康健，早晨四點鐘就起床工作。因此路德又稱他爲『威丁堡的晨星』。她甚至還租了鄉下兩處的田地種莊稼。她這種治家的才能於路德是有益的，因爲路德不長於生計方面的事。他本着那平常不事生產的書生氣習，常替他欠債的朋友作擔保。他的各種東西，甚至連衣服，都隨時施與常到他門前求助的許多窮人。他從選侯等人所得的禮物也一樣與人分

享。平常總是他夫人來耐煩的解決他因這些事所引出的困難。有時她也加以勸告。但路德總是回答說，「上帝一定會幫助我們的」。這句話是他惟一的避難所。他雖這麼好施捨，他的經濟情形仍是漸有進步，因為各方面都有資助他的。

路德的夫人把家庭造成了一種勤儉樸實的中等之家的樣式，而路德自己給予那裏面靈性的空氣。餐桌上總有賓客朋友在座，而餐桌上的談話尤饒趣味。所談的多為對聖經各種題目作有益的討論並雜以正當的笑談。路德常留心自然界的美與人世的各種事理。因此他談話時常用有詩意的事事物物以為說明，使所談的常有趣味。他日常所見的就可用為宗教生活的教訓。雀鳥眼光的敏銳，小雞生長的迅速，池沼中的魚蝦，花的種類與顏色的繁多，飛蟲得到食物的優先權之類，都是他所用的比譬。不但如此，甚至一堆肥料也能引他說出美麗的語句來。他在餐桌前也盡情說那些粗俗的笑談。而沒有留意聽他談話的學生竟會記下，發表出

來。他的餐桌談就是這麼來的，因這緣故，那裏面的許多珠寶之中也有不少失真與誤會之點。

餐後，路德平常喜歡有音樂歌唱。「樂夫人」是他的至友。他說，這位樂夫人的藝術是上帝所賜榮美的禮物，與神學相近似。他對於家庭中的舞蹈，只要行的正當，並不反對。墨蘭頓差不多是他家中每日必到的客，墨氏多參加這種舞蹈。路德對無傷風化的戲劇也不反對。他在花園中備有玩十柱戲(tenpins)的地方，以便賓客游戲。若有人沒有拋正，路德每大笑以取樂。但即在作十柱戲時，亦為人靈性生活的榜樣。枝頭一隻雀兒唱牠的晚曲時，路德脫帽，笑向那雀兒道，「雀博士，這種能無憂無慮完全快樂的本事像你在那上面所有的，我倒沒有呢」。路德每日早起與臨睡以前要大聲禱告。但路德的家庭生活中最有光榮且成爲福音教會家庭生活模範的，即是把基督教與日常快樂自然的生活打成一片了。他們家庭裏沒有甚麼特意裝成的敬虔樣式，只是一種每日健全的信靠上帝的空氣

自自然然充滿在一切事上。

路德對於婚姻的觀念曾在上述的餐桌談一書上一再的表示明白。我們且引證數則如下：「基督從未輕視過女人，他自己反爲女子所生。這對於婚姻算是不小的榮耀」。『沒有甚麼關係，也沒有甚麼友誼，其佳美，信實，溫柔過於夫婦成爲一體平安快樂的同居的婚姻關係的。反之，世界痛苦的事也沒有過於恩義斷絕，夫婦分離的』。『娶妻容易，常常愛她就難。這是上帝的一個恩賜，凡得了這個恩賜的，應該感謝上帝。若有人想娶妻，就應該認真的考慮，如此禱告說，「主阿，你的意旨若是要我過獨居的生活，就求你幫助我能這樣行。若不是這樣，就求你賜給我一個善良虔誠的女子，我可與她終身同居，並值得我的愛。』」

他對於他夫人就是這樣。他們兩個的情誼是很好的。他夫人不但主持家政，更贊助他的工作，參加談論，雖然她所說的多是婦女的個人見解，而且說時很有把握的樣子。路德所給予別人偉大

的印象並沒有使她夫人震驚。主持家政的是他夫人。他夫人注意了他種種由獨居而來的習慣，而想使他改變。他們有時發生小的齟齬，因為兩人都是執拗的性情。迦他林喋喋不休的習慣有時又使喜安靜一點的路德厭煩。談家常話的時候，他是一員健將，但在靈修與上聖經班的時候，她的談鋒就不那麼健了。路德有時還認她是試煉他忍耐心的一個十字架。但在伺候的事上她是最好的。路德晚年多病(參下文)，當路德病時，她那品性的優點就於用心伺候他的事上顯出來了。路德也充分的欽佩她好的品質。他說，「我不是熱烈的愛她，但我很看重他」。他也論到她說，「我有一賢良誠懇的妻子」。路德也是賢良的丈夫，他的詼諧用於家庭中的為最多。他每笑他夫人的多言。某日一個外國人到威丁堡來學德語。路德要那外國人請他的夫人教授。他解釋說，「我夫人說話的本領比我高得多多」。他有時以自己為家中一個操勞過度的奴僕，戲稱他夫人為「主」，「博士」，「博士夫人」等名號。但我們

不能不感覺他夫人到底沒有充分達到他所求於爲妻子的。似乎因迦他林缺少那種屬女性的姿態與情愛，路德就把他豐富非常的熱愛傾注在他的兒女身上。

迦他林給路德生了六個孩子，三男三女。他與這些漸漸長大的孩子的關係是純真可愛的。他有時或站在樓上窗前久望着他們遊戲，或親自跑下來同他們在園子裏一路頑耍。在他們天真無過的頑耍裏他看出了地上屬天的一個縮影。小孩望盤碟裏櫻桃蘋果的光明的眼可比到那些心懷盼望的人。他因此呼叫說，『深願我們也有這樣的心望那末後的日子』！小孩純樸的信任，依路德看，又可常使我們想到我們的信心也應該那樣。有些畫家真是何等的想繪出路德領小孩子唱歌，遊戲，或教他們禱告的神情呢！路德自己一生不離禱告，他願意他的子女也是一樣。他得第三個孩子時，曾典型的表示他父性得意的氣慨說，『我如今有了三個好孩子了，這是教皇的任何神學家所沒有的。這三

個孩子是三個國，而我享有這三國的權利較之斐迪南（Ferdinand）享有匈牙利，波希米亞，羅馬，三國的權利還大。（按斐迪南為查理第五之弟，擁有查理第五所承受德國之地）。

當櫻桃成熟的時候，路德每帶着他的三個孩子到鄉下，遊覽他牧師同輩的果園。他似乎只有同他孩子在一處的時候，他的生活就達到了完滿之境。他屢次說，「小孩愈多，快樂愈大」。只是他也經過了難處。有一個元旦，他的一個孩子哭着，無人能使他安靜。此時路德心裏愁煩，嘆道，「這是有家室的累，使人不願結婚！我們都怕女人怪異的脾氣，小孩子的哭鬧，都怕家用大，隣舍壞……」然而比起上帝給人小孩子這佳美禮物來，到底又算得甚麼呢？路德一次看他的孩子頑，不由得驚呼道，「婚姻的生活不是從上帝那裏帶來了何等豐厚榮美的幸福麼！……小孩子是最佳美的果子。愛情的結因小孩子而愈加堅實。他們是羊的最好的毛」。路德極其疼愛小孩子，但他並不是一位善柔

的父親。小孩子行了不服從或虛謊的事，他必定重重刑罰他們。但他由於自己幼小所得痛苦的經驗，明白了，如同他所說的，『蘋果與鞭子要相輔而行』，父母的愛應該常常求了解小孩子和小孩子的世界。他這位大戰士確切了解小孩子是怎樣思想，對他們說話時，也了解用他們所說的話。這有一舉世知名的例，我們不能不記在這篇簡單的敘述之內。他在科堡寂寞的書齋裏寫信給他的大兒子漢斯，那時還只四歲，說：

『我親愛的兒子，願基督裏的恩典平安歸你！聽說你喜歡讀書，喜歡禱告，我真高興。我只願你常常如此。我回家的時候，一定要從街上買一個好禮物給你。我知道一個美麗的花園。那裏面有很多小孩子頑耍。他們穿着金色的衣服，在樹下檢好看的蘋果，梨子，櫻桃，和黃色藍色的花。他們唱歌，跳躍，快樂。他們也有好看的小馬，馬勒是金的，馬鞍是銀的。我問那看園的，這些小孩子是誰，他說，「他們是喜

歡禱告，喜歡讀書的好小孩子」。我又說，「親愛的朋友，我也有一個兒子。他名叫漢斯路德。他可不可以到這園子裏來，吃這好蘋果梨子，騎這些小馬，同這些小孩子玩耍呢」？那人回答說，「可以的，只要他喜歡禱告，是可教的好孩子，就可以來，立普和約斯特也可以來。他們都在這裏的時候，我還要給他們笛，鼓，琵琶，和各樣的樂器。他們也可以跑，也可以射箭呢」。

「那看園的人又領我到園子裏的一處草坪上，那是遊戲的地方。那裏有金色的笛，鼓，也掛着好看的弓。只是那時是早晨，衆小孩子還沒有吃早飯，我不能等着看他們遊戲。我只對那看園的人說「先生，我要立刻寫信給我的兒子漢斯，把這一切告訴他，要他殷勤禱告，讀書，做個好孩子，所以他也可以到這園子裏來。只是姑母連拿必須同他一路來」。那看園的說，「可以得，你就寫信給他罷」。

所以，漢斯，你要殷勤讀書，專心禱告，告訴立普和約斯特也要讀書禱告，這樣你們都可以到這園子裏來。願全能的上帝與你同在！問你姑母平安。 你親愛的父親馬丁路德

主後一五三〇年】

路德的小孩子不都成了人。第二個，一個女孩，只有十個月就死了。他雖然確知這女孩已與基督同居去了，並以此寬慰自己，然而他仍承認說「這孩子在我裏面留下了一種非常難過的心，我可以說，是一種女性的心，叫我爲她憂傷。我從來沒有想到做父親的心對於子女能如此溫柔」。第二年他又得了一個女孩，頂補那已經死去的，這使他非常快樂。這正是一五二九年斯拜爾會議（Diet of Spires）的危急之時。他給她起名叫抹大拉，是他所鍾愛的孩子。照他所記得的，他從來沒有生過這孩子的氣。以後在一五四二年，這孩子也死了，那無疑的是路德一生所經過的最大試煉。他在憂愁但信心堅定的情形之下極動人的預備了他女兒經

過死亡的幽谷，同時又寬慰了自己和他夫人。他站在女兒臨終的床邊自語道，「我很愛她，但是，親愛的上帝阿，你的旨意既要她去，我就喜歡想着她將與你同在」。隨後再對他的女兒說，「我所喜愛的抹大拉，你喜歡與你父親同在，但你也喜歡到你天上的父親那裏去麼？」他女兒回答說，「最親愛的父親，我喜歡，但願上帝的旨意成就」。於是他轉身對他夫人說，「我所喜悅的迦他林，只要想念她所去的地方！她在那裏必然非常的好」。接着他跪下，禱告，哭泣。他女兒就在他懷抱裏睡去，脫離地上的生活了。以後見她睡在棺材裏面，又對她說，「我所愛的抹大拉，你將要復活，如明星，甚至如太陽一樣發光」。他又安慰他夫人說，「我送了一個聖徒上天去了」。他心裏雖感受非常的傷痛，他還是對一些弔唁的人說，「實際上我的心靈快樂，只是我的肉體不願跟着快樂罷了。這種離別是過於人所能忍受的」。路德自這次憂愁的事以後，就再沒有完全復原。他自己離世的時候也不很遠了。

第二十章 病患與勝利

(一五三〇年以後的歷史)

以上敘述路德歷史上的種種大事，已經到了一五三二年在女仁堡簽訂宗教和議。在那個時候年已五十的路德，其精力似已枯竭。他的容貌是一種有病與未老先衰的樣子。這不足奇異。因為除了他所負超常的重任與心思的極度焦勞外，還有病患與身體上痛楚的纏擾。前已說過，他在瓦特堡時害過消化不良的病症。這病以後接連的發作，以致使他幾乎不起。約兩年之後，他又得了一種頭痛的病，以後亦未完全痊癒。石淋的病，從一五二〇年就起了的，這病更引出了筋骨與背脊疼痛以及瘡癩等毛病。他還患黏膜炎，痔瘡，耳痛（耳痛發時每歷數星期，耳不能聽，夜不能眠），牙痛，以及心胸不適等症。但他雖然有這種種身體上的病痛和靈性上的試煉，而他特意不以此累人，這是我們所

應深切注意的。他自自然然認爲只有他自己和上帝應擔負他的這種擔子。他雖在這病患試煉之中，却繼續的過了十多年極忙迫的生活。他從農民所稟受的那種強壯身體加上他熱烈的精神竟使他能抵抗疾病到一個非常長久的時候。我們還可以說，正是在這一個十年的期間，爲路德的宗教活動最成熟的時候。

爲篇幅所限，我們對於路德的歷史上有些頗要緊的事亦不能詳加敘述。一五三〇年以後路德對復原教的政治活動，參加的不如以前那麼多。他在這一個期間的主要而很不容易的工作是領導信奉路德宗的人走正當的路。此時德皇查理第五正力行和平的方法要把信復原教的人引回天主教會。查皇所用的方法即是召集一大會議或舉行宗教的談判。約在此時路德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很爲奇異的事。一五三四年天主教會換了一個有才能些的教皇，保羅第三，即不久以前設立了耶穌會的。他恢復了查辦異端的裁判所，並開始一種反改

教的大運動。保羅第三爲使所召集的會議能符合天主教的辦法，就差遣一個很有才能但極端虛浮的意大利人，名叫威爾革留（Vergerio）的，做他的代表，到德國來。威爾革留因要知道威丁堡那方面的意向，就親自到威丁堡來見這素不長於外交的路德。只是結果他看出就在外交的才能上路德也比他高強。路德既看明了這一意想不到的貴客來造訪的理由，就盡情的利用他豐富的談諧來應付他。路德應於主日早晨進謁威爾革留。但未出之先，叫了一個理髮師來。理髮師來了，就問，「博士，今天爲甚麼這麼早要修鬚鬍呢？」路德回答說，「我要見至聖的教皇的欽使，所以我要把模樣收拾得少年些，叫這欽使可以去想：「奇怪，這個路德這麼年輕，就引起了這許多的紛爭。以後甚麼事他不會引出來呢！」因這緣故他穿上最客氣的衣服，胸前掛一個金十字架。那理髮師說，「這會使他生氣哩」，路德回答說，「那正是我所要的」。據他自己所說的，他與威爾革留同吃早飯的時候，他給了他一

個「真路德」的面目。威氏無論提出甚麼會議的計劃，路德都回答說，「就照你所說的而行。我總到會」。威氏又問他，「你們當真封立神甫」？路德回答說，「就是，因為教皇不願為我們封立」。末了，路德就正式且清楚的說明教皇制度與因信稱義。宜乎威氏以後在忿怒之中稱路德為「害神經病」「被鬼附着」的。然而必有甚麼深深印入他的心靈，因為這一位欽使以後成了意大利擁護復原教最力的人。

教會的大議會已有可召集的趨勢。為作這會議中討論政治問題的方針起見；路德於一五三六年另寫了一本信條。信條上提出了福音教會所絕對服膺而不能更改的各點。寫成以後，交付了威丁堡的選侯（約翰），選侯就帶了這本信條和威丁堡的諸改教領袖往施馬加登城去參加所召開的政治會議。照路德的心意，他們不應拒絕天主教會召開大議會的提議，但同時又不應受甚麼拘束，只宜等候局勢的開展。但路德終於不能出席。正在開會

的時候，他的石淋的病症突然大發了。垂危之中坐了選侯的車回家去了。希奇，路上的顛簸似乎減輕了他的病勢。他到威丁堡已經好多了。但一時路德已死的信已傳播各處，而一班仇恨他的人無不額手稱慶。因為傳的如此確切，以致威丁堡人要求路德親筆寫幾句話證明他仍活着。路德就寫了以下的話：「我馬丁博士親筆承認我與魔鬼，教皇，和我的敵人同意，因為他們知道我死了，他們必然很快意。我也願意死在施馬加登，給予他們這種快意。只是上帝不願我如此行。也許不久，他們想不到的時候，他要這樣成全，那於我是大福氣。到那時他們將要唱，「甚願路德還活着呢！」」

在施馬加登出席會議的諸神學學者在路德的信條上簽了字；從那時候起就稱為施馬加登條文。這文件因其價值重大，已被列入路德宗有名的信條集協和信條之內。這文件也是路德在神學發展上的頂點與最後的著作。他自稱這些條文為他的「約」，並說，「憑着上帝的旨意，我對於這些條文要

持守到死的日子。這裏面我不知道有甚麼可改變或可捨棄的。若有人捨棄甚麼，他就要與他自己的良心商酌」。他以「因信稱義，非因遵行律法」爲此條文的主體。他宣言說，「對於這一條，雖然天崩地陷，但沒有敬畏上帝的人能夠離棄或作絲毫的讓步。我們所恃以教導，恃以抵擋教皇，魔鬼，和全世界的，即此一條。因此我們應絕對的明瞭這一個道理而絕不懷疑」。他在這些條文中也特別嚴厲的闢彌撒之誤，他稱彌撒爲天主教最大而最可怕的事。

在施馬加登的復原教領袖沒有遵照路德的勸告行事。他們決定不參加所召集大議會的會議。由於這一舉，並由於施馬加登條文的簽訂，德國信奉復原教的各邦就正式脫離天主教了。只是談判還是進行無間，不過這種教會大議會的觀念却漸爲籌開虛文較少的宗教談判的計劃所替代了。這引動了路德又作了一本很偉大重要的書。這本書且待以後另行討論。

問題若是自由坦白承認福音的問題，年老的路德就仍與年少的路德一樣。他以前的原則至今依然未變，這原則即是：福音不應假政治勢力來傳播。他寫着說，「我們的事業不是由於偶然而來，乃是由於一可靠者的決定。這事業不是我們的，惟獨是上帝的……我們應記得摩西的話，「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你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在這十年的期間路德能歡然見福音新教在德國以內與以外都往勝利的程途邁進，西北自挪威丹麥遠達東南的匈牙利與七堡(Seibenbürgen)。德國的禹爾吞堡，勃蘭登堡，普法勒次，撒克遜公國等重要邦國都加入了。路德對於各處直接間接貢獻意見或加以指導，不斷的工作。他特別感覺快樂的是他在撒克遜公國所領導的改教工作，因那裏的喬治公爵反對路德一直到死的時候。這一個公爵臨終時寧可把他的國傳給他的政敵奧國，而不願傳給他傾向復原教的兄弟。但他這種計劃沒有成功。他兄弟掌握了政權，請了路德去贊勸改教的工作。正是

在路德與厄克辯論於萊普西的二十年之後，路德得以慶祝他的勝利，在萊普西的大禮拜堂宣講福音真道。

有一件使路德擔憂並使改教工作多多受累的事是那過激的福音靈性主義。這在上文第十四章已加敘述。講這種主義的人組織了一種自由的教會，只給成人施洗。然自從閔次爾死後，這一個浸洗運動演成了一些安分守己的教會，全然與一般大教會及政治生活脫離了關係。他們受了很大的逼迫，然沒有甚麼能力可撲滅他們。浸禮會的大本營原在荷蘭。但荷蘭的社會狀況突然引動了他們再發生革命。他們想以武力在地上立起一上帝的國。他們認共產主義為福音的要求，是必須施行的。但在一五三五年經過閔斯特（Münster）的血戰，浸禮會的革命運動即歸於失敗，而幾乎連路德宗也遭受損害。幸虧路德對於基督教社會與基督教信仰的觀念認識清楚且堅持不放，而對種種宗教的狂熱主張都加以不偏不畷的批評，這樣，才救

了路德宗未蒙大害。不但未受大害，反而得到了上述各邦國服膺福音的宗教。

路德此時的活動到現在較之以前更集中於在大學當教授及代理城裏教會牧職的工作了。一五三一年他開始了長篇演講聖經的主要演稿。演講的是加拉太書，到一五三五年才完篇，印成了書本，名路德加拉太書釋義。這本書說的是他論得救之道的主要觀念。以後他又開始演講創世記，內容富於神學的道理。這一篇演講斷斷續續的進行着，一直到他離世以前不久的時候。我們也不應忘記路德與他的幾個助手譯完了德文的全舊約。譯舊約所遇的困難較之譯新約大多了。有時爲了一個字的意義，要考究兩三個禮拜。這全由於路德火一般的熱情與用之不盡的精力才完成了這部工作。一切同工都不過是文字上的顧問，正式的譯文全由路德負責。全聖經於一五三四年用德文印成一本之後，彷彿爲德國民族引進了一個新時代。這算是第一次才有了完全的新約，因爲預言的舊約與

實證的新約不單有外表的聯貫，而更有裏面的聯貫。

上述一五三〇年以後的十年間路德宗教會的勝利的發展自然增加了負組織責任的布根哈根新而廣大的工作。他再開始遊行，組織福音教會，遠達丹麥。這時候路德就再代理威丁堡牧師的職務。他這一次所表現牧養的識見較之以前更大。在一五三二至三四年間因時時患病，不能到禮拜堂去，他就在家裏寫禮拜的演辭。以前所述他的家庭用坡斯提（一種講道集）就是這麼來的。同時他又做修改以前所著教會用坡斯提的工作。

對於慈善工作，路德以身作則。一五三五年威丁堡再度發生瘟疫，大學的人都逃避一空了。路德卻未走，他仍如一五二七年那次一樣，顯出他不怕的精神。選侯自始就勸他逃避，路德卻似不加意且詼諧的回答說，「我有一個報告風向的可靠風標，那就是漢施澤縣長。他似乎有一隻聞覺極好的鼻子，疫氣甚至在地下的十尺以下，他都能聞到。他既

然還在這裏，我想疫氣還沒有臨到。雖然已經有一二家長毒瘡的，我想空氣還沒有染上毒氣。只是現在既到溽暑的時候，學生害怕，我就准許他們隨意行動，再看情形說話。只是我已注意學生們非不願意聽這類講瘟疫的消息，因為有的只是書包上長瘡了，有的只是書發爛了，有的只是筆流膿了，還有的只是紙發了筋骨痛了……有的是因吃了母親來的信，結果心裏生出想家病來了。還有許多這類數述不盡的病呢。]一五三八至三九年威丁堡又遭瘟疫，這一次路德也沒有離開，不顧自己的家，住在城裏服事病人。他大學裏的一個同事和那同事的妻子都染疫死了，他就引他們的小孩子住在他自己家裏。

此時福音教會，從外表看，雖然進行順暢，但他覺得有大難將要臨到。總之，他對威丁堡與別處所見福音教會進行的情形是使他日漸悲觀的。他看見那些學生的放浪生活，一般人的無知邪惡，不由的使他大為憂愁。福音似乎失敗了，沒有結果

子。他把威丁堡比着哥拉汛與伯賽大。他的安慰只是等候着末日。他焚燒教皇教詔時所有的那種末日快到的感覺此時漸漸的再抓住了他。在一五三〇年的這十年間他想着末後的審判快要臨到，雖然他知道審判的日期與時辰并未啟示與人。墨蘭頓與那時候一切人本學者一樣，相信占星學，藉此可推出末日審判的時候。路德每以此與墨氏說笑。他對世界所抱這種悲觀的態度也使他對世界的王魔鬼愈感覺他實在。因這緣故他也更望基督速速的降臨好傾覆魔鬼的國。他那常有的罪的感覺也使他生這種盼望。他呼叫說「死亡與末後的審判，來罷，好把罪與死這兩樣東西都了結！」但這又使他常想念基督和他的赦罪之恩，因這緣故又每改變他的悲觀而為樂觀。即在極昏暗的時候他從未喪膽或對於為主奮鬥的事灰心。

路德因相信世界的末日已屬不遠，心中起了一種特別的感覺。他較之當時那些長於外交的朋友更敏銳的感覺將有大難從信天主教的有權勢者

方面臨到。只是主的日子也許要先大難而至。他對於德皇的這種意向並沒有看錯。

第二十一章 腓力公爵的重婚

一五四〇年時路德宗在德國得到完全的勝利爲期似已不遠。不料查理第五暗中團結各天主教國正待進攻。他從路德宗這方面又得了意想不到的聲援，而使路德宗幾乎受到至嚴重的損害。路德既是主要人物，且因路德對於此事的態度使他成了天主教人的衆矢之的，我們就必得加以較爲詳盡的討論。

前已說過，與主持施馬加登同盟的復原教政治領袖黑森腓力公爵原爲一色欲的奴隸。他雖然贊成福音教會，但這一個罪他不能脫離。他十九歲時娶了一面貌醜陋的公主。她又有一種令人厭惡的病，這更使腓力對她不滿；於是他另有所戀。然而他的良心，其微弱雖與他的天主教同寅是一樣，究不甘緘默。他覺得自己有罪，而且，如上所說，多年沒有領受聖餐。後來他想到除他正式的妻子以

外若再與那他所戀愛的女子結婚，也許對於他的欲念有制止的功效。他所選的女子爲一年十七歲在他宮內當內臣的，馬加熱達 (Margeretha of Saale) 照當時一般人的意見，一人二妻，是『回教人的辦法，』而就法律法說，是犯死罪。但從另一方面看，多妻婚姻似乎是與舊約相合的。連教皇欽使在此事以前不久的時候也向英王獻議可用這種辦法，而且教會亦認此有可考慮的價值。在那時候，遇特殊情形，多妻婚姻的合理與否仍是可加以考慮而并未完全廢棄的。腓力公爵實意的相信他用這種辦法可以救他的靈魂，大概他也很有當時的人一種迷信，以爲與一處女結婚可醫好他不久以前涉足花叢時所染的暗疾。

腓力已與馬加熱達的母親商洽。她母親爲御前侍臣的太太，爲一心志高大不容易遷就的女人。她要求：腓力必須與她女兒用合法的手續結婚；必須得他原配的同意；且須有一些有學識的神學家認可。腓力原有施塔斯堡負時望的布塞珥爲神學

顧問，雖屬路德宗，然頗傾向於慈運理；且像慈氏一樣，過度應用舊約與政治的手段。依政治上看，布氏以贊成腓力的計劃爲有利。因爲如不贊成，他怕腓力將轉與復原教爲敵。但布氏是作事審慎的人。他明白腓力的這件婚事在道德上是有疑問的，因此必須有人做『靠山，』以便發生困難時有所依恃。因這緣故他贊成馬加熱達母親的要求，必須經路德和墨蘭頓承認這件婚事爲合法。腓力自己却以爲不必得他們的贊同，他已決意娶這女子，且已籌備結婚的典禮。但他仍然行了，無非是向他這未來丈母的意見表示尊重。腓力寫給路德與墨蘭頓請求承認婚事的信說明他受了靈性上的苦楚，因爲以前不幸的婚姻試探他行不道德的事。他若與馬加熱達結婚，必然可過貞潔的生活。因此他請求他們或是明認多妻爲聖經所許可，或是至少要像天主教行告解的神甫一樣暗中許可，然後施以免罪的辦法。這兩個教授照第二種辦法應允了，以致——是他們的大不幸——竟讓他們從前做天主教

人時免罪的陳規來處理這事。照天主教免罪的辦法，行告解的神甫爲成全上帝更神聖的法律和人的良心（惟不致使別人效尤）就可以承認人行與國法相抵觸的事。重婚若能救一人的靈魂脫離更邪惡的罪，且嚴守祕密，不使他人效尤，行告解的神甫未嘗不可予以承認，因爲這樣的事還有舊約時代亞伯拉罕等人可爲例證。以上是路德墨蘭頓以及威丁堡其他神學教授對於重婚所一致給予腓力的意見，雖然他們以前曾至誠的給他說明就倫理的觀點說這樣的事是何等失德的。他們也告訴過他惟一滿意的解決是用忍耐擔待他原有的妻子，而不另娶。就現代的人看，腓力與原妻離婚似乎爲一較爲滿意的解決，但依路德和他的那些朋友看，離婚較之重婚尤爲不合乎聖經，因此無考慮的餘地。他們也不是要容忍重婚，不過是以此爲一不得已的惡事，爲的是要藉以克服一更大的惡，而且這樣的事必須嚴守祕密，以免有因此跌倒的。路德等人所用爲理論根據的是全認這事爲一屬乎告

腓力公爵的重婚

解禮的問題，因此可照告解人應守祕密的規矩辦理。

但腓力的盼望沒有實現，因為路德等人的答覆未使馬加熱達的母親滿意。腓力必須應許她，別人也應該知道這事。一五四〇年三月當着布塞珥等舉行了婚禮。墨蘭頓也在場；是受了哄騙去的。訂了正式的婚約。婚禮也是照教會的禮行的，這不合路德等人所說的。再為履行向他驕矜丈母所應許的條件，也把婚事通知了一些別的人。守祕密的計劃因之被打破了。腓力慌張了，只好把過錯都歸到威丁堡的各神學教授身上。這又使墨蘭頓大受了一場驚嚇，那時他正在外面旅行，嚇的害了大病。路德對這事的態度却是他歷史上一有名的軼事。

路德同着一個醫師到了腓力那裏，這醫師是腓力請去看墨蘭頓的病的。此時墨氏已經昏迷不能說話，面上已露死容。路德看見，大為驚懼，說道，「我的上帝，魔鬼怎樣敗壞這器皿了！」說着，

立刻走到窗前，跪下，大聲禱告，呼求上帝。後來，他告訴人說，「上帝終於要聽我的禱告，因為我不肯放下，我不斷把我從聖經上所記得上帝聽允禱告的應許都往主的耳裏堆。我明明說，主必須聽我，不然，我怎能再信他的應許呢？」不久墨蘭頓已清省過來。路德握住他的手，與他談話，想引起要再活在世界的願望。但墨氏只求路德讓他安安靜靜的死。但路德不允，大聲說，「那決不能。你得再要多事奉我們的主上帝！」接着，他去取了些食物來，強迫墨氏吃。他說，「不要遲誤！你必須吃，不然，我就要革你出教！」墨氏因路德勝利的信仰和他熱烈的友情，也得了新的能力。路德寫信給人說，「我們見他已經死了，只是因着顯然的神蹟他再活了。」

由上述一事所表現路德完全信靠上帝的心證明他對於這件不幸的婚姻良心無愧。他從沒有以這事在倫理上，是行錯了。但按外表看，他這一次似乎是最講妥協的。他在這件緊要的事上無疑的

准許了一種舊遺傳遮掩着他平素見得清楚而合乎福音道德的絕對要求。在這個棘手的問題上神甫勝過了改教師。他也無疑的把他自己的立場在外表上顯的搖晃不定較之在實際上爲甚。腓力徵求意見的時候，沒有認明他已經多年蓄有外婦。路德以爲腓力爲抵制情欲守身不亂正受掙扎的痛苦，因這緣故就勸他不如結婚，爲的是要保守他不犯蓄外婦之罪。路德後來既明白腓力如何欺哄了他的實情，他就發了很大的氣。在一次會議中路德要求腓力撒一個大謊洗刷這件不幸的事。他要腓力以實爲虛，全然否認這件事。因爲怕使軟弱的人跌倒。這又是天主教行懺悔的道理而生的結果。就這種道理說，行告解禮時所認出的隱密之事不得洩露。寧可以謊言掩飾。行告解禮的神甫，在必要時，既可起假誓，不得洩露認罪人的隱密事，認罪人亦同樣有責任否認得了神甫的許可（如果承認時使神甫受累。）路德的這一舉自使他的敵人得一攻擊的把柄。他們常用這事形容路德爲一撒大謊的人。

只是他們特意抹煞路德的這一個錯不是由他福音觀點而來的事實；這一個錯仍是他做天主教神甫時行事的遺孽。雖然他這樣從事改教事業，舊的影響究還是未能脫離乾淨。

不然，路德的一生就充滿了至愛真理的例證。我們只要舉出前已述及的一個。他在沃木斯會議時，曾宣稱若是有人曾證明他錯了，他就願意撤回。他爲尊重選侯的意見，才應許這樣說。但他覺得這是不誠實的。他明知他們不能證明他錯了，而仍站在那裏說，「若是，」這依路德看是虛偽，是不真實。他因這種感覺多時心裏不安，而且料到必受應得的刑罰。沒有人像路德一樣曾把誠實與真理表示得這麼生動有力。

路德雖沒有因腓力重婚的這事使他個人誠實的美德破產，然而他把自己放在一個低於福音的地位上去了。他道德的聲望頗受了動搖，使路德宗教會因此一事遭受了打擊。腓力被皇帝定爲違犯國法，因此只得脫離施馬加登同盟，才免一場羞辱

腓力公爵的重婚

的處分。因這緣故他就削減了復原教抵抗的力量，不能應付德皇力行壓迫復原教的計劃。主要的是因腓力重婚一事的緣故，天主教人才從抵制的政策一變而爲武力的進攻，結果路德宗就永遠只傳在德國一部的地方，而未能普及全德國。

第二十二章 路德暮年的憂患與平安

路德在世時，天主教武力的進攻尙未臨到。反之在他最後的五年之間福音教會還得了新的勝利。大半的選侯都皈依了復原教，叫人可安全的預料，查理第五死後，必可舉一復原教皇帝治理德國就是爲天主教重心的巴維理亞，也有動搖的趨勢。一五四六年初舉行宗教會議時，幾乎全德國都屬路德宗了，縱還有未改宗的也似乎快改了。這是那時的景象，有如落日餘暉照耀着路德暮年的時日。這也是他暮年自己和家人遭遇病患困難時的喜樂。他離世以前不久，曾自述其狀況爲『衰老，遲緩，疲頓，寒冷，一隻眼失明了。』由那時爭端的劇烈看，表明連路德的力量與平穩的智力亦有漸不勝任之概。他最後的一本書，爲反對魔鬼在羅馬所建設的教皇制度，就表出這種情形來。書裏面附有諷刺畫，爲使不識字的人也可明白作者對於教

皇制度的意見如何。一幅繪着教皇騎在一隻母豬上，手裏握着熱氣騰騰的豬糞。底下還有這類相似的說明。有人說路德的這本書帶着替林根農人的泥土氣味。然而書裏面也有很驚人的思想。書的結語說，『我要就此擱筆。若是上帝許可，我要再寫一本說的（攻擊教皇制度）比這本更好。只是我若先死，就願上帝再成全別的人作，並且要說的比我還重千倍。因為這個屬乎地獄的教皇制度為魔鬼竭其全力在末期以前所能為禍世界的最晚最近的災難。但願上帝幫助我們！阿們。』

路德的有這種憤恨的原因，一部分是他此時地位孤單所發生的影響。他的一些老友不是死了，便是如墨蘭頓一樣在思想上與他分離了，因為他不贊成路德在宗教上不願妥協的種種觀念。新起的一代又未見過聲勢浩大時的路德，因此沒有正當的尊重他。他們大半的時候只見了他的固執和錯處。

但他暮年雖然孤寂，多愁，多病，他那種有趣

的詼諧與愛人生優美之事和自然界美景的心并未減退。有一表出他詼諧的好例子，即一五四二年他送了一張單子給他的舊敵黨買音慈主教亞勒伯特。亞勒伯特搜集了許多聖物在買音慈再發賣赦罪券。路德就寫了一譏刺亞勒伯特的聖物單，單上開着：『(1)摩西左角骨一大節，(2)西乃山摩西所見荆棘中的火焰三條，(3)聖靈的羽毛二片，蛋一枚，(4)基督下到陰間時所用的旗幟一整片，(5)黏於上述旗幟上的別西卜的鬍鬚一綹，(6)天使加百列的翅膀半節(7)何烈山吹過以利亞的風一磅』等物。

路德晚年時很關懷社會的正義。一五四〇年他嚴斥當時盛行的高利貸(在今日仍屬洽當)說，『伽妥(Cato)說偷竊應照所竊之物加倍賠償，但行高利貸却應加四倍賠償。』因為，」他說，「行高利貸的人與殺人的是一樣。」這樣異邦人憑他們自己的理智尚且斷定重利盤剝的人是四倍於賊而等於殺人的罪，我們基督徒反倒頌揚這樣的人。不但頌

揚，更因他們的金錢崇拜他們。尼希米在從巴比倫回國的路上見猶太人中富足的欺壓貧窮的，使無辜的受苦，他就在他們中間主持正義，我們今日也需要一尼希米，免得我們成爲重利盤剝之人的奴隸。然而這是政府的事。我問自己人怎麼能認出一個重利盤剝的人呢？只要看那以糧食居奇，別人受苦他就歡喜，日用必需品漲價，他就高興，糧食跌價，他就愁眉頓嘴，這樣的人就是的。慳吝人不過犯了愛的法律，但他還沒有搶奪或殺害別人，他還是個消極的殺人犯。但那放重息的人是積極的殺人犯，因爲他不但不幫助饑餓的人，反倒連他們的一點點麵包也要奪去。放重息的人只要他一人能成爲富足，得到權勢，就是全世界要沉陷下去，他也是不顧的。你不要推諉說，你像別的有錢的人一樣，要擔負荒年的擔子。你要想到那家裏有成羣餓着的孩子而一禮拜苦工的收入尙不足一飽的窮人。誰來償付你那爲盤剝而抬高的麵包價值呢？！

路德也像那舊約先知一樣甚至仍有警告勸導

復原教人的能力。撒克遜選侯與撒克遜公爵都屬路德宗，但因政治的爭端，這兩個首領幾乎要打起仗來了。此時選侯爲約翰腓勒德力，公爵爲聰明有志的摩里斯(Maurice)。他們是中表親。雙方新近都擴充了軍備，抵抗土耳其人入德國，現在却調集軍隊要自相殘殺起來。這事突如其來。以致雙方都沒有仔細思索。人人都恐懼戰禍難免。卒因路德的開導，才使這兩個首領醒悟。他各寫給他們一封信，像這樣的信，實不易見。這封信是反對戰爭的一篇偉論，是直從福音的精神而發出的。他寫信給這兩個首領，不怕用烈性的語句。他說，由明眼人看，他們的行動簡直如同兩個喝醉了酒的農夫在酒店裏爲一個打破的酒杯爭吵起來。惟一不同的地方是：魔鬼要利用這兩個首領爭吵的火花燃起一場大火，好使敵人快意，使土耳其人譏笑，使福音受辱蒙害。路德憑他爲基督僕人爲福音使者的地位勸這兩位元首應記得主的話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稱爲上帝的兒子。』也

要記得保羅的話，「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衆人和睦。」接着他就提出種種可能的方法使他們可用外交方式和平的解決爭端。末了他很懇切的警告他們，說，「我在上帝面前宣言，若是有一首領和他的國不願講和，服從公理，反而抵抗上帝，逞忿怒，施報復，不聽諫阻。我就要（但願上帝不使這事發生）加入那有意求和平并重公理的一起。這不論是我本國的選侯和他的國也好，是摩里斯公爵和他的國也好。此時用不着講虛偽的客氣，因為我的良心強迫我。進攻的一方縱較之防守的一方有理，他也不能脫離擅動干戈強迫對方亦動武力之罪」。那愛好和平，動武力為不得已的自衛的，路德宣告他無罪。但對那破壞和平施行報復的，却宣告必要在審判日受刑罰。

幸得黑森的腓力趕到撒克遜得以在最後一分鐘阻止了這兩個邦君一場自相殘殺的戰禍。也是一場大有害於福音教會的戰禍。但到路德死後，再無法阻止摩里斯不攻擊他中表親撒克遜選侯，以

致使路德宗在德國遭受極大的損失。

路德一生的事業將告結束之時，在福音教會中似乎多有一種與瑞士復原教或天主教再團結爲一的趨向。主張團結的人希望只要刪去那些特別有路德宗意味的，就可以達到團結的目的。因此路德在作施馬加登條文之後仍須主持有關神學思想的工作，說明路德宗對教會所持的觀念。一五三九年他發表了論教會大議會與教會一書，這在他的著作中算是最偉大最重要的一本。天主教人提議召開一大議會藉使路德宗可由和平方法再歸返天主教。但路德在上述的書中拒絕這種提議。他說，正當的大議會與教會真正的改革不能希望由教皇而得。也非以古教父爲『根據』而不以聖經爲根據所能成就。教會的大議會無權創制信仰的新條款，而應制止這樣的條款。大議會不應由一班執教政的的人組織，而應由精通聖經，滿有基督教的信仰，熱心救人靈魂，并謀地上和平的人來組織。在這些人中也應有平信徒，因爲大議會也與他們

有關係。但照路德的意見由這類的人來組織大議會，是無望的。因此他認為天主教所提召開大議會的計劃是應該全然拒絕的。他因討論這問題，對於路德宗所認為的教會下了一最好的定義：教會是，或說應為，「基督聖民。」書末，路德又說明學校與家庭應如何與教會合作。

在一五四〇年之後的那幾年間，因再有提議要召開大議會的，路德只得一再揭破天主教人一種用意很深的企圖，即不許聯合的教會有福音的自由，反而要壓抑凡由路德宗運動所傳佈屬乎福音的道理。正是在這幾年中羅約拉（他所組織的耶穌會已於一五四〇年得到了教皇的認可）為天主教會中靈性生活的領袖。那久經辯論的大議會卒於一五四五年開幕於天特（Trent）了。但這一個會議并非謀調和兩個教會的會議，實為一場惡戰的起頭，靈性的基礎變成了反改教運動大施殘殺的慘舉。此時路德在威丁堡正精疲力竭作其最後的掙扎，而耶穌會的徒黨正在天特施展其狡猾的伎

倆：這兩件事的同時發生不啻爲一朕兆，預示歷史上有一轉向點已經臨到。

此時有一件奇異的事表明天主教人如何仇恨路德。一五四五年春從意大利來了一種傳單，記述路德如何死了，如何埋葬了。公爵腓力送了路德一張。這又給予路德一大發諷諧的機會。他拿了這篇文章再用德文與意大利文發表出來，不加任何說明，只加上一句很短的跋語，題爲「一個下流修道士所述馬丁路德博士的死，發表於羅馬。」這張傳單爲抵制路德所採用的方法一的例。傳單上說，「馬丁路德病中要領聖餐。領聖餐之後，他就死了。病中既見自己再無生望，就吩咐把他的遺體抬到聖壇上當神敬拜。只是上帝爲停止這種可怕的褻瀆之事，就准許神蹟顯出，爲叫人不隨從路德對人世所引出來的異端邪說，紛爭，禍患。因這緣故他的遺體才放入墳墓裏時，人就聽見了可怕的吵鬧之聲，彷彿魔鬼在互相衝撞踐踏，地獄爲之震動破裂了。在那裏的人大大驚慌，他們舉目望天，清清

楚楚看見我們主耶穌至聖的餅，是這種人所不配領受的。我告訴你，凡在那裏的人都親眼看見那至聖的餅懸在空中……第二日晚上，路德的屍體仍在墳墓時，附近的人聽見了一可怕的隆隆之聲，這一個聲音比他們先前所聽見的大得多，所以他們害怕的不敢睡覺。到天亮了，他們去掘開埋葬這個不敬虔之人馬丁路德的墳墓，只見屍體已不存在，也不見甚麼血肉，骨頭，衣物。但有一股硫黃氣，把看的人都薰病了。因這緣故，許多人回到了基督聖教的信仰，改善了他們的生活……」路德在那短短的跋語上說，他聽了這篇論到他死的神話，若不是其中有褻瀆的話，他「幾乎以為榮幸。」他接着又說，「不然，這使我從頭到底都感覺得好過，知道魔鬼和信從他的人，教皇和其黨羽，是我這麼澈底的仇敵。」

路德在大學工作一直到他最後的時候。他的創世記演講不斷的湧流深湛的思想。一五四五年十一月他停止了他在大學三十年的工作。他結束

這工作時說，『這是那可愛的創世記。願上帝成就，有別人來作的更好！我不能再作了。我是衰弱。你們爲我禱告，求上帝使我安然有福的回到天家。』

但他那棵慈愛，信靠，謙虛的心仍是熱烈的跳着。這恐怕在他家庭生活中現得最爲優美。我們只要想到他對那臨死的女兒怎樣。他對於他夫人每每表現非常顧念的深情。一五四一年有一次他夫人到鄉下料理田庄上的事去了，沒有寫信給他，他就特意打發人送信去，要她了結事務，急速回家。他說在那些有權勢的人中多有與他爲敵的，那些人也許要在路上攔劫她，再，又有謠言說土耳其人要來犯境，所以路德以爲必有禍患臨到，『上帝要因我們的罪藉着他這忿怒的使者刑罰我們。』他一想到她所能遇的危險——縱然只是想像的——他的心也戰慄不安。

論到他自己，他自知要歡然的離世。死的朕兆日漸明顯，他在餐桌上每與他夫人朋友從容的談論後事。因死對於他算得甚麼呢？他因被目爲『叛

教，」曾屢與面目最猙獰的死見面而無退縮之念。到如今死倒是使他自由而值得歡迎的了。他知道死將速臨，所以他禱告說，「天父阿，我現在若立刻離開這軀壳，與此世別離，我就確實知道必要永遠與你同在，沒有誰能把我從你手中奪去。」

這倦遊的旅客渴慕着休息與平安。所以這一個大戰士最後的一事却是使人和好。一五四五年的秋季路德受人請求到曼斯非得調解兩個伯爵的紛爭。他兩次到了那裏，但兩次都不能成立和解。到一五四六年一月他們又請了路德去。這一次是到他誕生的地埃斯勒本，要在那裏舉行談判。路德雖經夫人的勸阻，也沒有理會；他還是在隆冬的時候出發了。在路上他傷了寒，得一陣一陣昏眩的病，但幸虧不久就痊癒了。他在路上有數次講道。他末了一次講道的題目與那改教運動開始時所講的相同，就是：反對赦罪券，人可自由研究聖經及聖經的救法。他在有一篇講道辭上說，「聖經是救恩的真實工具，因為在聖經裏面不單有保羅和他

的書信，還有先知，使徒，而且有主基督自己……再，我們也有他們的聖靈，所以我們也可以明白聖經……因此你們要聽要讀！你們要用心看，就自然要看出神聖榮耀的觀念與健全的道理，不致欺騙你們，引你們失迷。從聖經上你們可以明白自己如何生來就是罪人。也明白如何可以脫離罪惡，得到永遠的生命：就是藉着信靠基督。』

路德的詼諧誠取之不盡。上述的講道辭是哈勒城講的。此時他爲河上的碎冰所阻不能起程。他寫信給他夫人說，「他在這裏被阻住了，不能前進，因爲遇了這一位大浸洗派，」他用多量的水和冰塊恐嚇他，要他再受浸洗。以後他到了埃斯勒本，只見和解的事不易進行，他看了那裏的情形，感覺世界別的地方和地獄必然都沒有魔鬼了，因爲所有的魔鬼都聚集在埃斯勒本了。二月十日路德從埃斯勒本寫信給爲他擔心的夫人說，「我至聖的博士夫人！我不願你爲我操心，甚至害失眠症。因爲你一爲我操心，我住的那房子的隣家就失了火，幾乎

把我們葬於火窟了。昨日，無疑的也是因你操心的緣故，一塊石頭從上面掉下來，幾乎打在我頭上如軋在捕鼠器下一樣。我怕你若不停止操心，地也會開口把我們吞下去……你只要禱告，讓上帝照顧我。經上說，「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他要顧念你們。」」

路德再一次看見他幼小時的家鄉和舊時的親屬，自然是快樂的事。他的三個兒子和他忠心的朋友猶士都約拿也在那裏。路德工作到了最後的時候。除了辦理和解的事，還在寫一本書。這是他最後的著作，是反對盧溫大學的神學教授部的。這一個教授部曾參加判決路德為叛徒的事并曾咒詛他的著作。他們也是首先執行那判決的。盧溫大學曾繼續不斷的領導着抵抗路德的工作，此時他要給他們一個正式答覆。不料他一死，那稿子就失傳了，直到早不幾年在一個圖書館裏發現出來，才知道有這一本書。

路德末後在世的幾日仍是熱心講道。他在他

的家鄉之地曾四次登臺講道，對人說辭別的話，聽衆之多爲前所未有，末了一次他未終篇就下臺了，因爲他身體很軟弱。但就在這一天他快樂的見他到埃斯勒本的使命，雖經過了數次挫折，終將成就了。

二月十七日兩個伯爵簽訂了調解爭端的文件。那日，路德因身體軟弱，他們請他在旅館靜養，沒有出席。他的朋友約拿，伯爵的牧師克留斯 (Cölius) 與路德的書記都在旅館陪伴他。他對他們說，「這是我出生受洗的埃斯勒本。我現在若長眠於此，那怎樣呢？」晚上八點鐘他照常走至窗前向窗外出聲禱告。他特別爲他親愛國家的教會祈求上帝，使牠能保守上帝的道純正真實。隨後發了一陣厲害的氣喘。在旁的朋友用熱絨布給他摩擦身體，并給了他酒喝。他覺得好了些。他進入臥房時說，「我將我的靈魂交付在你手裏。你是救贖我的慈愛的主！」以後對看守的約拿和克留斯道晚安說，「禱告主上帝，使我的這工作和聖福音發旺。」

深夜一點鐘他爲冷氣所襲，醒來了，喊他的書記發火。并打發僕人去請醫生。等候時，路德躺在客房【沙法】上背誦聖經，禱告。這時候他軟弱已極。他所背誦的是那幼年所學，深深刻在他記憶中的拉丁武加大聖經。約拿與克留斯再用熱絨布爲他摩擦。此時路德的兩個年幼些的兒子媳婦和城裏的醫師到了。還有曼斯非得的一個伯爵和伯爵夫人也來了。

路德知道此時已到盡頭了。他兩次說，『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仁慈的主，你救贖了我！』這是他最後清清楚楚的話。此時猝發癱瘓，使他去的更快，他死也是以此爲近因。彌留時約拿低頭問他堅信基督和他所傳的道理否。他回答了一聲清楚的『是，』就入了無知覺的狀態，隨後就與世長辭了，時爲一五四六年二月十八日晨二時四十五分。

路德死後一點鐘，約拿就把這一位改教師去世的歷史記下來了。雖然如此，天主教人在這些見

證人已死之後仍把種種色色誣衊的話論述路德的死。一五九一年有一意大利修道士作的一篇文字記述路德的死，托名為路德僕役對一無名氏所講述的。作者意大利修道士又是從一個這樣的人所聽見的。照那故事說，路德死的那一晚上，是因喝的爛醉，在無可如何之中自縊於床旁而死。在天主教會中這一個故事已成家喻戶曉。這個故事顯出人如何深惡痛切這用福音的自由打斷教會鎖練的人。用科學方法寫天主教歷史的作家自然早已不信這種故事，但在通俗的文學作品當中仍是極為流行，貽害讀者的思想。

我們不能消滅一個盼望，就是：有一日連天主教與復原教也能找到一種相互的諒解與合作的途徑，以謀實現那共同的目的，即使基督的國在人的心靈與世界整個的社會中得到勝利。但要達到這個目的第一個條件即須讓歷史的真理自由發展，而使人人有與之接近的機會，再，編歷史的人不但要以公正的態度記天主教人的歷史，也要以公正

的態度記路德的事。

在信奉福音教的世界聽到了路德去世的消息，所表示的哀悼至爲動人。墨蘭頓在至深的傷痛之中寫着說，「唉，以色列騎馬的人和他的車都沒有了！在這一世代他領導了教會！因爲這不是人的機智造出了赦罪和信上帝兒子的道理，乃是上帝親自藉着這個人所啟示出來的。」路德的遺體從埃斯勒本搬回時，沿路所有的居民無不站在路旁哀哭。到威丁堡時，所有的居民都出城迎接他們的這位教授，彷彿他就是一國的元首一樣。

這位大改教師於二月二十二日葬於威丁堡禮拜堂側，離他在十年前釘那九十五條的禮拜堂門不遠。那時開始了改教的戰爭，現在葬於此處好比是蓋上印，這一個戰爭至終要得勝。路德與許多創業的人不同，他在去世之先得見其事業建立的穩固，這是他的快樂。他滿有上帝聖靈的能力，得以勝過中古時期俗教兩界的權勢。從他少年時教皇與皇帝就竭盡所能壓逼他。但他終於勝過了教皇

與皇帝奏凱而還了。他是德國民族，所出最偉大的人，然而他的事業非僅限於德國民族。他所倡導的不是甚麼『德國基督教，』乃是古時那一切的人可因耶穌基督得救的福音。因這緣故路德是屬全人類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引一與他交誼最親切的人所說的作這篇傳記的結束。路德死後，他夫人寫了以下的話：『失掉像我丈夫這樣可貴的人，誰不傷懷悲悼呢！他不但服役於一城，一國，乃是服役全世界……我若身爲一邦一國之主，失掉我的邦國，我所感的悲傷還不如我們親愛的主上帝取去我親愛可貴的丈夫爲大。他不單是從我一人取了他去，乃是從全世取了他去。』

第二十三章 路德對於文化的貢獻

如今我們曾一再舉行路德種種改教工作的四百年紀念。因此，一個顯爲過了時候的問題，若再發生，那是不足驚異的。這個問題就是：路德的事業及改教的全般工作對於文化的進展究爲有益抑爲有害？如同持論各不相同的人每每所宣稱的，這個問題不很容易答覆。特別是每每不易決定何處是文藝復興的思潮爲最重要，何處是改教運動的思潮爲最重要。但不少的已爲近年的考據所解決了。科學的目的若是求真求實，牠就分所當然，不但要慎思明辨考究所已成立的論斷，亦應照新的考據所發明，不遲疑的承認路德和他所倡導的改教運動，其重要還大於以前所論斷的。以下所要說的不過是對前所敘述的作進一步的推演與扼要的復述。

假設我們開先問路德本人，他倡導改教運動，

是否要促進社會的文化，他必要至堅定的回答說，「不是。」他在有一處說過，「我的福音與今世的事毫不相干。這清清楚楚只是關係靈魂的事。目的爲上帝的國。」實際上，他保守了福音，不與當時任何社會，政治，文化的運動相混合，并同其厄運，這正是他的可貴處。宗教是人因信與上帝所有的關係，因此牠自身就是目的，就是人常有的責任，而不應降低，用來做達到別種目的的工具，如同把用做促進文化的工具一樣。有的人說這是路德的一個弱點，因這緣故他的改教運動對於抵抗社會的邪風惡習每過處於被動的地位。但從歷史上看，這是錯誤之論。我們却要下一似非而是結論說，路德對文化生活的消極態度正是對文化所有至上的積極的動力。人生的這一個第一重要的動力如果不集中在謀表面幸福的觀念之上，而集中於人裏面的更新，那就是說，除去個人的自私心而代以福音的愛隣舍的心，這樣，從這裏面間接的必要對世俗文化發出至大的貢獻。實際上這由於路德的創造才

已經發生了。就內心說，他因重新發現福音，一切都變成新的了。甚至就外表說，也因他改教的工作，許多方面都經了改造。

從歷史的立場說，改教運動是解放工作。這運動的中心與起點是一種新上帝觀和人與上帝的新關係，是恩典的宗教代替了律法的宗教。因此改教運動把屬乎靈性的從律法主義的桎梏之中和代表律法主義的權勢之下解放出來了。這就文化的立場說，有甚麼貢獻，最好還是照改教運動的宗教與倫理的意義分做三項來說。

(一)路德把中古時期的敬虔生活全部改組了。人生的大目的，即在上帝面前稱義，成了基督徒生活的起點。這個目的達到全在乎人信靠上帝在基督裏所啟示的愛，而非靠自己的功勞。人既確知有一位上帝作他的慈父，把百般的恩典白白的賜給他，他就有了膽量用在他的全生活上面。如同哥德(Goethe)所說的，基督徒有了勇氣立足於上帝的地球，堅穩而不動搖。那真正屬乎宗教的事與

屬乎人的健全有益的事，兩者不再相衝突，反而打成一片了。上帝工作并啟示他自己，不是藉用異象，神奇，和不健全的幻想，乃是憑聖靈藉着道。藉着福音的能力在人心裏工作。一種心理的新態度，一種新式的人生由此而生了。我們只要看古斯道夫阿多夫王和他的臣民便知。

但用以評定文化界進步的，不是人所成就的這件那件孤獨的事（不論牠是如何重要的。）其為決定因素的乃是在乎創造一種正當心靈的環境，一種心理上的態度，使科學，藝術，與社會的理想有發展的可能。換言之，即在提高并變化文化界人的思想行動而為真實而有價值的，非無意義的虛幻之事。造成這種環境的，即是那些把我們從教皇教會的桎梏之中解放出來的人。不錯，信奉路德宗的諸國在外表的生活上與從前天主教時代是沒有多少差別的，但靈性的環境就大不同了。路德宗人不必在教皇所頒定的書目上找他所要看的書。他可以自由選擇，他也不受拘束，要把他自己內心和

家庭的內部生活在行告解禮時向神甫吐露出來。他也不再懼怕煉獄，也不再向某古聖(Laurentins)上供或立古聖(Florian)畫像在家裏以防火燭。他不抬聖骨遊行田間以祛旱災，不求甚麼古聖來防止疫病。不錯，誦咒祈福的舊習，黑白兩種巫術，以及觀星術等迷信，即在信奉路德宗的民族當中，亦仍有舊習難改的。但有新的與舊的同來了。我們只要看平常信奉路德宗的人家，那裏面再找不着聖像，念珠之類，乃是一家的人團集一處讀聖經，禮拜，唱改教時代的詩歌，家長且如小孩子天真的信心向天父說話：見了這種情形，我們就要立刻想到一種文化上的改變已經開始了。這不單在平常的日子可見這種變化，即在禮拜日亦可看見。教會的節期禮拜也換了一種新的講道與唱詩的樣式。這些都成了推廣文化的重要工具。此外，我們又可用本國語言禮拜，且多使平信徒參加禮拜時的種種活動。這麼一來，帶法術性質的與無意識的事就蛻化不見了。

(二)中古時期的倫理生活因改教運動而全盤改變了。在上帝面前認為最高尚的不再是壓世主義的生活，乃是忠於自己在此世的職務藉以服事上帝與人羣。上帝所求於人的是愛，而不是常常顧到自身的利益。但愛上帝又只能藉着非自私自利的愛我們的隣舍表明出來，而這又在我們盡忠於所事以謀人的福利。人所作的世俗的事業乃是蒙上帝所召而作的，對於這樣的召應該忠實盡責，這一個觀念乃是路德對於文化的最大貢獻之一。福音教會牧師的家庭生活代替了神甫守童身的極不健全的生活，這一點之有功於文化，以前已經說到。由於解放修道士，無數的人變成了從事生產者。修道生活在中古時期雖然作成了一件文化的偉大的工作，究竟這種生活是得不償失的，因為這種生活為一終身誓願所捆縛，不能得到一種由福音而有的人生觀。再，由於修道士而傳佈的苟且淫亂之事亦大為社會的禍害。廢除修道院也許失落了一部分有價值的事，但這種解放在文化上

爲一至重要的因素。把人從中古壓世的倫理觀念之下解放出來，這與促進文化的關係，其理自明，實無須多加闡述。

(三)由於改教運動與此運動所傳人與上帝的關係是直接的一個觀念，一種新的宗教生活傳播於社會，一種社會生活與國家兩者之間的新關係成立起來了。路德藉着他所稱爲「信徒同爲祭司」的觀念使個人得到充分的宗教自由，但這種自由又是在個人的責任之下。這不是文藝復興所給他的。他憑着這觀念終於推翻了天主教神甫階級的特權和掌教政的人轄制平信徒的權勢。由於這種改變歷史的方向亦爲之轉變。第一，國家得了充分的自由，以前是由天主教會把持着。路德根據福音與「信徒同爲祭司」的觀念，以國家亦有宗教的職責，國家有牠獨立的主權，非教會所能干涉。教會惟一的職責在宣傳福音，國家的職責乃在維持秩序，爲教會造就工作的適當環境。雖然今日世俗的人所持國家的觀念與路德所說的不同，而近代的

文化生活卻大都建設在路德的這種觀念之上。

但路德對於至少在原則上已從天主教桎梏之中解放出來的國家，果真加上了新的積極的意義？這個，路德又要回答『否。』他說，『你用福音來教人治理國家，其用處之微小有如你用福音教一個鞋匠做鞋一樣。』福音只注重人與上帝和他隣舍的關係。但正是愛隣舍的這個教訓既爲人與人相處相交的主要原則，就引路德間接的讓福音對國家生活給予有價值的指導。按照路德的主張，國家不要用福音去治理，要用歷史的遺傳，用常識與理性去治理。但理性即是應用愛隣舍的誡命，謀人民身體方面的幸福，並提高人民與國家的生活。根據這觀念，路德從兩方面改變了國家的功用。一方面，他擴大了國家的範圍，使國家負責開辦學校，剷除娼寮，獎勵婚姻，舉辦賑濟貧苦之機關，提倡科學，藝術，等事。總之，路德是促進現代國家之建設的主動者。另一方面，他又限制國家權力的範圍。國家無權干涉人良心的自由。本書前已說到路德所持

宗教自由的觀念，仍有某種限制，未達到完全的地步。然而我們仍要感謝他，他視察撒克遜各教會一事即是歐洲歷史上對宗教抱寬大主義 (Religious tolerance) 的起點。而且是由於改教運動而來的觀念，以路德的良心自由為始，然後才有今日充分的宗教自由。完成這種自由的為一意大利人本學者飛路德宗信徒亞康丟斯 (Acontius)，這人為文藝復興運動中一員健將。他逃到英國，在路德死後二十年，發表了他的著作，魔鬼的策畧一書。這部書(近年來才舉世知名)特別在英國荷蘭的影響很大。在瑞典亦然。英國特殊的情形尤使宗教自由的觀念成了實用的事實。加爾文派的清教徒屢為安立甘教會所逼迫。清教徒既無特殊教會或宗派作後盾，他們就更需要宗教的自由。除此以外，他們——像所有的英國人在以利沙伯戰勝天主教人的反改教運動和他們的大艦隊以後一樣——有一種特別自尊自重的感覺，從那時候起這種感覺就成了英國人心理上一個為眾所公認的特性。清教徒自認他

與安立甘會的人一樣是英國人，因此應有同等的權利住在國內，不應因他們信仰的緣故受強迫遷移出境。因此清教徒中最重靈性的一派，「獨立派」，竟以宗教自由爲他們奮鬥的主要目標。

清教徒所爭的宗教自由得以成功，又與改教運動的另一觀念有關係，這觀念就是以武力抵抗的問題。我們已經說過，除了純粹爲家國的自衛外，路德反抗任何種戰爭。惟有這樣才可算爲是出於愛隣舍的服務。帝國主義，黷武主義，而想稱霸世界的政治，依路德看是全然反基督教的。因此他不願認可用武力反抗壓迫人民的壞政府的革命。反之他至爲注重基督徒對於國家的責任；應造成強有力的輿論，制裁政府的暴行，而使其不得不謀改善。在政府一方面，又應明瞭，政府不過是人民的公僕。

但是這一點上，如同在許多別的事上一樣，路德所提倡這種觀念的光輝爲墨蘭所遮蔽了。因墨蘭頓對學生演講政府的權威是絕對的，於是一種

對於謀政治與社會改進之事的被動態度，不幸，普及於信奉路得宗的諸邦了。但在路德的另一門人加爾文之下；情形的发展卻另是一樣。他以路德論國家的理論為依據，對於戰爭與革命也持同樣的主張。但加爾文所主持的既是一城之大的民主小邦，就自然更容易引他離開路德原有的主張，而持定縣長省長等不獨有權反抗暴虐政府，而且是分所當然，應該反抗牠。法國的預格諾派(Huguenots)即根據這一個觀念開始了他們的爭鬥。不但如此，他們為「巴多羅買夜」的大屠殺所激動，更把這觀念擴大，作為人民有權以武力護衛他們宗教信仰的權利。不錯，加爾文派在法國終因天主教所施在法國歷史上有名的逼迫而屈服了。但英國的清教徒，特別是那些「獨立派」與壓迫他們的高級教會相爭鬥時，力主人民與國會有抗拒的權利。末了，他們那種以武力抵抗的信仰與英國民族的自尊心相合，終於得到了勝利，爭得了宗教與政治兩樣的自由。這是先在克倫威爾(Cromwell)後在俄冉遮的

威廉(William of Orange)之下而成就的。

這兩樣的自由結合而成了「公有人權」(Common rights of humanity)的觀念，先宣佈於北美的少數殖民地，繼爲美國的獨立宣言所擁護，最後爲法國的大革命——在復原教影響之下——所公告於世了。自此以後這種觀念即瀰漫於舉世的輿論界，成了現代國家與社會生活的決定因素。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由改教運動所生出的敬虔對於人類文化的偉大勝利如何成了一大推動力。

把公有人權明載於各國的憲法，這是把國家觀念澈底改換一新了。這在美國表現得特別清楚。那裏是新國家觀念的起點。個人成了首要的。在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之後，即爲國家。這裏我們又遇見一可注意的事實，就是：那些改教師認除了人良心的自由外，國家有無上權威與獨立性的觀念又漸漸輔助着把國家變化成了一個維護個人最大可能的自由的一種虛壳。能做到這一步，是由於注重個人的宗教信仰與自由緣故。但我們又要注意，特

別在促成以上這種變化的英美兩國又如何給予個人一種機會施行漫無限制的資本主義（參下文）。

由於爭宗教自由而來的另一世俗的結果，我們也必須加以敘述。英國人由於改教運動得來的自尊心，上文已經說到。這種自尊心結出了兩樣的果子，好的與不好的。從以利沙伯時代起英國民族即以自己為特蒙恩眷的（The object of special grace）。他們是選民，是上帝的以色列民。到了清教徒時，這一種感覺愈形發達。只是這種感覺在政治上不如在宗教上為多。以後在克倫威爾之下，這種感覺就造成了不列顛帝國主義，而成了那種主義的推動力。不列顛帝國的擴展同時即是上帝之國的擴展。因這緣故謀英國政治經濟的權勢之擴充，就倫理說，視為是合乎正義的。這與以提倡一宗，天下一統，或其他任何種帝國主義為可憎的主張是恰恰相反的。由於這種自尊心，英國人還生出了一種認戰爭為獎善罰惡之工具的觀念。這在上次歐戰時多聽見這種論調。對於路得等人所認

爲很難解決的問題，即怎樣可正確的決定甚麼是倫理上所許可的自衛戰，甚麼是所不許可的侵略戰，這對於英國人幾乎不算甚麼問題了。

關於國家方面另有一事，即司法制度。有人說改教運動對於現代的司法制度無貢獻之可言。這個即就路德個人說，也是不對的。他根據愛隣舍的倫理觀念，常留心中古時期德國法律與羅馬法律的優劣。路德明瞭一國的法律是以一國的民族性爲根據，而不能機械的用於別國。他也推翻了天主教在其教條上所推廣的一種的仰，即世界應有一種創作的公有法律。他對於中古時期的德國法律，認其以財產較人爲貴重，刑罰盜竊的罪重於殺人的罪。另一缺點是忽畧犯法的動機，犯而不遂之罪無刑罰。反之，路德又未受羅馬法律的哄騙；羅馬法律腐化爲徒具形式手續而失去其精神時，他對此力加反對。在德國墨蘭頓因醉心羅馬法律，對路德所提出法律的改革頗多阻撓。但在瑞典，改教運動與人本主義兩下合作，在司法制度上產生了

一與文化有關的最偉大之果，尤以阿拉夫彼得利 (Olavus Petri) 『法官條例』爲最特色。

路德改教的觀念甚至推行到了經濟的與社會的制度裏面，只是常以愛的原則爲根據。路德反對共產主義，因爲他以此種主義有礙真實的愛，使人不好工作，給予懈怠取巧的人機會把擔子卸給勤懇的人身上，反之他把救濟貧苦的事業提高，遠在中古時期對於救濟事業的態度之上。在中古時期施捨的目的是以使施主得福爲重，藉施捨以加添功德。行乞，特別在佛蘭西斯 (Francis) 以後，幾乎成了至高尙的事。但路德以施捨的目的全在要施捨可使受者得益，而最後的目的要竭力做到免除貧窮與行乞的事。作工爲維持日食的惟一高尙的辦法。路德也鄭重的說明作工怎樣可給予人生活的真樂趣。無疑的，他是宣佈應爲工作而工作的第一人。照他的計劃，社會的救濟事業應推廣到扶助窮人；且應從教會的公庫裏舉辦無利的貸款改善有技能的工人的狀況。路德爲提倡這種事業擬出

了一種章程，後來傳到了各處，且爲許多地方所採用。這種計劃雖沒有完全照他所定的實現，但他以此立下了近世救濟事業的基礎。

大致的說，路德原以社會的救濟事業應爲教會的工作。但因教會既無所需的款項，復缺此種服務的人才，所以他不遲疑的把這種責任加於政府的身上。這樣，使政府知道牠有此種責任，就是一大進步。可惜德國諸小邦首領的守舊，沒有實在的施行路德所提倡的。但在加爾文的區域內果實較爲豐富。加氏不像路德，他在建設教會的教區之內找到了作這種事業所需的人才。結果一種穩固的屬乎教會的社會事業得以建設起來，且推行於全加爾文宗的世界了。加氏認這種救濟事業爲教會所特有的工作，以致一直到了十九世紀，加爾文宗還不曾以牠救濟社會的精神灌輸到政府與國會裏面去。

只有在英國，因受了布塞珥的影響，所採的途徑不同。當女王以利沙伯時代救濟貧苦就成了公

家的責任。在查理第一之下對於窮苦人民行了很好的事。這件事并使我們對於這一個多被控為講貴族主義的君王得了新的認識。但這種藉着開設工場解決貧窮的壯舉辦理的全然不善，造成了英國文學作品上極盡譏刺的社會困苦情形。反之，加爾文宗的慈善家查麥士 (Chalmers) 與卜特 (Booth) 路德宗由虔誠主義而來的「國內佈道工作」都證明從改教運動所承受的能做出何等的事業來。福音派人(達卜特在內)的慈善事業所有的一種缺點乃在多救濟貧窮的結果而不重解除貧窮的原因。為謀經濟狀況的改善多是由工人自己去努力，去掙扎。但近代的法律對此已有所盡力，這是趨勢使然。然與法律同行的為路德提高被救濟之人的品性與自尊心的觀念逐漸推行到福音教會的慈善事業裏面去了。換言之：物質的救濟必須幫助人內心的靈性的地位可以增高，否則慈善事業失了牠真實的意義。

約二十年前在勞工會議中每聽見有論基督教

反對文化的激烈辯論。所多用的一個理由是：路德反對付利息借款，阻礙了一種健全經濟制度的發展。在此我們不妨先看一看路德對於他那時候經濟問題的意見。即在此種實用的事上路德也力主要應用山上寶訓的教訓。他從不退讓。他認為每一個基督徒有責任，應將其多餘的金錢無利的貸給人。不但如此，還應該施捨。利用人饑餓缺乏的時候，向他取利以圖自肥，這是與福音不合的。一個基督徒第一應該思索的是，他是上帝的管家，代管上帝所交付的任何財物。但路德的意思不是說，我們不加分別應該借給無論甚麼人，賙濟無論甚麼人。我們也應該注意我們所作要與人有益。凡不願意好好的作工的，就不應該得幫助。凡經濟的情形使他不得不取利的，他完全有權取利，只是不得行高利貸剝削借債的人，反倒應該以貸款幫助他，但所取利息不得超過六釐。路德認為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辦銀行是可行而於社會有益的。他的意見以為利率應有高低，須照情形規定，不得使借債

人擔負過重，他這種主張正合現代經濟家所行的。他對於各種重利盤剝的方式，反對極其堅強。在這一點上我們今日的教會與文化界應多學路德。他主張基督教應造成反對放重利的輿論。他勸勉教會的牧師不給重利盤剝的人施行聖餐與葬理，不論這樣的人是誰。

路德的國家經濟學的觀念是很穩健而合實用的。因此他的這種觀念從他那時候起就在文化的發展上有牠顯著的功績。他主張同業公會的制度應加保存，這也許可看爲是守舊。但他這主張是基於一意味深長的觀念，差不多可說是一種先知的見地。這觀念就是：沒有這類的限制商業與賺錢的機會就只與資本家和那些爲富不仁的有利，而與一般的人民無利。路德也提倡要改良做手藝人的規則，使貧窮而技能高的人增高并改善他們的地位。他又主張應照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以定物價的標準，他承認人民有公享大公司大實業所獲利益的權利，其公享的方法即物價應定的低廉。他的

這種見地也差不多是先知的預言。

路德所倡倫理的經濟主張沒有實現，那不是他的錯處。他曾竭力要使這些主張實行。但，無疑的，在他那時候就要實行，時期還沒有成熟，因為德國當時的封建制度還是代表極端的守舊主義。墨蘭頓也不與路德一樣感覺當時的經濟情形與山上寶訓不合。這是墨氏再一次阻礙了他領袖溫和計劃。但路德的觀念仍為路德宗人良心上的一種動力，以後漸漸發生了果效。

但在加爾文教會中這一層有非常的發展。加氏的主張與路德全然一致。加氏也一樣感覺應遵守山上寶訓，並與路德一樣極力的反對以放債取利的方法致富。加氏較之路德更鄭重的以營銀行業為耶穌在太七章十二節的話所不容。近世的學者以加氏與路德不同，准許現代的營銀錢業的自由行事，毫無限制，這是絕對不正確的。一六〇〇年上下，荷蘭與英國的清教徒中仍不許向窮乏人取利，只能向有錢的人如此。那時法國的加爾文宗

人也以可否放債取利或營銀行業的可否當選爲教會的長老，爲討論很熱烈的問題。直到十七世紀沒有甚麼宗教反對資本主義有如加爾文宗這麼出力的。但對於這個經濟問題，加爾文宗與路德宗起初雖然相似，但後來却十分不同了。

路德生於農業國家，了解農業的價值。路德恢復農人的高尚地位，這是對於文化的大功績。他以前農人不獨受壓迫，更爲人所鄙夷所譏誚。這在當時的諷刺文學上可以看出。但到路德時耕種成了高尚的事業，漸漸發展與路德宗成了一種親密的關係。但對於加爾文宗不同。加氏工作於一個以商務實業爲中心的日內瓦城市。那城市僅藉着商務與實業才可救自己，不被勢力雄厚與牠爭衡的法國所破壞。加爾文的預定主義須鼓勵人連在屬地的職業上（商業實業）也要不斷的努力，以求達到完善之境。以後加氏的門徒遷居在英美兩國，這種孜孜不倦喜歡作事的熱忱更與上述英國清教徒的自尊心與毅力結合爲一了。結果，特別在美國，造

成了種種轟轟烈烈的事業。理論上，目的不是在圖個人的利益，但結果無可避免的演為現代的巨大工商業與金融的交易，而集中財富於少數私人之手。改革宗人如佛克斯(Fox)，本仁(Bunyan)，及其他自由教會的領袖從沒有反對放債取利的言論。不幸的結果是加爾文宗（特別在不主張參加政治的教派中）所倡關於世俗事務的道德理論反而助長了資本家行損人利己的事。這種只知惟利是圖的心在信奉加爾文宗的國家當中尤易於生長。這樣，就這一種意義說，我們可正確的說加爾文式的宗教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發源地。

末了，我們討論教育，科學，美術時，就更難決定他們的發展與改教運動的理智生活所有關係的深淺。但有一個因素是很明顯的，就是路德的工作必然要引起人發生更大的願望求理智與靈性的進步。他宗教的起點是每一個人應當自己轉向聖經，在聖經裏尋找上帝。既是這樣，就必須有相當的智識，第一要能讀。但還要別的。路德已經提出了要

廣設學校的要求。人本主義從未立過那麼高的標準。他是由於這標準，提倡設立女子學校。但他還創造了一種新教育的精神。有的人甚至以這爲路德對文化更大的貢獻。他不遲疑的提倡强迫教育。上文所述一五二七年的視察撒克遜教會時所定教會的組織法中也有開設學校的辦法。瑞典起初設立福音教會時，也採納了這種開設學校的辦法。

加爾文把教會與學校甚至聯鎖的更爲密切。在他的組織法中學校教員爲教會各種主要職分之一。他甚至規定法國信奉加爾文宗的大地主必須各在其境內開設學校。路德全部的計劃雖然只能逐漸的實現，但在信復原教的諸邦識字的人數與民衆教育却有迅速的進展，遠在信天主教的諸邦之上。十七世紀時路德宗對於瑞典文化上的貢獻是人所熟知的。即在一六〇〇年以前德國信復原教的各邦就已有學校制度。三十年戰爭時雖受了打擊，到虔誠主義 (Pietism) 時代又復興了。不錯，當時教育的主要目的乃在灌輸宗教知識，但這種

强迫教授『純正教義』的方法也使兒童同時得到了第一等的智力與思想上的訓練。無此一步，『開明時代』(the Period of Enlightenment) 諸復原教國家謀發展教育的心必然沒有那麼普遍熱切。從那時候起，信奉復原教的諸國其文化優於信奉天主教的諸國乃是直接由於改教運動提倡較高的民衆教育所致。

除小學教育之外，路德又提倡發展中等教育，造就有天資的學生，而不論其出身與貧富如何。在這一方面他也得到了實用的結果。但不單對中等教育如是，對於大學的教授法也施行了一種改革，雖然福音教會的大學仍多保存着中古經院式的遺傳。加爾文更規定了大學 (College) 與分科大學 (University) 的界限及兩者的合作。他也組織發展了大學的班次，并推廣了分科大學裏面的哲學科的範圍，此種範圍較之人本學者時代所定的爲大。當羅約拉和他的一班耶穌會人創設他們有名的教育制度時，乃是採用加爾文在日內瓦所施行的。

科學也因路德得了有價值的貢獻。他很重視古代典籍的研究。他重視的原因，非如人本學者一樣單以拉丁著作文體優美，也是因其可增進人生的知識。爲了解聖經的實際情形，宗教界的學者也多追求自然界與地理的知識。他雖然沒有了解與他同時的最大天文學家哥伯尼 (Copernicus)，然而他懷疑譏刺人本學者所信占星學的荒唐對於科學有却一種解放的功效。天主教國家仍在演焚死伯魯諾 (Giordno Bruno)，逮捕伽利畧 (Galileo) 問罪於宗教裁判所的慘劇時，復原教諸國的現代自然科學正在蒸蒸日上，這是有來由的。

在科學上，路德等改教師曾給予最大鼓勵的一科，無疑的爲歷史一科。由於路德著文評論教皇制度，赦罪券，教會的議會等，教會所公認的基督教歷史的觀念即被推翻了。除了重新研究，脫離遺傳的束縛，并從原有的史科中以求歷史的真面目外，已無其他途徑可循。這一件工作在路德所從事的全部事業中雖只是一個次要的項目，然而他所

成就的較之許多史學專家更多。後來路德的門人弗喇秋(Flacius)所作的那部所謂馬得堡全史(Magdeburg) 偉著雖有顯明的缺點，却完成現代審定史料與編著歷史的新方法了。法國復原教的史學家循着這一條新闢的路前進，并指示了法國天主教的大史學家從事史學的研究。同時路德宗的虔誠主義也促進了審定舊有史論的學問。改教運動在這一科的價值是很明顯的。

改教運動對於哲學思想的發展比較的更難決定。路德脫離了哲學思想須與希拉亞里斯多德和亞氏的煩鎖學派相連繫的舊觀念。但這一個學派，在路德死後，由於墨蘭頓等人的影響，恢復了在復原教思想界的地位，且爲其主宗，一直到了康德(Kant) 的時候。法人笛卡兒(Descartes) 所倡的新哲學完成了路德推翻煩鎖學派的運動，但這種完成無疑的是多由自然科學發達而來，而少由於改教運動。但這一種新哲學裏面有些重要的觀念仍自路德宗教思想的種子而來，由大哲學家陸克

(Locke), 來布尼慈(Leibnitz)傳到了盧梭(Rousseau), 康德, 西領 (Schelling), 波斯托孟 (Bostrom), 諾斯托孟 (Vitalis Nordstrom)。現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康德和他所注重的良心與責任之說, 不以路德爲其背景, 我們就無從了解。康德再建設了路德以道德應完全獨立的觀念, 雖然康氏所提出的較爲簡畧。道德不應有利害之念攙雜其間。我們應爲善的緣故而行善, 而不顧行善有無報償。在這一點上康德值得稱爲『復原教的大哲人。』近世有人想在路德與尼采 (Nietzsche) 之間找出一種聯貫來 (尼氏爲現代的人認爲很重要的思想家, 但這一個人也是路德與基督教的敵人。) 他們以尼采的『超人』乃由路德的『自由的基督徒』一個觀念而來, 路德也是不以報償爲道德的動機, 而以個人的責任爲一切道德的出發點。

改教運動對於文學上的貢獻主要的似乎是聖詩。但聖詩的價值是恆久的, 直到現在仍有其大影響。單只這一樣就足以把復原教社會提高在天主

教社會以上。然而這不是改教運動對文學上惟一的貢獻。據最近的研究，法國的預格諾派為首先改革中古時代古樸而注重教訓的戲劇為一種新文藝的人。以後發展成了舉世第一的英國戲劇。這種新方法在注重分析內心的動機，而以日常的瑣事為材料表達出來，這顯然露出是以路德宗為根源的。現代的自傳體文學亦為虔誠主義派人默想他們宗教經驗的一種自然結果。以後再進一步對人的下意識與人不易了解的情感生活加以研究，於是又產生現代的小說文學了。抒情詩也得到了新的靈感。我們愈研究一些大詩人的著作，我們愈明瞭路德宗的著作對於他們有何等的影響。

改教運動對於美術的貢獻各家持論不一。路德的宗教給與罕得勒(Händel)，尤其是巴赫(Bach)，等音樂家創作的的能力，這是可充分證明的。在建築術上改教運動等候了頗久的時候，才產生新的影響。這有幾種原因。一個原因是當中古時期之末各處修造了過多的禮拜堂，所以在信復原教的諸國

約有兩世紀無修造禮拜堂之必要，以後天主教的巴若克建築式 (Baroco style) 又盛行一時。但至終有一種復原教的新建築術產生了。

在繪畫方面情形就不同了。在這一科上路德宗握住了底熱耳等諸大畫師的想像力，產生了最上等的作品。本書已經說過路德感覺着如何需要具體的觀念，因這緣故引起了他感覺繪畫的可能性。由中古時期所傳下來的作品每含有反福音的觀念，因不令人滿意。按照路德的宗教觀念，美術的主要目的不應在榮耀聖母馬利亞，而以她為崇高的中保，也不應在表彰聖徒的厭世主義和奇蹟。繪畫的目的在以世界所認為卑不足道的顯出上帝的聖潔的和尊貴。靈魂的高貴應在人性的軟弱上表現出來。但這與耶穌會論美術的見解恰恰相反。我們只要把巴若克式的重要代表，荷蘭人如本斯 (Rubens) 與信復原教而與他同時同國的任布染特 (Rembrandt) 兩相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改教運動對於文化的貢獻怎樣，而這一科與路德及改教運

動的理智生活其關係還算是最疏遠的。

由以上所說的看，路德的改教事業無疑的成了文化的一大中心因素。然而這一個事業主要的貢獻還是在恢復福音，以牠宗教與倫理打成一片的能力拯救個人，并照義與愛的要求致民族國家於復新之域。

路德傳



主歷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六年

路德傳

每本定價大洋六角

著作者

何

禮

魁

譯述者

戴陳

懷建

仁勛

出版者

中華信義會書報部

發行所

漢口信義書局

印刷所

漢口聖教印書局

〔如欲翻印須得本部許可〕

LIFE OF MARTIN LUTHER

By

Prof. H. H. Holmquist

TR. BY

Rev. I. Daehlin & Mr. C. H.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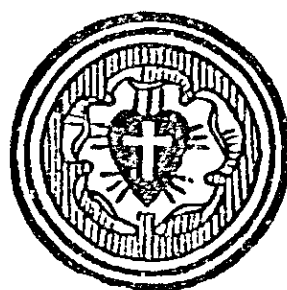
LUTHERAN BOARD OF PUBLICATION

FIRST EDITION, 1937

SALES OFFICE:

Lutheran Book Concern

Hankow, China.



中華民國廿六年六月
八日收到

Cat No. 801